

◎ 佛教正覺同修會

正安法師 著

# 真假邪說

上冊



——對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所造《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真  
假  
邪  
說  
—— 上冊

—— 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所造

《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釋正安法師 著



## 自序

密教的本質並不是佛教，密教是一種混合性的、同於民間信仰的宗教，此是學術界與佛門內「理、事親證」之智者所得之結論。密教的本質其實是類似一貫道的宗教，但一貫道收納了中國儒家的思想和道教思想、以及民間信仰的鬼神道、天道思想，也收納了一神教的基督教思想，希望融五家於一爐、一以貫之，只是未能成功，也永無成功之日，終究不能以一法而貫通之。密教的特性與此相同，雖無野心要融合五教，卻有野心取代佛教；演變成爲密教的過程則是：古時印度的佛教僧人無智，希望藉著印度教中鬼神的功能來維持佛教的生存，而漸漸的被印度教的性力派思想所誘惑、所滲透，結果是自己被印度教的性力派思想同化了；而密教後來的作爲則是索隱行怪地收納古時印度教中的所有思想及性力派的全部邪思謬想，而以佛教中的佛菩薩名義作爲所信奉的鬼神之名，並且以佛教中的法門名相、果位名相，來代替他們得自外道的種種理論與性力派境界的行門，如此冠以佛教的外衣、法相、果位，混充爲佛教僧人、佛教法門、佛教果位，以此手段而在佛教徒不知不覺之間和平地取代原有的佛教，而繼續維持著佛教的表相，讓一般佛弟子信以爲真，誤以爲密教眞的是佛教而隨之修學，他們便可以因此而和平地接管佛教。（編案：作者在此書中所說之密教，特指西藏密宗假名佛教，非指日本東密或唐密。全書所說密教，意皆如是。）

今有不知密教本質與內涵的密教上師索達吉堪布，造文《破除邪說論》，想要與顯教佛法一爭法統：欲與佛諍、欲與法諍、欲與勝義僧諍。縱觀其文，其說正是不如理的邪說論，卻敢於跟諸佛菩薩語聖言量、聖教量諍，顛倒誣蔑勝義菩薩僧之教法爲邪說，更顯末法時期，無明眾生破壞佛法的嚴重情況。

末法時期，佛弟子若非乘願再來之祖師，想要對於佛教的三乘法義及佛法的修學次第有明確的瞭解，沒有大善知識的引導，是分辨不清、無力通達、不能了知佛道次第的。絕大多數的學人對於佛門內分爲顯教與密教、宗門與教門、中觀與唯識、淨土與禪宗，更有西藏密教所提倡的最深秘密修法，說能夠讓人於一生之內就能修證成佛的理論，如此諸多的法門感到不解、茫無頭緒，與無所適從，不知道應該要如何開始修學佛法。對於佛法，感覺自己好像已經知道了不少，可是更常感覺到的，自己其實並不知道佛法到底是什麼。筆者相信如今不少的佛教界學人一定會有如此的疑問：既然說禪宗能夠讓人速入佛法大海，爲什麼卻又說所有的法門最後皆是會歸於淨土法門？對此迷惑不解。因此，仔細想來，自己到底要修學那一個法門比較好呢？想要修學禪宗得一個開悟，可是又怕自己不是上根人，會浪費一生，更怕因此會去不了極樂世界，因此又想乾脆專修淨土法門，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就好了。可是心中到底還是不甘心。

行門如是，教理方面亦復如是，學了不少的佛法名相，知道了佛門內的大乘法分爲中觀論與唯識論兩個大派別。可是心裡面真的弄不清楚，既然說龍樹菩薩的中觀正見是絕對沒有錯的正法，那麼爲什麼由彌勒等覺菩薩所傳授的唯識宗會被西藏密教認爲是不了義的方便法呢？彌勒等覺菩薩和三地的無著菩薩，證量不是遠高於初地的龍樹菩薩嗎？怎麼會去專弘層次較低的唯識佛法？等覺菩薩所弘的唯識一切種智又怎麼會比初地菩薩所弘的中觀更低呢？而一切種智能使人成爲究竟佛，中觀卻不能使人成爲究竟佛，密教卻說中觀勝過唯識，卻說唯識是方便法，這又是什麼道理呢？能符合佛教法理嗎？密教的中觀佛法（不是顯教的中觀佛法）講一切法性空，一切法無自性，落在斷滅見的本質中，與佛教中的真正中觀不同；而且，唯識佛法講的是八識心王的一切法「空性」義，講的是一切法唯心所生——萬法唯識——萬法都是第八識所生、所顯，才能符合佛法正義；對於密教的中觀與顯教的唯識，感到彼此之間似乎有很大的差異性，不知道要如何會通；又，唯識宗所傳授的法義似乎跟我們的色身有很大的關係，那麼說起來，難道研究我們的色身就是在研究佛法嗎？佛法不是念佛、念法、念僧嗎？佛法不是無我、成、住、壞、空嗎？不是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嗎？唯識一切種智佛法不是醫學啊！怎麼會跟研究我們的色身有關係呢？又怎麼會跟宇宙世界山河大地有關係呢？這都會使人產生疑惑，都應該

加以探究。

對於宗門方面，修學禪宗追求證悟則要參公案。但心裡面也會懷疑，參公案似乎與念佛、念法、念僧無關啊！參公案也沒有修學佛法義啊！因為參禪好像沒有在做佛法的正修行功課，似乎與學佛無關，因此心上感到不是很踏實；而禪宗證悟後的祖師們，更常常訶佛罵祖，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始終弄不清楚，又不太敢嘗試，因為沒膽子跟著訶佛罵祖，怕會成就惡業、共業而下地獄去。

最後，竟然還有一個西藏密宗，標榜即生成佛，一生就能夠修至佛地，不用三大阿僧祇劫。這是很很有吸引力的廣告，不得不去探究一下。卻發覺修這個密法要花很多錢：要大力供養上師、要布置華麗的壇城，還要購買密教法器、唐卡、雙身交合的佛像、密教護法神像等等很花錢的東西。而且還發現密教的密續「經論」所說最後必定要修的雙身法男女交合的教義怪怪的，可是密教上師言之鑿鑿，宣傳這些法義是世尊所親傳，也說「佛經」裡面更有記載：是最有福分的人，才能修學的法門。但在不具揀擇、分辨正邪知見的情況下，又不敢妄自開口評斷，以免誹謗三寶，犯下重罪。如是諸多疑問，卻是找不到人能夠解答；而已經知道密教本質的修行人，誰都不願去捅這個大馬蜂窩；也沒有能力對密教所說的中觀見的邪謬處加以條分縷析的辨正，也沒有能力對雙身法與佛法完全無關的正理加以深入的剖析與辨正，所

以就沒有人敢公開的剖析。因為密教在宗教界的勢力極大，得罪了密教，必定遭受圍剿，但是卻不會有人敢在實質上或道義上，給與暗中或公開的支持；因為密教的勢力已經滲入顯教某些大道場了，已經得到某些顯教大道場的支持了。

平實導師此世秉持著菩薩道的自利利他慈悲願行，遵循世尊指示，再次受生於人間，利益此娑婆世界的有緣眾生，實在是我們莫大的幸福。導師不僅將正確的佛法教傳授給我們，解答了以上的種種佛法疑問，提昇了整體佛教界的知見水平，更爲我們鋪設好了一步步確實可行的佛道次地，讓我們能夠依之修學，親悟實相，次第增上。學人如果精進努力、兼有福德，依平實導師之教導，精進如實的進修，一世要修證進入初地，更是不無可能。像導師這樣的大善知識，一般的學人是很難遇上的。如今有這種證量甚高的大善知識住世，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大福報。我們應當知道要把握如此的機緣，勿令錯失。《大方廣佛華嚴經》佛云：「善知識者，猶如大船，超過生死至彼岸故；善知識者，如如意珠，能令所願皆圓滿故；善知識者，能爲救護，於諸惡道救眾生故；善知識者，爲先導相，修佛十八不共法故；善知識者，如莊嚴具，莊嚴一切淨法身故。」「善知識者，住真實道，一切二乘不能知故；善知識者，得無盡辯，能說如實知見體故。」

然而，就如祖師們所說的話語，大善知識住世，能大利益於眾生；然而，對於

福德不堪任者，亦會令其速入塗炭；也就是說，有人不信大善知識是真正的大善知識，或者因為顧慮一世的名聞而故意誹謗大善知識，成就了謗法、謗勝義僧的地獄業。密教學人索達吉堪布者（編案：堪布一名是音譯，意為住持），因為福德因緣不具足的緣故，不肯信受導師所說極為平實而深妙之佛教正法，復又迷信密教密續所高推之虛妄證量，復又為顯己宗高明，恣意隨著密教古時未悟的狂妄祖師誹謗三寶，在網路上與刊物上說言：「金剛乘的密法是佛法，而且是頂乘佛法。」以密教外道法的本質而如此貶抑顯教是低於密教的法。又常常說：「一切佛菩薩莫不如是，當他們化現為旁生、屠夫、妓女時，其所作所為不僅與佛法毫不沾邊，更明顯違背戒律規則。」如此違背佛法正義、違背佛教戒律、貪著五欲的人，又是不能斷除我見的凡夫密教祖師，竟然可以說是佛菩薩的化現；如是之人，自詡為佛教弟子，所做所為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弘揚佛教、護持正法，但實際上卻是在從事破壞正法、毀壞佛教的惡行。然而，如果深究起來，索達吉堪布與當代諸多密教上師與學人，亦全部都是受害者；他們全都中了密教前輩祖師，包括蓮花生、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與達賴喇嘛等人，不如實不如理的虛妄言教的毒藥，才會千百年來，有諸多的西藏佛法修行人都無實證；迷信於荒誕不經的神奇鬼怪荒謬傳說，信受了虛幻的邪謬鬼神信仰，把外道鬼神當作佛菩薩，以訛傳訛，都不自知，更令一生所有修證結果付之

流水，都無實義，誠可憐憫；這些上師與學人，急需佛教正法的救護。

筆者才學俱薄，修學時日尚淺，有幸跟隨平實導師修學佛法，實是三生有幸。由初始之不知佛法真義，至能夠稍稍通達般若，如今能夠少分護持正法、分別正邪，皆是正覺同修會內導師與諸多親教師們的教育引導之恩有以致之。今奉師命，回復解答索達吉堪布對於顯教所提出的諸多疑問：包括了密教非佛教的傳承由來歷史依據、密教諸多祖師上至蓮花生、蓮花戒、月稱、寂天、阿底峽、龍欽巴、中及宗喀巴，近至當今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等人所說密教法義的言不及義處、密教轉生串習制度的虛妄處、無上瑜伽樂空雙運的雙身法邪謬荒誕處、密法虹光身成就的無義處，與密教根本三經《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是偽造佛經的由來依據，以及密教興而佛教亡的歷史事實與法教事實依據；也包括：蓮花生不可能由蓮花所化生的正義、宗喀巴不是世尊所預記的文殊菩薩轉世之人、中國大藏經為何會收入密教密續的原因：等等的問題。

索達吉堪布所提出的這些諸多的質疑，大多圍繞在三界內事相上的有為法，然而，如果學人能夠經由了知密教在事相上的荒誕，掀開了它的鬼神崇拜本質神秘虛妄面紗，學人在佛法的修學上，就不會走錯路，不會誤入險坑；另外一方面，索達吉堪布也提到了有關於密教觀想懺罪積福的正訛問題、夢中定中觀見往世修行的眠

## 真假邪說——序、目次

夢問題、般若中觀的正義問題、中觀與唯識孰爲了義的問題，以及密教看第八識如來藏存有與否的問題。如是這些問題，筆者身爲佛法學人，一爲領受師命，二爲自利也爲利他，三爲彰顯正法，因此筆者雖然不才，敢於領命，爲護持正法勉力而爲，還望諸多先進長輩能夠與以提攜、不吝指教。

希冀此舉能夠使佛教界對於密教非佛教的本質，能夠有更多一層的瞭解，更希望所有的密教學人應當要正視密教本質上不是佛教這一歷史事實與教理事實，然後能夠速做規劃，脫離密教密續，回歸顯教佛之正法。如此一來，修學佛法必定能夠有所成就，不致虛度一生，不會再隨著密教造作毀壞佛教正法的無間地獄業。

佛弟子 釋正安 敬序

於公元二〇〇四年 新春

# 目次

## 上冊：

|     |            |     |
|-----|------------|-----|
| 第一章 | 佛的境界       | 001 |
| 第二章 | 放捨十八界      | 009 |
| 第三章 | 一念不生是什麼境界？ | 052 |
| 第四章 | 不知的境界      | 080 |
| 第五章 | 自心現量境界     | 096 |
| 第六章 | 如來藏真實存有    | 135 |
| 第七章 | 糊塗道次第廣論    | 183 |

## 下冊：

|                         |           |     |
|-------------------------|-----------|-----|
| 第八章                     | 般若空義      | 001 |
| 第九章                     | 虛妄的密教根本三經 | 087 |
| 第十章                     | 眠夢現象      | 137 |
| 第十一章                    | 不昧因果      | 196 |
| 第十二章                    | 法義辨正      | 235 |
| 邀請索達吉堪布來台作公開或私下之法義辨正或交流 |           | 291 |



## 第一章 佛的境界

佛教的創建，淵源於兩千多年前，出生於印度迦毗羅衛國的一位印度太子。太子的名字叫悉答多，後來他感受到生命中的生、老、病、死、苦等無常的痛苦，於是出家學道，最後證悟成佛。他的弟子們在他辭世後，把他四十九年來所宣說的宇宙人生的真實情況道理，整理記錄了下來，並且成立了組織，然後以最誠懇最恭敬的心情稱呼他們的老師悉答多太子為釋迦牟尼佛，並且認為釋迦牟尼佛是他們這個團體最偉大的老師與創建者。這就是世間 佛陀、佛法、佛教僧人，佛門三寶的由來。譬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有云：

「諸佛境界不思議，一切眾生莫能測；普令其心生信解，廣大意樂無窮盡。」

「佛不思議離分別，了相十方無所有；為世廣開清淨道，如是淨眼能觀見；

如來智慧無邊際，一切世間莫能測；永滅眾生癡暗心，大慧入此深安住；

如來功德不思議，眾生見者煩惱滅；普使世間獲安樂，不動自在天能見。」

又如《菩薩優婆塞戒經》卷一：「如來世尊，能於一念破壞二障：一者智障，二者解脫障，是故名佛。如來具足智因智果，是故名佛。善男子！如來出言無二無謬，亦無虛妄，智慧無礙，樂說亦爾，具足因智、時智、相智；無有覆藏，不須守護，

無能說過。悉知一切眾生煩惱，起結因緣，滅結因緣；世間八法所不能污，有大憐愍救拔苦惱，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身心二力，悉皆滿足。」

佛門裏有「不可思議」這樣的一句話語，是我們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其實，不只是佛家，我們一般人也常常會說如是的話語，舉凡只要是遇到我們的智力所不能夠瞭解的事情，我們總會不自其然地說：「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世間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這些事到底有沒有答案呢？換句話說，我們的疑問就是：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生命的實相是什麼？宇宙的真理又是什麼呢？

佛陀，又名世尊，祂是真實的存在於我們的這個時空裏，祂是真正能夠完全了知宇宙的真理、世間的真理，以及人生的真義與生命的實相、宇宙的由來，並且祂一直在一個叫作「色究竟天」的地方不斷地在宣說教導為數很多的菩薩們這一些無上的真理。

什麼樣的人是跟大乘佛教有緣的人呢？當我們有一天，對於生命的意義、為何要出生、活著是爲了什麼、以及人死後會發生什麼事等等的問題產生了疑慮，想要瞭解這一些迷團的時候，就表示我們跟大乘佛教有緣了。一般人，通常是要等待，一直到進入老年時，因爲感覺到自己將要不久於人世，對於死後感到恐懼；因爲要尋找一個庇護，以獲得永久的安樂，因此才會有想要學佛的念頭興起，想要藉著宗教的不可知的力量，來得到安慰、得到安心。然而，大部分的我們並不瞭解：佛教

乃是唯一真正能夠真實的解答一切生活生命世間與寂靜涅槃出世間的所有疑問的一種教化。「不可思議」這一句話，在佛門裏，是指宇宙生命真相的最真實真相意義的存在境界。大部分的我們，對於日常生活中所碰上的無法解釋的現象，或是不能夠理解的東西，很少有人會起心想要去把它給弄清楚、給想明白。因此，其實絕大多數的人們，對於佛教是不瞭解的。更進一步的說，對於宇宙與人生的切身問題，是漠不關心的。古人曾經說過：「不知天、不知地、不知生、不知死，那麼我們活著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佛說，我們所生存的地球，只占所有一切生命所居住的環境裏極微細極微細的一小點而已。一切生命又稱爲一切有情，因爲一切生命各自有種種不同的情感與遭遇，所以又稱爲眾生。一切眾生所居住的環境不出三個地方：欲界、色界，與無色界。欲界最低下，無色界最高，色界則處在中間。欲界又有十個不同的居住環境，色界有十八個不同的環境，無色界則有四個不同的居處。我們一般人所嚮往的神仙人們，他們大多分布居住在欲界裏的上面六層裏，稱爲欲界六天；我們人類，則是居住在由下面數上來的欲界十個層次中的第四階層，居住的環境比起下面三層的地獄、餓鬼與畜生來說，好得太多了。比如說，我們最熟悉的閻羅王，雖然統管地獄的大小事務，儼然是首領一般，然而，佛於《阿含經》中曾說閻王依然是罪報之

身，還是要忍受地獄刑罰加身的痛苦。佛陀告訴我們：閻王每個月都要遭受灌飲熱滾滾燙銅汁的破喉之苦，因此閻羅王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認為他在地獄裏具有無上的權威，具有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形象。實際上是：閻羅王是帶罪之身，仍然要遭到果報。帝釋天是欲界六天中的第二天，又稱爲玉皇大帝，則是居住在此欲界第五層裏的天宮內，統管天上人間的文武百官，在天上享受著五欲諸樂，身心歡愉。然而，玉皇大帝他對於自己的生老病死與自己生活上所必須面對的煩惱卻是無能爲力的；也就是說，他對於死與生這兩個境界，是無法加以操控、不能隨心所欲自己作主的。當死亡來到時，他們與大多數的眾生一樣，也是要再次去投胎受生的。一神教的上帝雖有福報住在他化自在天宮，對生命、實相的所知，卻是遠遠不如玉皇大帝，幾乎是完全無知的；從他們的《聖經》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一個眾生居住的環境，是爲色界的十八個天界，那裏是只有已經斷除欲界愛樂的修行人，特別是指已斷男女二性淫欲之念的人，才能夠往生居住的環境。這一類的眾生，他們的「飲食」完全是靠修習禪定來維持色身身體的存在，以禪定悅樂爲食，以禪定力資養色界身；在物質環境上，他們能夠享受禪定的身樂與心樂；然而，對於死亡與久住這兩個境界，他們也無法加以操控、不能隨心所欲由自己作主的，當死亡來臨時，絕大多數的他們也是要再次去投胎受生的。於死亡及於常住，皆不自在。

最後無色界的四天，則是那些不了解佛法，卻又極爲精進修行禪定功夫的眾生們所出生居住的地方。住在這一個環境裏的眾生，他們沒有形象、身形俱滅，以類似科學上的說法來說，就是只剩下「精神體」的存在；實際上，六識中就是只有剩下意識的存在，其他的眼、耳、鼻、舌與身識統統都消失了。他們居住在那樣的境界裏，純粹是意識的寂靜狀態；然而，對於死亡與住於此種寂靜狀態時日的長短，跟欲界天與色界天的眾生們一樣，都無法自主，不能隨心所欲，無法自己作主，因此當死亡來臨時，他們也是要再次去投胎受生的。於死於住，也是皆不自在。

這三個環境，統稱爲三界，我們眾生就居住在這三界裏，依照著我們生前活在欲界裏的人間時，所做善業與惡業的多寡，來遭受報應，個個有不同的境遇。以欲界而言，造善事多的人，則上升到天界享受福報，造善事越多的人，上升的天界層次就越高，所能夠享受的欲樂層次也就越高；相反的，造惡業的眾生，就會投胎下墮到不好的三惡道中去，或做畜生、或成惡鬼；如果做了毀謗三寶、殺人放火等等極大惡業的人，就會下墮到地獄道去，去遭受無量無數的極痛苦、極長時間的惡業果報。在這樣的三界內，眾生若是做了善事，就投胎出生在天界，在天堂內享福；若是造了惡業，就要去投胎到三惡道裏受苦。多數的眾生，此世出生爲人而造善業，下一世出生於天界，然後在善業福報享用完後，只剩下惡業果報，因此再下一世就

出生為餓鬼，然後在餓鬼道報盡後，再下一世上升出生為畜生；畜生報盡後，然後才有機會上升投胎當人；當人時，如果造了惡業，又下地獄去，如此反覆地循環不已，形成了所謂的：「眾生六道輪迴、反覆不停，無有出期的現象。」佛，則是永遠出離三界的繫縛，真實的存在，永遠不受苦惱，永遠「常、樂、我、淨」。佛的境界，極為殊勝、極為勝妙，不可思議，只有佛與佛彼此之間才能夠了知這種無上的究竟境界。

凡夫眾生因為具足了凡夫性，沒有生命實相的智慧，所以不能夠瞭解生命的真實意義，不能斷除我見與我執，誤以為生而為人就是生命的意義，認為人生如果能夠不做惡事，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能夠再做一些善事，那就真正對得起天地良心了。絕大多數的人是這樣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追問：「生而為人，為什麼會生而不平等呢？」小兒時期的個性，有的小朋友頑劣、有的小朋友溫馴，長成後，資質發展，不肖與賢良，個個的發展卻又有著明顯的不同；更常有的現象是：有人是含著銀湯匙出世，享樂一生；有人是貧窮出生，艱苦一生；又有人是豪富出世，中年破敗；更多人是貧困出生，晚年有成；做奸犯科者，竟然也有得果善終的；循規守法者，往往顛沛流離；如此的眾多人間現象，我們又從哪裡可以看見生而為人的生命意義呢？凡夫眾生對於這些自己不能解答的問題，不敢面對，更進一步地認為：其他人也跟自己一樣，不知道也不敢面對這些疑問。所以他們才敢提出「世

間只有自己的存在最真實，其它都是騙人的，都是假的」、「佛教是騙人的，沒有佛、菩薩、聖人那種東西啦！不要被騙了」等等不知輕重的話，發出誤導別人的言論，不瞭解自己正在欺騙自己、也在欺騙他人，因為會說這種話的人，往往又很迷信，他們會迷信於天地風水鬼神等等宇宙內的現象，對於風水師或是鬼神給予他們的指示，往往是遵循指示、言聽計從；對於神通境界的追求，是非常的嚮往。然而，追求這一些世間上現象的行爲，對於疑問的眞正解答，生命實相意義的理解，是沒有幫助的。而且，追逐這一些感應神祕的事情，到了最後，通常不僅會害了自己，也會害了別人。

我們眞正應該要追求的是：了解生命的眞實意義。對於瞭解了生命眞實意義的人，我們通常會稱呼他們爲聖人。在佛教裏，能夠瞭解生命眞實意義的人有三種，他們是二乘人、菩薩與佛。二乘人是指聲聞人與緣覺人，他們以修學小乘中乘佛法爲主；菩薩以修學大乘佛法爲主，菩薩所證知的境界與智慧，兩方面都高過於二乘修行人；佛則是究竟圓滿者，完全了知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具有無上的智慧與能力，能夠降伏煩惱魔、蘊魔、死魔與自在天魔，並且永無止盡地興起大慈悲力救護無量無數的受苦眾生。

二乘人努力的修行小乘佛法，如果他們始終沒有機會或是不肯修學大乘佛法，他們最後的修行成果，就是「滅身泯智」，也就是把自己的身形與意識通通滅失掉。

二乘人死後，修行的成果就是不再讓自己的下一世身體與意識出生，把自己從三界裏消失，如此一來，任誰也無法在三界裏外找到他，因此說，永遠離開一切煩惱與苦受，真正達到無我的境界，證實了二乘佛法：人無我、涅槃寂靜的法義。

菩薩則是更進一步，不必把自己的身體與意識消滅，不必把自己消失在三界裏，就在這個具有煩惱與苦受的身體與意識境界裏實證寂靜涅槃，了知與掌握到宇宙與生命的本來真相。因此，菩薩的修行境界對於二乘修行人來說，屬於「不可思議」的境界，超越二乘聖人的智慧所能夠理解的能力範圍之外。二乘的修行人想破了頭，也弄不明白爲什麼菩薩能夠不入涅槃而證涅槃、不證涅槃卻能夠常住涅槃的道理。所以說，菩薩的境界是超過二乘修行人的境界的。

佛地境界，相對於菩薩境界來說，屬於「殊勝、極妙、無上、不可思議的境界」，遠遠超越最後身菩薩所能夠瞭解的能力，一切大小菩薩與二乘聖人、凡夫眾生，都不能夠了知佛地所證得的無上勝妙境界。諸佛所證得的「無住處涅槃」，只有諸佛能夠互相了知；因此，有《讚佛偈》如是云：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 第二章 放捨十八界

《五燈會元》中記載放捨十八界的現成例子：《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擊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梵志，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梵志：「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花。佛又召梵志：「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我放下個什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株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良馬知鞭：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讚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具禮而去。阿難尋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讚歎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觀以上的這兩則公案，悟道的這兩位菩薩，示現為外道修行人，在他們未悟道前，狹義地說，都不具有佛弟子的身份，可是人家能夠悟入佛法的核心，我們是否應當自省呢？

經言無意：洞山禪師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

汝師。」

一劍揮盡：僧問曹山禪師：「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的人？」曹山曰：「是。」僧云：「忽遇六賊來時如何？」曹山曰：「亦須具大慈悲。」僧云：「如何具大慈悲？」曹山曰：「一劍揮盡。」僧曰：「盡後如何？」曹山曰：「始得和同。」

但西藏密教的索達吉堪布如是言：《》

頂禮無等本師釋迦牟尼佛！

縱覽當今世界，有很多人並不信仰宗教，而信仰宗教的教徒則可按常規分為佛教徒、基督教徒與伊斯蘭教徒這三大部分。作為佛教徒，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開創的佛法，若按所信奉教義及流傳地區的不同可基本分成藏傳、南傳、北傳三大系統，無論哪一種體系，也無論哪一種傳承，作為佛法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全都是佛陀親傳的妙法甘露，也全都有確切的歷史考證。所有教派自古以來都有代代相襲的大成就者，一切法門亦無不是秉承世尊教義的通往最終解脫的清淨通途。若能一以貫之、融通並包，則萬千法門自可彙成佛法的整體義海，任何修行人都都能從中汲取到自己所需的甘露法意。《》

**謹評：**當今世界上確實是有很多人不信宗教，或是不信佛法，他們認為：所有

宗教不管是佛教、基督教或是伊斯蘭教，都是假的、是迷信的，目的只是要人們拿錢出來供他們教徒們自己使用而已，是欺騙人的行業。然而，宗教是否真的全部都只是騙人的東西呢？如果我們以世間上的道理來說，說宗教是騙人的東西，那麼科學與哲學當然更是騙人的東西了；因為就科學來說，科學家們所提出來的定理定律，一開始，都是以假設的理論、大膽的信念為基礎，再去做進一步推論，一步接著一步的假設、研究與推測的，如此一來，豈不是一開始就已經不是真實的事相了嗎？一開始就已經是假設性的論說了。很有可能在一個、一千個假設裏，才有一個最後證實是正確的理論，其他的九十九個假設，都成為虛幻的想像、都成為了騙人的東西了；那麼在哲學這一方面，又是如何的現象呢？被稱為科學之母的哲學，到了如今二十一世紀，則是走入了象牙塔的世界裏，在那裏述說著沒有多少人能夠聽得懂的夢音囈語；更有人發出「哲學已死」的論調，來說明哲學的當今無用論。如此看來，現代人所賴以生存的萬能科學，原來是不實的假設所堆砌的假象；現代人所信受的哲學亦只是一群一群不同的人，粉墨登場，在舞台上所說的瘋言瘋語。這樣的現象，豈不正是呼應了佛法一向所訴說的「人生如夢，世界如幻」的真實現象。

另外一方面，在比較基督教、伊斯蘭教與佛教三個體系上看，佛教具有三個非常獨特的特性，使得佛教不能夠被認為只是其中的一個宗教、只具有安撫人心與

維持社會和諧的功效而已。

佛教除了具備安撫人心與維持社會和諧的功效以外；佛教更進一步的，能夠為我們解答一切的困惑。佛教所具有的第一個特性，是佛教具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系與實證體系，能夠解釋宇宙與人生的一切疑問。舉凡在人世間，有關宇宙與人生、生命與死亡、神秘與奇異的各種現象，就我們的智力所能夠想到的一切問題與疑惑，還包括我們的智力與能力所想像不到的一切問題與疑惑，佛教都有答案、都有完整的理論能夠提供解答。

第二個特性，是佛教對於一切疑問所做的解答，每一個答案都可以由每一個人自己去親自證明，絕不是像一神教一般只可歸結於神跡而不能實證。也就是說，佛教不僅對於一切有關於宇宙與人生真相的疑問提出答案，並且還把如何能夠追尋出答案的方法，也毫不保留的統統告訴我們。只要我們願意照著釋迦牟尼佛教導的方法去做，我們都可以自己發現生命的真實意義與宇宙的究竟真理。

第三個特性，佛教是真正的一切眾生平等論者。依照一神教的說法，信奉一神教的信徒，最後是蒙神的恩賜，才能夠進入他的國度去享受生活；或者是說，信奉一神教的信徒，要蒙他的恩賜才有機會能夠與他神聖的結合，回到神的國度，成為神的一部分，被神所合併。依照這樣的教義來看，一神教的信徒不僅對於宇宙與人

生的真正實際無法了知，而且最後的結果竟然是被神所統治，成爲他的子民，或者說是被他給合併了，把自己給消失掉了。這樣的結果，對於一神教的信徒來說，並不是真正的平等。

佛教則是講究真理的追求與真正平等的落實。因爲所有的佛教徒，只要每一個人都願意依照 佛所教授的方法去做，則不僅每一個人都能夠發現及了知生命的真正意義與宇宙的究竟真理，到了最後，更能夠成爲跟 釋迦牟尼佛一樣的另一尊佛；跟 釋迦牟尼佛一樣的具有同等的智慧與能力，平等平等；而不是像一神教一樣，只能夠成爲神的子民之一，要受其管制，或被神所合併，因此說佛教是真正的平等論者。由以上這三點特性來說，佛教因此甚至可說「不是一種宗教」，應該說佛教就是宇宙與人生的解答、佛教就是最究竟的真理。

然而，可悲的是，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所傳授給我們的這個寶貴的「佛教」，如今進入了末法時期；因爲，具有少分能力能夠解說這三種特性智慧的菩薩，愈來愈少了，所以如今才會有許多**正法不彰、不辨正邪**的現象出現時，使得佛教正理猶如真珠被埋藏在沙堆瓦礫中，眾人不知不察，竟然被愚人當成是世間玻璃珠一般，把佛法跟世間學問混爲一譚、分不清楚，把佛法作爲學問來研究，誤以爲佛學的教育與研究即是佛法的修證，而不從事真正的佛法真理的修證，不知道佛教三寶

的不可思議處與希罕珍貴處。

佛法中說：「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聞、信心難起。」如此的真實意義，甚深極甚深。世間人普遍地愛惜生命，想盡辦法要讓自己能夠少受一點苦，多享一點樂；卻不知道自己的許多所做所為，將會讓自己在未來遭受到更多的痛苦與苦惱。在三界裡，唯有佛法能夠真正的讓人離開痛苦與苦惱、能夠真正的讓人獲得清涼的解脫快樂，因為一神教中的「萬能」的神，也只是欲界中的凡夫眾生罷了，並不能讓人親證解脫的果報。

在三界裡，也唯有人身能夠好好的修學佛法：欲界天的眾生長在享樂中，享樂都來不及了，因此不肯修學佛法；欲界天的三惡道中，畜生為求食物，奔忙終日，弱肉強食，若不得食，便要被食，處境可憐，不懂得要學佛；餓鬼道中的眾生，則是餓火中燒、咽細如針，求食不得，長時間處在悽慘的狀態中，無力學佛；地獄中的受報眾生，處於融銅灌腸、猛火炙身、鐵鉤挖眼、刀山劍海的惡業報酬中，幾乎隨時都處在極為恐懼與極為痛苦的狀態之下，連喘息都不能夠，哪裡有機會能夠修學佛法呢！無色界的眾生，沒有身形，因此更無法修學佛法。因此，唯有處在憂喜參雜，苦樂各半的人間眾生，才有機會能夠修學佛法；然而，想要出生在人間獲得人身，卻也並不容易。

根據世間的變化因果法則，要想能夠出生爲人，就要守好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與不酗酒。如果能夠守好這五戒，就能夠出生爲人。但是，就算能夠出生於人間，並不保證一定能夠出生在中國。有真正佛法的地方，才名爲中國；有佛法住持於其中的國度；因此如果出生在非洲或是東歐，或是在海中孤島上沒有佛法的地方，自然也就沒有修學佛法的機會了。就算出生爲人了，並且也生於有真正佛法弘揚的中國，也並不保證一定能夠聽聞到正法。因爲末法時期，不正確的佛法與外道邪論傳播橫流於世間，因此要能夠有機會聽聞到真正的佛法，那是要身體力行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善行，累積了無量無數的福德，才能夠有機會遇上的。更進一步來說，就算生而爲人，也出生在中國，也遇上了聽聞正法的機會，然而，並不保證一定能夠修行成就，離苦得樂。那是因爲如果聽聞了佛法，卻不肯相信佛法的教導，對於佛法沒有信心，自然也就修學不會成功。

修學佛法要能夠成功，一定要具備足夠的福德，並且要能夠突破這四難才行。然而，這四難，一難更比一難。佛說要能夠出生爲人的機會，就好比一隻盲眼的海龜，在茫茫大海中，浮上水面呼吸時，海龜的頭要剛好能夠穿過在大海上飄浮的一塊木板上的那個孔洞一般渺茫。如此微細的成功機率，跟大海撈針的機率是差不了多少的，非常地接近於不可能。因此，如果說出生爲人的機率都已經是如此的微細

了，那麼要能夠生在中國，能得聞佛法，更能夠生起信心，豈不是跟不可能只有一線之隔而已，故知，真正的佛法是非常難以值遇的；如今我們有機會能夠修學正法，應當要善知守護、善知珍惜！

在我們修學佛法的過程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追求見道，也就是開悟。開悟又稱爲明心，意思就是說，學人找到了自己本來具足功德的真心，明瞭「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這個宇宙與人生裡最大的祕密，找到了生命的實相，獲得涅槃的寂靜之樂。

涅槃的寂靜之樂，是一切佛教學人所追求的目標。指的是學人在修學佛法、追求成佛、自利利他的過程中，因緣福德具足的情形下，找到了真心、明心開悟之後，學人因此而知道了佛法的核心，能夠體會到真心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所具有的不生不滅的本來涅槃的體性，因此讓學人的妄心，尤其是意識分別心與末那做主心，能夠漸漸地隨著開悟明心後「般若慧」的生起，而讓自己的意識與末那妄心願意轉變及隨順寂靜的涅槃體性，不再追求喧鬧而永無止盡的五欲享樂，從此住在廣大無邊、清淨自在的寂靜之樂中。

大珠慧海禪師曾方便援引莊子語：「嗜欲深者天機淺」，就是告訴我們：一般人是很難願意爲了求道而放棄對於外面色聲香味觸法等等六塵相境界的享受的。就以

吃來說好了，我們如果要求一般人不要吃眾生肉，那是很難的，他會反問說：「爲什麼要吃素？肉類很香，好吃而且很營養。修道人很笨，竟然放棄享受美食的機會，吃什麼素嘛！」一般人大概是這樣子的想法。要吃吃好的，穿要穿漂亮高檔的，房子看看能不能夠住得越富麗越大越好，車子最好是越高級越好，最好還能夠每年出國四處旅遊。這是一般凡夫人的習氣，大家都習慣了這樣子的想法與做法，因此對於要耐得住孤獨、不追求享樂的修道行爲，就覺得好難做到，不肯放棄喧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不肯讓意識與末那妄心願意生起寂靜的體性，不願過著平常的、靜謐的生活。這樣的人要求他來修行，是頂困難的。因此，如果有學人知道不應該追求變化無常的五欲境界，而應該要追求清靜的平實生活；對於喧鬧華麗的花花世界沒有追求的欲望，喜歡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喜歡親近三寶，並且樂於行善幫助他人，這樣的學人是很難得的；如果有這種人，那就表示這個人跟真正了義的佛法有緣。佛菩薩就會慈悲的幫他安排修學正法的機會，讓他有機會能夠學習到佛法的正知正見；具備了正知正見，再加上累積了足夠的福德資糧，在因緣具足下，就能夠親遇眞善知識而開悟明心，獲得般若慧學的「無生忍」智慧。

學人若要追求開悟明心，在第一階段中，著重在做善事，累積福德資糧。先是要做到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慈心不殺；接著要歸依三寶、修學佛法的正知正見，

並且隨力隨緣的勤修六度十善萬行，來累積我們的智慧與福德資糧。等到我們有了足夠的智慧與福德資糧，我們才有機會能夠遇到已經開悟的善知識。然後，由于善知識的教導，讓我們學習佛法，具備正知正見。最後，我們也才会有開悟的資格與機會，是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乃是我們修學佛法的重要根基，也是修學佛法的起步；因為有了穩固的福德資糧作為基礎，我們將來才会有開悟般若實智的機會，也才会有修學更高深的種智佛法「無生法忍」的機會。

做善事累積福德資糧，是非常重要的事；經由布施的修行，在世間的資財上，我們不僅能夠獲得今世的安樂，更能夠得到後世的圓滿富貴長壽福報；在出世間的聖財上，布施這一法門，更是能夠讓我們修行直驅佛道成就的快速道路。從凡夫地邁向佛地，布施能夠成就如是功德。《佛說布施經》中，佛開示云：

「以妙色名香珍味軟觸，親手布施，得眾人尊重、眷屬圓滿、富貴安樂之報；或以飲食布施，而得大力；或以酥油之燈布施，而得天眼；或以音樂布施，而得天耳；或以湯藥布施，而得長壽；或以住處布施，而得樓閣田園；或以法說布施，而得甘露。」

《菩薩優婆塞戒經》佛云：「布施若為自利，他利及自他力，則具五陰（色身），如是布施，即能莊嚴菩提之道，遠離煩惱多財巨富，名施正果。壽命、色力、安樂、

辨才，名施餘果。」

從佛法的體系來說，釋迦牟尼佛所傳所教的佛法，自古以來就只有聲聞、緣覺、與唯一佛乘，或說為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來加以分別。然而，在真正瞭解佛教法義的佛教弟子看來，南傳、北傳與藏傳的派別分法，其實都是戲論，是不懂佛法的凡夫眾生所做出的無意義分別，因為大乘人絕不會說「小乘佛法非佛所說」，只有修學小乘佛法而又不懂小乘佛法的人，才會說出「大乘佛法非佛所說」的不如理言語。玄奘菩薩當年在《成唯識論》裏，引述即將成佛的彌勒菩薩所舉證的大乘佛法七件事理：「先不計、俱行、非餘所行境、極成、有無有、對治、異文故」，就已經證明：大乘是佛說。並且又開示眾生，一切佛法大小乘教，俱為同一體性——第八識阿賴耶識所生所顯。因此如果有人對於聖言量、聖教量所做的法義開示，不能信受、不能生忍，我們就應該知道：當知是人因緣未熟，尚未具足堪任受法的福德與因緣，亦猶如在《金剛經》裏，佛所開示的道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夠於聞所未聞法、不一不二、實相無相，不起驚怖；當知是人，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是故當知只有因緣成熟的眾生，才能夠信受此等「自性清淨而有種子染污」的難信之法。

佛在《雜阿含經》曾云：「我說道者，說何等道？道有兩種，謂聲聞道及菩薩道。彼聲聞道者謂八聖道，菩薩道者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得信者猶如恆河金粟，

亦如盲龜值浮木孔，肉眼愚夫、聲聞、緣覺，信佛經說有如來藏，云何能見佛境界性？聲聞緣覺尚由他信，云何生盲凡夫而能自知，不從他受？」、「彼諸眾生聞說如來常恆不變如來之藏，能起信樂，是亦甚難。」

彌勒菩薩在佛世時，就已經是等覺菩薩的修證境界了，世尊在世時期，更明言告訴我們，娑婆世界繼祂示現入滅之後，所將出現的下一尊佛就是現在的兜率天中說法的彌勒菩薩，那時候將改稱爲彌勒佛，將繼續進行教導三界人天正知正見的慈悲願行。因此，自古以來，彌勒菩薩一直是被小乘佛教、大乘佛教，與密教宗派所共同承認的一位大菩薩。

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裡，亦稱讚彌勒菩薩的廣大修行證量。彌勒菩薩所教授的《瑜伽師地論》，更是一部偉大的佛法概論與百科全書。中國唐朝的玄奘三藏法師，與其高徒窺基法師，一生所論述傳授的佛教法義，可以說完全繼承彌勒菩薩所教授的「無生法忍」種智般若。彌勒菩薩當年傳法與無著菩薩、無著菩薩傳與世親菩薩，世親菩薩傳與陳那菩薩，護法菩薩繼承陳那菩薩，戒賢菩薩繼承護法菩薩，再由玄奘菩薩領受全部法義，並參學各家，終至兼蓄九家，去蕪存菁，糅譯而著作成古今絕響的《成唯識論》一書。當時玄奘菩薩的證量，震懾東西，化育四方，使佛法達到頂盛時期。印度諸國國王共封玄奘菩薩爲「勝義天、第一義天」，中國

皇帝唐太宗亦尊稱其爲「大唐國師」，玄奘菩薩是爲當時中國與印度佛法修證的第一人。當時的六祖慧能大師尚未至五祖處聞法；玄奘菩薩由印度回國時，六祖才七歲。

中國的禪宗，實際上來說，所追求的開悟明心境界，證量上尚不能及於初地境界。在佛法的修證領域裡，只是屬於剛剛開啓了這個無門之門，進入了佛法的大門開始探頭探腦而已；禪宗的明心者才剛剛找到真心，明了自心真如阿賴耶識，剛剛獲知「無生忍」智慧而已。對於大乘佛法的浩瀚廣闊、精緻神彩與富麗輝煌的嘆爲觀止、不可思議處，尚未能夠領會，只是剛剛邁出了真正修行佛法的第一步階段而已。禪宗學人剛剛開悟的修證境界，遠不及於玄奘菩薩已經證得的三地「無生法忍」的自心光輝燦爛、甚深微妙處的境界；當然更遠不及於彌勒菩薩所證知的倍復不可思議的等覺境界。是故，在六祖悟後，五祖開示他「不識本心，學法無益」的法語，意謂開悟只是初始入道，亦謂禪宗的開悟只是修道的開始，所以開悟只是踏入內門修學佛法的初步而已，距離真正成佛，尚有無量的法門須要修學，由此可知大乘佛法的深廣無涯。

因此，如果尚有佛教學人至今對於大乘佛法還有所懷疑，懷疑大乘佛法非佛所說，則學人應當了知：若人會有「大乘佛法非佛說」的見解，則表示彼學人乃是屬於初學佛法的佛教弟子。在信根與福德方面的修集資糧部分，都還並不充足，加上

慧力尙未發起，對於諸佛菩薩所宣說的法義不能理解，因此無力貫通三乘法教，無法了知三乘一乘的真實意義，所以只能夠信受二乘佛法爲佛所說。如是學人卻不知道佛於《阿含經》裡，就已經概略的、隱覆的宣說過大乘法教；如是學人也不能夠瞭解世尊將佛法法教分爲三乘、分時而教的無上方便慈悲所隱藏的真實意義。

因此，如果佛法修行人，能夠具備正確的知見，對於真實一乘佛法，第八阿賴耶識如來藏的正理，聞說之時心不驚怖，而且心生歡喜，就能夠如索達吉堪布所說的「若能一以貫之、融通並包，則萬千法門自可彙成佛法的整體義海，任何修行人也都能從中汲取到自己所需的甘露法意。」

不過，對於索達吉堪布所說的：西藏密教宗派體系是屬於「佛法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全都是佛陀親傳的妙法甘露，……自古以來都有代代相襲的大成就者，一切法門亦無不是秉承世尊教義的通往最終解脫的清淨通途。」這一說法並不正確。

所謂的藏傳佛教，根據學術界學者們依據史實考證後所提出的結論：所謂「密教的佛法」，在唐朝時，乃是陸陸續續的由印度、尼泊爾與中國等三方面所傳入的「佛法」，再加上西藏當地民間宗教苯教的教義，所形成的一種混合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密教。中外各大學機構的研究學者均指出：早期從印度、尼泊爾所傳入西藏的所謂「佛法」，在傳承佛之正法這一方面來說，已經混合了印度教的性力思想與崇拜

鬼神、神奇感應的教義，因此在本質上，已經不是當初釋迦牟尼佛所傳授的佛教法義了；另一方面，密教也吸收了西藏當地自古以來就流行的苯教九乘經典法義，以及各種密咒、護法神祇與雪山神靈崇拜信仰的法義；第三方面，由中國傳入藏地的佛法，則是偏向於佛像與佛經，缺少真正了義的第一義諦真修實證的佛法行門，復加上當地西藏有輕視中國佛教法義的傾向，因此可以說中原禪宗的佛法，對於西藏密教的影響力是微乎其微。

總的來說，密教除了接受印度教中的性力派淫樂法、舊婆羅門教及中國顯教的佛像經書等等之外（不包含中國佛教的修證行門），也吸收了藏地各地方自古以來就存在的苯教各種宗派所傳揚的種種教義。因此，西藏密教當年其實是在如此大雜燴的情形下，經由松贊干布、赤松德贊、巴·賽囊、寂護、蓮花生、智慧光、月稱、寂天、阿底峽等人，再經由晚期的八思巴、宗喀巴、達賴喇嘛等人的努力宣揚之下所長成的宗教。在這期間，各教派爲了能夠增長自己在世俗上與宗教界的勢力，莫不極端地擴大自宗自派領導人的個人聲望與領袖魅力，極力實行造神運動，藉以招攬群眾的支持。因此，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各教派之間，莫不大量地進行誇大渲染故事、神化人格與製造假經典的工作，目的只爲了要能夠壓倒他派，讓自己的宗派能夠奪取世間的權力與財富，與帝王國主爭奪世間資財，這就是西藏密宗種種密續的

由來。

然而專制時代，帝王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因此便發生了西藏朗達瑪國王毀滅佛教的事件。在這一一次的破法事件過去以後，各派逐漸復興，彼此之間，又爲了建立各教派自身的世俗權威力量，到了最後，各宗各派都形成了一切都必須尊崇其領導者：完全以上師的意思來決定事項進行的程序法令。並且把錯悟上師的法語明定爲各自宗派的無上教義，學人不得輕易違背。所謂依上師不依法的教義，當初只是政治上取得權力的手段考量而已，然後再經由密教各宗派的領導人不斷地加強強調之下，後來就演變成爲了密教內最重要的法義之一，就是現在藏密所廣大流傳的密續。

《西藏的宗教》一書（桂冠圖書公司，當代思潮系列叢書，1997年4月），學者 Giuseppe Tucci 在搜集研究了無數的資料後，與專門研究宗喀巴一派及其支派教義的學者 Geshe Jampel Sanghie，加上貢欽寺的活佛謝諾布(Namkhai Norbu)，以及專精於考證論據的權威 Giovanna Vallauri Galluppi 博士等人的合作討論研究後，著作成書。於此書的前言中，學者 Giuseppe Tucci 說明：「我所展示的，概括來說，就是對過去的總結和對未來的展望；更確切的說，是一個總結性的研究。總之一句話，就是對多年以來的西藏宗教的複雜狀況做一個表述。」因此，此書的研究結論，可以說是西方學者對於西藏密宗所做的一個全盤性的考證與定論，在西方的學術界裡，具有極高

的權威性與正確性，因此桂冠圖書公司加以引進及翻譯，列為當代思潮系列叢書之一，介紹給國人認識西藏密教的背景。Giuseppe Tucci 於是書第一章《西藏佛教的前弘期》言：

「在佛教最初傳到西藏的時候，其勢力就已經遭到削弱。不能否認，在當時的西藏，原始的宗教和信仰還普遍存在，笨教（當地的民間信仰）的反佛勢力還十分強大。」

「在（西藏）佛教的前弘期，蓮花生的作用並不十分明顯，記載有些誇大其詞。有的史料說他參加過桑耶寺的籌建，有的說他沒參加過。」

「簡單的說，所有關於蓮花生的記載看起來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關於蓮花生個人德性的記載、關於赤松德贊以及佛教前弘期在西藏發生的故事，都披上了一層傳奇色彩，其中的某些細節是在大約十四世紀時，由後人補充進去的，行文中運用了很多褒獎、歌頌性質的詞語，帶有很重的粉飾的痕跡。這些記載為著名的《伏藏》典籍，如《蓮花生遺教》、《五部遺教》等提供了基本史料。」

「只是在佛教再次興起之後，在人們的過度宣揚下，蓮花生的形象才變的異常高大，幾乎成了第二個佛陀。」

「此外，寺院的大部分戒律在印度失效以後，才被傳入西藏。」

「蓮花生本來就是一名密教行者，在他之後，許多密教的信徒相繼來到西藏。」

當時的密教已經經過『改造』，在印度正處於鼎盛時期。它的信徒吹噓它擁有一種神祕的力量，正是通過這種『神祕的力量』，密教的清規戒律才傳到了西藏。」

「密教它那帶有巫術傾向的神祕力量，能夠在少數上層人物和大多數平民中間產生重大影響。簡單的說，遠離發祥地印度的西藏佛教，已經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豐富的教義。」

「842年，朗達瑪死後，西藏政權發生動搖並陷於混亂，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個世紀，整個西藏分裂成許多小的統治區。」「此時的西藏佛教已經與外界失去聯繫而被統治者任意曲解，僧團也喪失了解釋宗教的權力。所以，佛教越來越偏離原本的教義。」

「從十一世紀西藏西部的統治者絳曲幹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對於坦特羅大師對教義所做模稜兩可的解釋，當時的信徒們已經習慣於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了。坦特羅的解釋包含以下幾個內容：即心即佛，個人都可以通過對事物的真實性的認識，永久地達到超越於善惡之上的境界，在這一境界裏，任何行爲都是沒有罪惡的。基於這種理論，五摩字（梵文爲 makara）真言確立下來。這「五摩字」是：先飲酒（madya）、食魚（mastya），再食肉（mamsa），期待性交（mai thuna），最後再以男女雜亂之歡樂（mudra、輪座）爲終結。這些活動都是明確的、公開的，而不是以秘密方式進行（參

看《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王教經》，梵語為 *Guhyasamaja Tantra*），通過精液、血液和排泄物表示對神的崇拜。」在這個時期內，佛教的教義不但未被發揚光大，反而以一種謬誤的形式傳播開來。」

「坦特羅——這是一種發源於印度，隨後傳入西藏的密咒，當時已經經過修改，整理成文了。在這種方式中，以前與佛教毫不相干的舊的傳統禮儀，現在卻常常被披上佛教的外衣。」

「在這樣的情況下，阿底峽來到了西藏的中心——聶塘（*Snye thang*），直到 1054 年在此圓寂。這裏距離拉薩只有幾公里，在這裏他不僅傳播了那些已經整理好的教義，而且還在教義中加入了許多對於度母（*Tara*）的崇拜——度母是他極力推崇的偶像。」

「當種敦巴向阿底峽詢問經書和上師們的教授哪一個更基本、更重要時，阿底峽回答說上師們直接的教授更重要。」「後弘期的大師們希望通過自己所受的教育、才能和精神，進一步引入坦特羅，並促使它與藏人崇拜巫術密咒的民間信仰結合。」

「不管怎麼說，上師——喇嘛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的超俗的身份越來越受肯定；他們的品質越來越被強調。」「印度大師再一次把坦特羅傳入了西藏，但是在這裏，誤解和錯譯時有發生，所以在修習時尤其需要以印度的佛教傳承為標準。實際

上，從此以後，這種修習就只侷限在被傳授者之中；比起注疏、注解一類的著作來，這種傳授偏重於口頭的傳授。」

另外，達賴喇嘛稱號的由來，乃是由于黃教爲了要爭奪成爲藏地內的最大宗派，確立起自己的領導地位，所進行的一種政治手法。達賴，在蒙古文意義中，意思是指「大海」，隱喻「智慧如大海般深廣的意思」。當年，西藏各宗派中，聰明的黃教領袖索南嘉措（1543～1588）與蒙古國共同合作，以接受蒙古掩答汗的贈與「達賴」稱號爲手段，來進行欺騙群眾，讓群眾相信索南嘉措乃是真正的世間聖人，是爲了領導群眾走向解脫的道路而出生於這個娑婆世界的論點，來取得群眾的認同與支持，進行政教宗派鬥爭。而索南嘉措回報掩答汗，則是稱讚掩答汗爲蒙古國最銳智的汗王。掩答汗利用這個「聖人」所封稱號，贏得國內人民擁戴，鞏固了他在蒙古國內的政治領導地位。

接著，索南嘉措（達賴喇嘛三世）再追認自己的先輩根敦朱巴（1371～1475）和根敦嘉措（1475～1542）以同樣的稱號，追封爲達賴喇嘛一世與達賴喇嘛二世，來迷惑西藏人民以達到鞏固政權的目地（基於政治上的利益考量，轉生的達賴喇嘛四世雲丹嘉措是蒙古掩答汗的曾孫）。到了達賴五世時，密教以高明的政治手腕，以及向蒙古固始汗借來的武力爲後盾，進行鬥爭，達到壓倒其他各宗各派勢力的最後目的，使

得藏地內的各宗各派不得不臣服於「達賴五世」的法教之下，接受阿旺羅桑嘉措爲藏地名義上與實質上政教合一的統治者。接著，再以同樣的轉世理論，建立了班禪轉世理論，來使黃教更增強其對於全藏政權的控制力量。因此實際上，轉世理論與依上師不依法的教義，通通都只是政治鬥爭手段上的考量手法罷了。西藏密宗的法義，在一開始上，血統上即已經七混八合，不能算是佛教了，再加上後來政治勢力的完全介入，演變爲政治控制法義、政治領導法義的情況下，密宗上師們說修學密宗能夠達到佛教解脫的目標、說密宗的法義乃是佛門的妙法甘露，根本就是空中閣樓，本是迷惑群眾的無稽之談。

精於做佛學研究的印順，雖然說因自身的修證方面，由於接受西藏密宗黃教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的邪見，以此先入爲主的邪見緣故，不能實證如來藏而未證入悟境，具足凡夫，而做出了許多破壞佛法的言論，然而他在《北印度之教難》一文中，批評整體西藏密教的研究結論卻是可取的：

「如罽賓比丘的作風，卻是西藏喇嘛式的，把此男女情欲神秘化，把它作爲修行佛法看的。他們公然的拿佛法做淫亂的媒介，掩護他們的罪行，竟然向女人要求：『彼應與我』，要女人將身體貢獻給他們，因爲這是『如來咐囑汝』。他們偽造佛說，以爲佛要女人將身體供養他們。女人在信仰佛教的熱情下，聽說這是佛說的，這是

無邊功德的大供養，又是頂好的佛法，於是乎上當了。『如己家無異』，即是儼同夫妻。『我住於此十年勤求，猶尚不能得是諸法：如汝今者，於一夜中已得是法』。這是什麼？這就是七世紀以後，印度佛教公開而冠冕堂皇的無上瑜伽——雙身法、歡喜法。從前，元順帝的太子，起初對於順帝在宮中，男女裸居的實行演揲兒法——秘密的雙身法，不以爲然。順帝勸他，『秘密佛法可以益壽』，於是派西番僧教他。太子試驗一番說：『李先生教我讀儒書，許多時，我不省書中何意。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原註：見元權衡庚申外史下）。這一夕便曉的秘密佛法，即是『如汝今者於一夜中已得是法』。這種男女交合的歡喜法——近於中國道家的御女術，以運氣攝精爲核心，當然還加上幾多儀式與多少高妙的佛學（？）。在密宗，不但男人要經老師的祕傳，女的被稱爲明妃，也得施以訓練。這樣後期佛教泛濫不堪的歡喜法，佛教中早已存在，此經即一明顯的證據。（筆者註：印順指的此經是：佛預記法滅因緣的《大威德陀羅尼經》。）」

印順法師又言：「此種男女交合的祕術，早在佛教僧侶中秘密傳授。本來，性欲與生俱來，爲一般人極平常的事實。然自古以來，即有神秘崇拜的，與神教相結合。佛教本爲厭離塵欲而出家者，等到佛教普遍的傳開，沒有厭離出世的（人）濫入僧團，變態的性心理，不期而然的促使與外道固有的性欲崇拜相結合，構成此一夜

便學會的佛法。然起初，在佛教僧團是不能公開的，被呵責的，驅逐的；即在大乘流行的時代，也還如此。如《大威德陀羅尼經》，即對此痛恨說：『此是因緣，滅正法教』。日本的密宗，還在攻訐立川派爲左道。這（雙身法）要到七世紀後，才慢慢的後來居上，冠冕堂皇的自以爲佛教的最高法門。闍賓佛法的被滅，隱著這一段史實。闍賓史說：佛教行者以魔術誘拐王妃，即是這樣的魔術，這樣的誘拐；潛入王宮也是爲了此事。他們並不以爲淫亂，還自以爲修證受用呢？闍賓佛教，一度斷送在這般人身上。」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關於密教的法義，雖然密教各派對於修行的次第在名稱與內容上有些不同，但是，大致上就誠如當今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所說的分爲事部、行部、瑜伽部與無上瑜伽四個修證次第。然而如果更仔細的去分析所謂密教紅白黃花四大宗派法義的話，我們會發現，其實這四個宗派之間並沒有共認的修學標準。紅白黃花四派對於佛法第一義諦的說法，更是彼此之間互有矛盾之處，比如說，在《幸福的修煉》（橡樹林出版社2002年2月版）一書中，154頁，達賴喇嘛就說：

「就詮釋現象的究竟本質而言，唯識宗的學者與中觀派學者的觀點歧異。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所有現象的本質皆無實體，抑或某些現象有其實體。對此，唯識宗的學者與中觀派學者各執一詞，有時候觀點迥異於彼此。」

同書頁164則說：「唯識宗的信徒不接受在本質上異於心識的外部客體的存在。對於心而言，所有的現象，所有外顯的現象都具備某種相同的本質。中觀派之依自起 (Svatantrika Madhyamika) 也同意唯識宗的理論。然而，中觀派之具緣派 (Prasangika Madhyamika) 則駁斥此一觀點。」

其實密教裡除了中觀自續派（承認有實相心理體）與中觀應成派（否定有實相心理體的存在與實有）對於實相的看法有分歧以外，密宗其他各派對於證悟般若實相的定義也有很大不同的分歧看法：有的上師說中脈成就即得般若，譬如《那諾六法》云：「一切氣逐步聚入中脈，復由中脈而入和合之內，……吾人之命藏於內，如籠中之鳥然。」有的活佛則認為要明點成就才得般若，譬如《甚深內義》云：「自性明則為報身，不滅大悲隨緣現。」又有認為要觀成本尊成就才得般若，譬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云：「觀想金剛住心中，自身即是佛影像，由是觀故即成佛。」更有認為要修學雙身法的樂空雙運才有資格得到般若，譬如《亥母甚深引導》密宗上師蓮花生云：「欲令明點增長，行事業手印，當用十六歲蓮、乳皆肥者，腰細令男生不忍樂……二根相合，種種貪行，當作種種身心鬆緩。」或有認為修學「阿」字成就即得般若，譬如《大日經》云：「所謂阿字者，一切真言心。」更有人說發起神通才算證得般若，譬如《那諾六法》云：「觀想的明白清楚，當佛像現前時，……此

種有大神通、大力量之人，始是正真之聖人也。」

密教各大派如此分歧的法義，更證明密教的本質乃是雜匯各種不同的外道教派法義所成的一種宗教，包含了各種不實的傳說、巫術、咒語、民間信仰，然後由密教的祖師再加上佛教的名相，套上各種外道行門所獲得世間境界而編纂成密宗佛教的教義；然而，密教祖師卻又無力統合整個密教內部各個不同的宗派理論，無力編製出一套完整的法義而令密教內各個宗派依教奉行。因此密教無論是在印度或是在西藏時期，甚至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密教的修學體系仍然是莫衷一是、各形各色。而且如此分歧的法義，會讓學人茫無頭緒、無所是從，在盲修瞎練的情況下，非常容易就會走錯路而誤入歧途。海峽兩岸常常有學人修學密宗，最後卻得到了精神病症，未成爲精神病者則往往有家庭破碎的結局出現，顯示出藏密的本質，乃是傾向鬼神境界、講究怪力亂神的一種外道宗派。

《一應俱全印度人》一書，由大陸學術界馬加力學者與北京大學亞洲研究所尚會鵬、與中國現任國際關係研究所人物研究室的傅小強等學者，所共同完成對於印度這個國家的歷史社會宗教風俗等等方面的描述。在這本書裡記載著印度教對於「性力」的崇拜實際現象：

「印度教的濕婆派，崇拜男性的生殖力量，而坦特羅派即性力派，則與其相反，

它崇拜女性生殖力。該派認為，做為最高實在的濕婆神，同梵天大神一樣，是不具有什麼活動能力的。而他的配偶們卻具有極大的力量，即性力。女性的生殖力（性力）是世界的根源，世界只有性力的開展，依靠性力可獲得救贖。該派以崇拜性力女神為特點。崇拜濕婆的配偶難進母、卡利，毗濕奴的配偶吉祥天女，梵天的配偶辯才天女等。

該派修持特殊的瑜珈，採用秘密儀式，對卡利等女神供奉酒、肉、魚、穀物，甚至人身。深夜，男女實行「輪座」，即按宗教規定男女雜交。現在已很少實行了。該教派的目的在於尋求悟性，通過對性愛的深刻體驗來證明神明，以達到超越。『其中每一方都是對方，你就是他』。用《奧義書》的話說就是：『當一個男子和心愛的妻子擁抱時，不知道哪裡是裡，哪裡是外；那麼，當他和理智的靈魂（編案：在密教中「理智的靈魂、智慧」意指與其交合的女人——明妃、佛母、空行母）擁抱時，也不知道哪裡是裡，哪裡是外。』該派不信業報輪迴之說，從該派的崇拜女性生殖能力的教義中，還引申了反對種姓制度和歧視婦女的理論。

性力派對性既崇拜又懼怕。卡利女神在民間的形象大都很可怕：黑色皮膚，大張著口，伸出舌頭，蟲蛇繞身，在死屍上跳舞，她的耳環是人的屍體，項鍊是骷髏，面孔和胸乳滿塗鮮血，四隻手中的兩隻手執手劍和人頭，另兩隻手則伸開作保護和

祝福狀。她是死亡之神，又是生育之神，既殘忍也能溫和，既能殺戮也能微笑。信徒只能不停的祈禱和貢獻犧牲，才能避禍得福。對女神的崇拜，印度民間早已有之，印度教攝取民間信仰後，使這種崇拜理論化了。」

對照密教祖師蓮花生於《亥母甚深導引》中，開示云：「如我所修秘密法，為秘密中之極秘密者；於屍林中或寂靜處，陳設五空行三角食子，箭上鷲毛、繫紅陵、紅銅片、海螺等，此為空行母所依物。……塗處女血及黃丹……僧人當備紅法衣，……具相十六歲空行女血，及自明點（自己的精液），**五肉五甘露**（屎、尿、精液、女人淫液）之阿米打（酒），……。」

如此的教義，可謂是鬼神陰風與邪淫法義陣陣襲人，知道內情的人，細思的時候往往不寒而慄；很顯然的，是吸收了印度教的鬼神、性力崇拜觀念，加上了佛法的名相後，將之演變而成明妃空行母、雙身修法的密教法義，本質上是鬼神秘密崇拜信仰。另外更可怕的是：西藏密宗祖師所說的法義往往與佛經相反，卻反而言之鑿鑿的說密教法義為 世尊所親傳。事實上，密教諸多的法義，正是 世尊所破斥的對象；更多的密教法義，在正法佛經上根本就沒有記載，只有在後人偽造的佛經與西藏上師所造的密續中才有。學人在實際修證後，研究下來，就會發覺，密教所謂的秘密法門，乃是當年密教的祖師們為融合各教派之間的鬥爭、為了迎合政治上的

目的，遂將西藏流傳的「佛法」加以匯集編造，再加上蓄意竄改、渲染造假後，所遺留給後世的恐怖毒藥。此種毒藥一經中毒，很難救治。例如：

密教《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金剛頂經》）卷八云：「彼一切身悉和合，自然妙樂成供養，以此奉獻速能獲，金剛薩埵等無異；真實妙樂相應故，隨應所向樂觸生，……堅固喜樂常相續，隨應所向樂觸生。」

又如密教《大日經》云：「無阿賴耶識，含藏說諸法。若解無所得，諸法之法性。」如是否定阿賴耶識在事實上的存在。又如密教中的密續《甚深內義》云：「阿字之中住有第八識，及其所依大命氣充滿，中空如虛空。」

又如索達吉堪布說：「當我們在抉擇法界的空性本體時，根本不可能承認阿賴耶、如來藏的實有，因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這一觀點並非藏密的邪知邪見，它原本就為佛陀親口宣說。」

然而，佛經佛語早已明載破斥密教之言論：譬如原始佛教之《雜阿含經》中佛云：「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不可得。」

又如大乘佛教《佛說不增不減經》所載：「佛言：『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

又如《大乘密嚴經》中開示：「賴耶體常住，眾識與之俱；如輪與水精，亦如星

共月。」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

又如《入楞伽經》卷八：佛云：「大慧！言剎尼迦者名之爲空，阿賴耶識名如來藏，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爲空；具足無漏熏習法故，名爲不空。大慧！愚癡凡夫不覺不知，執著諸法，剎那不住，墮在邪見而作是言：『無漏之法亦剎那不住。』破彼真如如來藏故（或譯作「破彼空不空阿賴耶識故」。）」

世尊開示我們，眾生本來而有的法身第八識，真實存有，永恆不滅；接著，佛又告訴我們，所謂的第八識就是阿賴耶識，就是如來藏，就是法身，就是法界實相。雖然法界實相具有種種的不同名稱，然而都是指稱眾生本來而有的法身第八識。然後，佛再把阿賴耶識第八識所俱有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性的體性告訴我們。如此一來，我們就能了知阿賴耶識即使是在凡夫眾生位中，亦具有真如性、圓成實性，與不變的清淨性；是故賴耶識即爲常住真心，爲第八識，爲如來藏，並不是像密宗祖師們或索達吉所說的無阿賴耶識，或者是說阿字之中住著如來藏，或者是以「身悉和合的堅住喜樂」爲證悟阿賴耶識的金剛薩埵（菩薩所行境界），將如來藏無漏之法說成是生滅現象、剎那不住的邪見建立見。故知以上密宗所主張的法義，是不實語、是誹謗三寶的言論。其所宣說的法義，不僅不是佛法，更在根本上來誹謗、毀壞佛

法，將三乘佛法的根本——第八識法身阿賴耶識如來藏——予以否定，不承認祂為真實存有。然而，如果沒有這個第八識心體不滅的話，那麼，在教門裡，世尊在《阿含經》中所開示的「本際、如、阿賴耶識、第八識」等名相，指的是什麼呢？世尊在《般若經》裡，所開示的「不念心、非心心、無心相心」、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無相實相，指的又是什麼呢？又，在宗門禪宗裡，所謂的開悟明心，一切證悟的祖師們究竟明的是哪一個不壞心呢？一切學人所要證悟的又是哪一個無念心呢？最究竟的佛道又要依靠什麼來成就呢？

復次，世親菩薩在《俱舍論》裡說「身滅，意識滅」的道理，明白開示意識是有生滅現象的，那麼實相真心如果是意識心的話，那麼真心實相就有生滅了，這樣的說法就會造成在色身滅後，真心也會跟著就滅了的情形出現，不再有實相存在，那麼佛法不就跟外道法的理論一樣，成了「斷滅論」嗎？再且，有滅則必有生，有生與滅的現象則不寂靜，這又違反了佛法根本大義「三法印」裡的「涅槃寂靜」義。復次，如果沒有這個能夠執持收藏記錄一切種子的第八識的話，那麼眾生所做所為的善惡業報，要如何成就因果報應呢？

《成唯識論》卷三 玄奘菩薩亦云：「謂契經說：雜染清淨諸法種子之所集起，故名爲心，若無此識（阿賴耶識），彼持種心不應有故。謂諸轉識在滅定等時，有間

斷故，根境作意善等類別，易脫起故，如電光等不堅住故，非可熏習，不能持種，非染淨種所集起心。此識（阿賴耶識）一類恆無間斷，如苴勝等，堅住可熏，契當彼經所說心義；若不許有能持種心，非但違經，亦違正理，謂諸所起染淨品法，無所熏故；不熏成種，則應所起唐捐其功，染淨起時既無因種，應同外道執自然生。」

玄奘菩薩此處所說，亦證明持種識乃是阿賴耶識，因為阿賴耶識具有堅住性、不滅性的緣故，所以能夠於一切時為一切因緣的所依；又，不能堅住、會滅失乃是有為法的體性；無為法因為無所為的緣故，具有堅住性與不滅性的特質，阿賴耶識具有堅住性與不滅性，因此可知阿賴耶識具有無為法的體性；又，因為阿賴耶識是諸法種子之所集起心，能夠集藏與現起諸法種子的心本體不可能有生滅，真心不能隨著種子有生滅，妄心才會有生滅，故知阿賴耶識不是妄心、故知阿賴耶識是一切因；因此，阿賴耶識即是眾生心、眾生法身、真心、法性，亦是眾生的實際根本處，並不是像密宗祖師所說的一切法性生滅相，更不是阿賴耶識存在於阿字中。

阿字在本質上乃是觀想後才能夠成就的法，是本無而後有的法，本無而後有的法即具有生滅性，不具有堅住性，因此也沒有持種性，因此我們就知道《甚深內義》所云「阿字之中住有第八識」，以及《大日經》所說「無阿賴耶識，含藏說諸法」，乃是對法界現象的不如實語，非佛所說真實法；實際上是，做此說者，已經犯下誹

謗三寶的地獄重罪。一切學佛的人，應當儘速遠離弘傳此論者才是正途。而且密宗諸祖們所說的法義：不管是氣脈、明點、紅菩提、白菩提、觀想本尊、月輪、阿字義，或是雙身法等等，本質上其實統統都是本無後有的生起法，都是屬於有生有為的有相法，都是努力修法以後才能生起的次第法，不是本來就自在的法，不是無相的實相法，更不是不生不滅的法。

密宗所說的這一些「本體」，沒有一個是具有堅住性的（因為如果不努力修學來保持現行，就會消失掉），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能具有執持種子的功能（沒有集藏、能藏、所藏一切法，因、果報應法所依的體性），更沒有一個具有「常住」的體性，由此我們就能夠了解，密宗的這一些法都是落入「有為有相的生滅法」中。我們修學佛法的重要目標，乃在於證悟自心，證解「無為無相、不生不滅、實相無相」的第一義諦，不是落在有為有相法的無義戲論上面來用心，然而密宗諸祖卻始終都教學人在有相有為的生滅法上用心，豈非正好違背 佛世尊所開示的真理，落入大邪見中，根本不是佛教的正法，正是邪說，是故學人應當遠離密宗法義。

《楞嚴經》佛云：「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為戒？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墮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

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爲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淫，是名先佛如來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飯，經百千劫祇成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石沙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若沉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

「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爲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淫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律儀，誤人入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墮。」

觀蓮花生所開示云：「如我所修秘密法，爲秘密中之極秘密者；於屍林中或寂靜處，陳設五空行三角食子，箭上鷲毛、繫紅陵、紅銅片、海螺等，此爲空行母所依物。……塗處女血……當備紅法衣，……十六歲空行女血（經血），及自明點（自己的精液），五肉五甘露（屎、尿、精液、女人淫液）之阿米打（酒）……」，如此密教所說法義，

豈非正是佛所預記及破斥者，故知西藏密宗所教之法，落入大邪見中。密教法義在理教上與事相上所說種種立論，落入虛妄、落入邪見、都無實義，本是真正的邪說，因此說：密宗諸派各自所主張的法義，在根本上就是不如理作意的外道法義。我們修學佛法，應當遵照佛語：先斷心淫、儘速遠離西藏密教各宗派。

這樣子的外道言論，索達吉堪布認為乃是「秉承世尊教義的通往最終解脫的清淨通途」，然而有智慧的學人，在兩相對照下，仔細地去明辨法義，就能夠得知索達吉堪布的見地是大有問題的。密教不但在佛法最重要最根本上的法義，完全的違背了世尊所傳授的正法法義，更以事相上的外道境界法，來取代佛教中原本正確的法義，而矇騙眾生說是佛的真傳。對於如此的密教，學人應當就要知道絕非佛法，佛教的一切學人都應當要盡速遠離藏密所教授的外道無義戲論。

修學佛法，很重要的一個關鍵，乃在於要斷「我見」，因為「我見」就是我們之所以會沉淪生死、輪迴不已、枉受苦果的根本原因。「我見」主要指的就是誤認「意識我」與「末那我」為常住不壞心。「意識我」與「末那我」在佛法上，屬於世間法，歸於生滅無常的十八界法內，與真心相對來說，是為妄心。如《楞嚴經》所云：「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兩種根本，錯

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攀緣心者，即是意識；識精元明者，即是第八識真心如來藏阿賴耶識。密教立論卻把「意識我」誤認爲是真心，執持不放，不肯棄捨，是故密宗學人，無論再怎麼努力修學，都沒有辦法修斷「我見」。如果連二乘聲聞緣覺法所主修的我見都無法捨卻，密宗學人卻說自己能夠修學更廣大勝妙的大乘菩薩法「無生忍」般若，那真的是癡人說夢，在說傻話了。

茲略解與十八界法有關聯的幾則法要，來闡釋禪宗真是佛法，禪宗真是正法眼藏，禪宗真是大乘佛法：

世尊告訴黑氏梵志：「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即已經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十八界的六根、六塵、六識，都是屬於虛妄法，十八界都不是真心，不是常住不壞法。六根：扶塵根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意識所依的末那第七識，以及五勝義根的頭腦；六塵：眼睛所看見的一切色塵、耳朵所聽到的一切聲音、鼻子所聞到的一切臭味與香味、舌頭所

嚐到的一切味覺、身體所碰觸到的感覺、意識所能夠思考到的一切法；六識：眼識對色塵的分別能力、耳識對聲塵的分別能力、鼻識對香塵的分別能力、身識對觸塵的分別能力、與意識對法塵的分別能力，這一些統統都具有變異生滅的體性，因此統統都屬於不真實法，是虛妄法。如果我們想要知道沒有生滅死亡現象的地方在哪裡，就要把這一些的虛妄法全都否定，從心裡加以放捨，不認他們為真心；那麼放捨十八界後，還剩下一個，最後剩下的那一個、那個沒有生死現象的那一個、不生不滅的那一個，那一個就是你的真心，是你所無法放捨的實相心，就是你免掉生死的歸依處。梵志聽到這個法義後，在深刻的感受下，於世尊的言下悟得真心的所在，獲得無生忍的智慧。

又有外道來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世尊以據座無言，不予答示。有言者即是指六識，因為有分別體性的緣故；六根、六塵即是指無言者，因為不是有情、沒有分別能力，不能做答的緣故。這個外道果然靈俐，屬於世間絕世好馬一匹，善知十八界法相性空義，只差一點不透，因此世尊為度此好手，以最高法義境界，第一等手法也是最難悟入的方式答他。此人果然是絕頂高手，一撥即轉、一點即透、見鞭影即行，不辜負世尊降世慈悲，也顯示出世尊度人的雷霆無上手眼妙法。

降至中國唐朝，有僧云：「忽遇六賊來時如何？」曹山曰：「一劍揮盡。」「始得和同。」豈不與世尊開示放捨十八界一般，亦跟外道所說有言無言俱捨沒有兩樣。非真心者，方便說爲賊，六根六塵不是有情，不會偷盜自家珍寶，是故生死根本端在六識草賊，一劍揮盡，大死一番。如此，福報具足之有緣者，便見禪師慈悲處，就知真心與妄心從來俱會一起，和同共處，也能夠瞭解洞山禪師悟前所生疑問：「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便知真心無眼目，亦非無眼目的中道實相義。

西藏密宗法義，因爲認取「能起觀的意識心」與觀行後「所形成的相」，具「能所分別」相，落於十八界內，是屬於第六意識所行境界。佛說：要放捨十八界後才能夠找到真心，故知，密教法義從古至今，根本上就已經「見始非分」、一開始就錯解了佛法。一開始，西藏密宗祖師們所信奉的密教宗派，就已經兼容並蓄了民間鬼神崇拜信仰與外道的性力思想等等的外道法，表面上雖然還保有佛教的名相與僧寶的表相，實質上已經完全是外道思想、外道僧人，不是佛教了。

禪宗，證悟的祖師所開示學人的法義，則與世尊所傳授的法義是一樣的，完全符合世尊所教導的「無生忍」義。如今，正覺同修會所傳授的佛法，跟一切真正證悟的祖師，根本上，乃是攜手共遊，同一法乳，完全一樣；藏密上師卻因爲無法實證，無力親證這個無生忍，索性予以否定，誣謗正覺同修會所傳授的佛法是邪魔外

道法；卻不知道正覺同修會所傳授的法義，正是了義的世尊正法，反而是密宗所傳法義，是虛妄法、是邪淫法、是鬼神法，正是不如理的外道「邪說」，已經由平實導師證明於《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了（欲知詳情者可於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全部內容）。然而由于密教歷代祖師對於正確佛法的誤解，將錯誤的法義傳授與西藏密教後人，導致藏密中的後世學人先入為主錯誤的觀念，造成了索達吉堪布如今誤認為自己是在做護法的工作，而不能夠察覺，自己卻因此而造做了毀法地獄業的冤枉行爲。

若究其實，索達吉堪布寫《破除邪說論》，表面上是希望天下人能夠因為讀過他的這一篇文章，知曉平實導師所領導的正覺同修會所傳授學人的法義乃是「邪說」，要來護持西藏「密教」；但是索達吉的目的其實是想將密教所傳授的邪謬法義，要將平實導師舉出教證與理證的證據加以破斥的密教邪法辯解爲正法正理，則其所說實質上卻是真正的《邪說論》。索達吉如是作爲，正是打著破除邪說的旗幟來保護自己的邪說，反過來誣蔑正法爲邪說，如同賊人大喊抓賊一樣，目的只是想要維護自己在密教中的名聲與利養而已，他自己所說的道理才是邪說。

平實導師十多年來爲了開顯世尊正法，可以說是夜以繼日，廢寢忘食、不顧己身，目的無非是爲了能夠讓我們無數的學人不要接受、熏習錯誤的知見，不要耽誤了自己學佛的慧命，不願學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不小心接受了密教不如理的「邪

說」。因此平實導師著作了許多的「破除邪說論」，來摧邪顯正、來摧毀諸多外道的不如理的虛妄「邪說」、來顯示出真正佛法的真實義理、來幫助諸多的學人建立起佛法的正知正見，導正已經偏差的當代佛法義，回歸世尊的佛法真義；也警覺諸多誤入歧途，錯誤修學法義的學人，能夠發現到自己的落處，然後能夠趕快修正自己的所學，導回到正確的佛法修行道路上來。平實導師從來不受供養而作種種得罪諸方大師的事情，一心想要使佛教回歸世尊的正法，不要再被似是而非的表相佛法所騙；如此的作爲，得罪了當代佛教界的既得利益者，明知是吃力而不討好的差使，根本無利可圖，卻從無怨言的爲眾生而出錢出力，被極力抵制與打壓時卻都無怨無悔，一心要利益眾生，真是用心良苦，卻被外界不知情的學人，誤以爲導師是憤高我慢、誹謗三寶、妄做邪論；如此情況，正顯示出當今之世，正值佛教末法時期，眾生根器日壞、剛強頑劣、兼且福慧不堪任持無上正法，才會出現索達吉故謗正法、故謗勝義僧的現象。

佛法義自世尊正法眼藏傳於迦葉尊者，輾轉傳至達摩大師，再由達摩大師傳至中國。禪法在中國，於五祖以前，幾乎可以說是一脈單傳，法脈弘傳倍覺艱辛，諸祖如果不小心護持生命，法義血脈就有斷了、消失了的危機情況出現。五祖時，由於古代交通的不易聯絡南北，因此五祖不知道「他鄉早已百花開」，佛教正法

已經經由 玄奘菩薩大弘於印度，即將傳回中國。然而，因為因緣的安排，讓六祖隱匿在獵戶中經過十多年，也就錯過了與 玄奘菩薩、窺基菩薩見面論法的機會，也使得六祖不能獲得地上菩薩所應有的增上慧學，亦不能將增上慧學加以廣傳；《成唯識論》所說地上菩薩的真實「無生法忍教義」，遂因此而沉寂了一千三百多年。宋代 圓悟克勤大師，證入地上果德，卻也只能私下對少數人教授 玄奘菩薩的《成唯識論》；迨至今日，卻有不可思議的世間住聖人，能夠詳解《成唯識論》，闡述 玄奘菩薩的真實義旨，將地上菩薩的增上慧學加以種種方便而弘傳之。此種不可思議因緣，千年難遇，所有福報具足的學人，應當善知珍惜。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六祖惠能與 玄奘菩薩、窺基菩薩不得見面的機會，這也是禪宗之所以能夠廣傳、延續不斷以到今日的原因；因為《成唯識論》太艱深、太深廣、太勝妙，如果不是證量很高的地上菩薩，是無法細膩的宣演教授其「無生法忍」真實義理的；因此《成唯識論》的法義，實際上，只傳了兩代就斷了，實在是因為曲高和寡、知音難尋、後繼無人。禪宗的證悟，實際上只得「大乘無生忍」智，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無生法忍」，這是因為：單單只是要由證悟後，再能夠修證到初地境界，那已經是非常的不容易了，更何況是要修證到能夠認識 玄奘菩薩真義的境界。歷代祖師，能夠修證到初地境界的，真的也是鳳毛麟角，為數是很稀少的，

因此，在不傳授、也無法傳授「無生法忍」的情形下，祖師只傳授學人如來藏的「大乘無生忍」，就相對的容易地太多了，因為這種禪宗明心的智慧，只是總相智忍而已。古今祖師若另有因緣，其實亦能夠修證入於初地，也因此故而使世尊正法，能夠延傳至今，絲縷不絕。

再者，禪宗原本是「並立文字」的，不是「不立文字」的法門。中土初祖達摩大士，入滅前囑咐二祖，應當修學《楞伽經》，即是明證。只是，《楞伽經》本屬於地上菩薩的法教；既然是屬於地上菩薩的法教，即是「無生法忍」，那就是屬於極為艱深勝妙的法義了。二祖、三祖、四祖、五祖，或有修習、或有記錄、或為遺失記錄、或全無修習，然而因為沒有傳授楞伽的記錄流傳下來，已不可考。宗門正法傳至六祖，因為六祖不識字的緣故，再加上躲避迫害因緣的緣故，改為以修習「無生忍智」總相智的《金剛經》為主，遂造成後世諸祖不再重視「無生法忍」的修證，再加上末法時期，學人多屬乾慧、根器日差，以致於有少數祖師雖然證悟，然而在缺乏「無生法忍」智的情形下，私心排斥經教，所以說法時往往建立禪宗不立文字的法門宗旨，如此的誤會而流傳於後世，所以數百年來的禪宗，大多悟後就不再進修經中所說的無生法忍了。

然而，我們卻應當知道，我們在修學佛法的道路上，即使有所證悟，我們仍然

離成佛的境界還非常的遙遠，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遇不著地上菩薩，沒有地上菩薩能夠教導我們「無生法忍」的話，如果不靠著「佛經」的文字記載與開示來修學的話，我們的修證，能夠在悟後繼續前進上升嗎？是故，禪宗應該建立「並立文字」為修行的宗旨，才是圓滿的真義。平實導師也一再地強調、一再地告訴我們：證悟前，要建立正知正見，要正常出席上課，要熏習觀照文字般若智慧；證悟後，要比對經典，要讀《心經》、《金剛經》，與《維摩詰經》，更要研讀導師所註解的《楞伽經詳解》，比對楞伽的經文中原意。這就是告訴我們：在修學佛法的道路上，一定要重視佛教佛經、要重視法寶。所以，禪宗不應該再倡說是「不立文字」的宗派，而應該把觀念導正為是「並立文字」的法門。

但是西藏密宗諸多上師卻始終一再地強調要「依止上師的言教」，認為上師的言教即是究竟歸依處，認為上師的言教比佛的言教更高、更正確；既不管佛說「依法不依人」的宗旨，也不顧自己所教導的法義是否有錯謬之處；如此的教義，正顯示出密宗是真正不重視經教的宗派。也由於不重視經教的緣故，雖然佛與諸菩薩在眾多的佛教大小乘經典中，一再的宣說「第六意識乃是生滅法，不是不生不滅的實相真心；意識乃是妄心，是因緣所生法、是有為法」，然而密宗諸祖師及現代的法王、上師們，可憐見，殘缺慧，又無力研讀經典、正解經典，所以千年來，一錯再錯，

從頭錯，錯到如今，無一人能夠發現其教派法義錯謬之處，因此誤導了無數的密宗「佛教」學人，個個錯入邪見謗法的火坑。這些事、這些帳、這些人，怎消受得了如此多的業報？

### 第三章 一念不生是什麼境界？

浮雲遮日：中國禪宗第六祖慧能大師云：「不見一物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見不是主：荷澤神會禪師初謁六祖，呈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招得六祖呵責杖打。幸神會於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歷劫難遇，今既得遇，豈惜生命。」自此給侍，遂得宗旨。於年壽八十，天寶四年楷定南北兩宗，確定禪宗法脈。

青天吃棒：有僧來問寶壽沼禪師：「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寶壽禪師答曰：「青天亦須喫棒。」

《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言：「如凡夫人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

《佛說解節經》云：「如是實相過覺觀境，我覺了已，爲他解說，安立正教，開示顯現，令義淺易。」又云：「我說真實，非相行處；一切覺觀，緣相行處；以是義故，應知實相過覺觀境。」又云：「我說真實絕於四事，謂見聞覺知；一切覺觀，緣四事起。」

索達吉堪布如是言：《《不過讓人倍感詫異的卻是，不信仰佛教的人或者信奉外道的人士對佛法反而不怎麼攻擊，恰恰是佛門內部的一些自立山頭之人，動輒就以

佛教的權威面孔自居，時不時就要從自宗的立場、觀點、利益出發，對別的教派、別的宗門大加貶斥。要麼評論別宗爲魔說，要麼認定他派是邪道，似乎只有自宗才是唯一正確地抉擇了佛陀密意的究竟宗乘。比如有些淨土宗人斥責禪宗、華嚴宗爲癡人妄說；更有相當多的漢地佛教徒因理解不了密宗的見解與行爲，從而對藏傳佛教頻頻發難……在這一點上，藏傳佛教的信徒倒是表現得相當寬容、大度、冷靜，他們幾乎從不隨意譏評、誹謗任何宗派，不管是小乘還是大乘顯宗，都能得到他們同樣的理解和尊重。反觀別的地區，情況就大不容人樂觀了。

本來不同教派之間的辯論甚至爭論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只要大家都本著求真、求實、答疑解惑、共析難點的真誠態度，任何佛法上的問題都是可以拿出來進行討論的。但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以臺灣蕭平實爲代表的一股隨意痛斥別宗別派的逆流，卻令人深深感到佛法的正常研討正被人肆意歪曲、妄加利用。

一九四四年出生於臺灣中部小鎮農家、世代務農的蕭平實，最近幾年似乎特別的活躍，一直縱橫馳騁在佛教「論爭」的第一線。他不僅將攻擊的矛頭對準漢傳佛教的諸多高僧大德，同時也將藏傳佛教許多卓有建樹的大成就者、祖師大德列入自己欲行剿滅的黑名單上。幾年來，我陸陸續續見到過一些他公開批駁漢藏大德的文章著作，看過後最強烈的感覺便是痛心、遺憾：爲佛教徒以如是的惡言謾罵詆毀古往

今來的大德以及佛法善說而痛心不已；又爲這種不加分析的論調竟吸引了一批後繼者、追隨者而深感遺憾。不過我卻一直未對他的種種說法做出反應，因我的確是以清淨心在觀這件事、在觀這個人。保持沈默的另外兩點原因是：一，蕭平實的文章中涉及到了很多印、藏、漢大德，我原來想的是——這些被牽扯到的人以及他們的傳承弟子會站出來澄清一些基本事實，而且他們當中精通顯密經論的也大有人在，故我自己也就不需要越俎代庖了。二，蕭平實的所有問難、譴責其實來的都很簡單，他既無教證也無理證，常常都是斷章取義般地摘抄下被批物件的零星文字，接著就施展惡語相向的伎倆無端責罵，在這一過程中同時也亮出自己所謂驚世駭俗的觀點，全部過程僅此而已。因而我始終覺得若與這樣的人認真辯上一辯，恐怕是會貽笑大方的，所以也就不想再浪費筆墨。

但不曾想蕭平實這人倒越寫越歡暢，他對密法的攻擊也越來越起勁，看來是到了該說一說的地步了。不過我又有點擔心，因他若懂藏傳佛教的話，我們倒是可以面對面地坐在一起好好辯論一番，這原本就是藏傳佛教不共的特點之一。通過立宗、因及比喻的三相推理，是非非自可變得一清二楚；不過照蕭平實的文章來看，此人恐怕對密法以及因明一無所知，除去胡說與漫罵外，從不曾展開過任何有理有據的論證，在這種情況下要展開辯論就顯得非常困難。

並且截至目前為止，好像還不曾聽說有人駁斥過蕭平實的觀點、文章。我想人們不反駁的理由可能是認爲他所言所寫皆爲胡言亂語，根本就不值一駁，故而大家也就任其繼續折騰下去。但我在經過幾年多的觀察後終於決定：不管人們怎麼看待蕭平實的言論，認爲其不值正眼看待也罷，又或者覺得公開駁斥他有失身份也罷，我本人一定要在這件事情上負起我應盡的責任。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對一個智者而言，他當然不會人云亦云，見風使舵，隨隨便便就跟著一種歪理邪說跑；但對智慧尚未成熟之凡夫或者初入佛門之士來說，打著佛教旗號的很多反佛教的主張，很有可能會俘虜住他們飄搖不定的心。如果真的受了邪知邪見的影響，這些人的心相續就此就會被毀壞掉。若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那就太令人痛心了。

想到這裏，我才不揣冒昧，決心提筆捍衛正信佛教的尊嚴。同時也是爲了向讀者描述一下我所瞭解到的有關佛法，特別是藏密的清淨面貌，以期重正視聽，廓清纏繞在很多人心頭的對密法的偏見迷霧。我們藏族有句諺語：對好人不加獎勵，會令人失望；對壞人不加制止，會令他的惡行更加蔓延。所以對一切顯現上不如理如法的行爲，我們都有權力制止它們的日益泛濫。更何況佛陀也開許並支援對一切謗法者的邪說進行遮止，此點在《寶頂經》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清楚：「凡謗法者、破戒者，我開許待彼等如僕人，應當制伏。若非爾，我未開許。」

至於說到某些人如此行事會不會另有密意，作爲一個普通人，我實在是看不出來。這樣大規模誹謗密法到底都有哪些密意可言。再三思索之後，我還是認定批駁蕭平實應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在回答他對佛法、對藏密的責難時，我象徵性地引用了一些他自己有代表性的話語；至於別的邪見歪說，讀者當以同理破之。鑒於此人的著作處處表露出他不懂因明及辯論規範甚至不解世間邏輯等特點，故我也只能多加利用世俗的一些辯答方式展開對他的破斥，這是需要特別予以說明的一點。希望本書能幫助有緣者捨棄邪分別念，曾經迷茫過的人們最終又都能回到佛法的正途上來。

作爲佛教徒，我們理應心平氣和地以世尊的教言爲判斷標準而互相探討一些佛法疑點、難點，否則，不關佛法真實本義的漫天叫罵只會讓人深覺罵者的不可理喻與無理取鬧，這樣做的結果對自他都不會帶來些許利益。我們只應該隨順真理，而真理則在平實之處時刻顯發恒久的光芒；天空中總會突然冒出一些烏雲，但它們的出現正好讓人們更加體會到乾坤之朗朗、日月之明麗。》》》

謹辨正如次：

如索達吉堪布所說：「不信仰佛教的人或者信奉外道的人士，對佛法反而不怎麼攻擊；恰恰是佛門內部的一些自立山頭之人，動輒就以佛教的權威面孔自居，時不

時就要從自宗的立場、觀點、利益出發，對別的教派、別的宗門大加貶斥。要麼評論別宗爲魔說，要麼認定他派是邪道，似乎只有自宗才是唯一正確地抉擇了佛陀密意的究竟宗乘。比如有些淨土宗人斥責禪宗、華嚴宗爲癡人妄說；更有相當多的漢地佛教徒因理解不了密宗的見解與行爲從而對藏傳佛教頻頻發難……在這一點上，藏傳佛教的信徒倒是表現得相當寬容、大度、冷靜，他們幾乎從不隨意譏評、誹謗任何宗派，不管是小乘還是大乘顯宗，都能得到他們同樣的理解和尊重。反觀別的地區，情況就大不容人樂觀了。」對索達吉堪布這樣的說詞，筆者不禁要懷疑索達吉是眞不懂佛教歷史？不曾讀過佛教文獻？或是曾經讀過而如今忘記了，才會做出這般不符史實的結論？更以這種不符史實的言論來作人身攻擊，誣枉別人不懂佛教。

在印度，世尊尚未示現入滅前，無數的外道群起攻擊世尊的言教，不肯信受世尊的法義，世尊卻大慈大悲、苦口婆心的、無厭倦的一再爲外道們解說正法的眞實意義；更爲了讓正法能夠彰顯，能夠利益更多的人，世尊往往踵隨外道的腳步之後，幾乎遍歷當時印度各大城市，去向大眾們解說正法，希冀外道言論能夠消滅，不讓外道錯誤的法義誤導眾生，不讓眾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中墮入無明的火坑裡，這正是平實導師今日所效法的正行。當時那些不信仰佛教的無明所障的外道人士們莫不是異口同聲的說：「釋迦牟尼從自宗的立場、觀點、利益出發，對別的教派、別的宗門

大加貶斥，評論別宗爲魔說，認定他派是邪道。」以這樣的觀點來毀壞、誹謗世尊的正法。佛的弟子提婆達多，示現的言行更是忤逆至極，不僅不肯依教奉行，更想要把他的老師世尊給殺害，希望能夠取而代之，成爲新佛，奪取教門的領導權。如此，提婆達多的身份是出家的佛弟子，卻做出這樣罪大惡極的行爲，果然最後遭受極大的惡報，生身陷落地獄，要受無量劫的痛苦果報。索達吉今天也是披著「佛教」的僧衣，利用僧衣的威德而對正法加以扭曲和誣蔑，來世的果報卻是不認他身上所披僧衣的。

又，世尊入滅百年之後，就發生了佛門內部的爭議，因爲證量的高下差別，所以師兄弟們對於世尊法義的解釋就出現了不同觀點，在大眾部與上座部兩個主要的派別之下，分裂出十八、二十個部派，彼此之間互相攻擊對方所提出的法義不符合世尊的正教；這其實是顯示了佛教法義的甚深難解和廣大勝妙。由彼時開始，佛教產生了分裂的現象，以迄今世；如今自稱爲佛門正宗的團體，其數目之多，真可以說是有如過江之鯽。

復次，在歷史上，印度佛教的後期（西元七世紀笈多王朝戒日王歿後），宗派林立，各教派的法義不僅不盡相同，還往往互相攻訐，不承認對方的佛教法理及法統地位。到了十世紀左右，佛教被密教宗派同化成功，佛法變質爲外道邪淫的虛妄法，佛教

已經名存實亡，本質上已是外道法，空有佛教的教相與僧相，已無佛教的正法。十三世紀時，回教徒入侵印度建立德里蘇丹王朝，把密教消滅，整個表相佛法遭受極大的浩劫，也令原本發源於印度的佛教，竟然面臨只能在南亞求生存，苟延殘喘的處境。現象界來說，印度般若佛法在世尊示滅五百年後，西元一世紀以後，慢慢地被外道思想滲透，至十世紀時，因密教的李代桃僵伎倆而毀於密教手中，十三世紀印度密教正式亡於回教徒手中；在世尊入滅後的一千多年的時光，整個印度可以說是充斥著外道言論，這些外道的不如實法義是不清淨的，不清淨的法義所得的修證結果自然地也是不清淨的。在七、八世紀時，密教接受了印度派性力思想的邪淫教義，用以取代佛教中原本勝妙的般若及種智妙義，漸漸地侵蝕佛教中清淨的佛法，把染污的外道法融入佛法裡，最後取代了佛法，終於把世尊遺留給予印度眾生的福報用盡，於是佛教正法遂在印度正式的絕跡了，被密教以外道法取代了。而印度密教多行不義，違背天理的教論行證，也使得自己走向了滅亡的地步，密教所宣稱的神通廣大的護法神，仍然沒有廣大的神通來護持自己的邪教，最後還是滅於回教徒手中。

復次，中國境內的佛法，也曾三度的被道教法師進行過全國性的滅佛運動。然而，佛法——特別是義正法——已經在中國生了根，雖然仍是處在淒冷風雨、一脈單

傳的情況下，但禪宗的宗門正法仍然是傳了下來，後來更是一花開五葉，令得佛法不致斷絕，以迄今時的台灣，人間還有無上甚深正法可聞、可修、可證。

復次，西藏因為接近印度國土，再加上曾經接受唐朝文成公主傳入佛法的薰習，人民因此普遍尚佛，所以在印度實質上已經變質了的佛法才得以傳入西藏，開啓了密教進入中國的途徑。密教在西藏傳法的初期，遭遇到苯教的強烈攻擊，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所建立的佛教基礎全被苯教徒毀了，接著又發生了國主朗達瑪擁護苯教，進而滅佛的事件，雖然最後密教透過吸收苯教教義的同化政策，壓過了苯教，獲得了全面的勝利，使密教大弘於西藏。然而，由于達摩祖師一脈傳入中國的佛法，是真實的實義佛法，再加上經由玄奘大師的取經東回，令佛法教門與禪宗宗門正法，在並存弘揚的情形下，導致千百年來西藏密教無法全面取代中國佛法，使實義佛法亡於印度的歷史無法重演於中國；反而是密教在經過了千年的經營後，雖然一度侵蝕並且掌控了西藏地區的政教命脈，最後的結果卻是淪為流亡印度北方邊境的結果。如今，中國地區所弘傳下來的實義佛法，卻經由不斷的延傳，正在發揮它的正法功德力，光輝燦爛的利益一切的有緣眾生。

如上所說，外道對於佛教的攻擊，往往不留餘地、竭盡全力的想要全面性的消滅佛法，索達吉堪布昧於史實，竟然認為：「不信仰佛教的人或者信奉外道的人士對

佛法反而不怎麼攻擊」。顯然的，索達吉堪布對於佛教的歷史知識，並無充分了知。並且索達吉恐怕也不能夠了解之所以會有「佛門內部的一些自立山頭之人動輒就以佛教的權威面孔自居，時不時就要從自宗的立場、觀點、利益出發，對別的教派、別的宗門大加貶斥。要麼評論別宗爲魔說，要麼認定他派是邪道，似乎只有自宗才是唯一正確地抉擇了佛陀密意的究竟宗乘。比如有些淨土宗人斥責禪宗、華嚴宗爲癡人妄說」的真正原因。

會有如此的現象，是因爲教外的人對於佛教內正法被誤導的事情，他們是幸災樂禍的，怎會來管你法義的弘傳對或不對？最好是永遠像密教一樣的把正法亂傳，高興都來不及了，哪還會來糾正你把法義講錯了？而且他們也不懂佛教的法義，就算想管也管不到，想批評也批評不來，所以外教不批評佛教，這才是正常的現象。只有教內的人才有能力管得到，才會關心佛教教義弘傳的問題，才會出面指正教內法義弘傳的弊端；所以，教內真悟而有般若智慧的人，才有能力將佛教已被誤導到外道常見、斷見的法義，扭轉回來。而且這件事，正是從佛教內部、而且是從根本上來健全佛教的最好方法，是導護佛教教義回歸世尊正法的釜底抽薪的辦法，也正是根本解決之道。索達吉卻因爲密教的法義邪謬而被舉證及評論，就故意顛倒是非、扭曲真相，謗說「佛教內的人反而極力攻擊佛教」。然而平實導師對密教的評論，

根本不是攻擊，是舉證明確而且如理作意的評論；這都在【成佛之道】網站上所張貼的《狂密與真密》四輯共五十五萬字的評論中舉證、顯示無遺，索達吉怎可扭曲事實、顛倒是非的亂說呢？

密教的邪謬法義被佛教界普遍的接受與修習，才真的是佛教中的大危機；如果這種惡劣情況不趕快扭轉，古時「密教興而佛教亡」的故事，將會再度重演於現在的全球，那時佛教就將全面而徹底的滅亡了。但因為平實導師看到未來佛教的危機，因此寫出了《狂密與真密》四輯，將密教的所有祕密全部披露出來，使得密教的邪淫真相大白於世間，索達吉恐怕因此而斷了密教生存的機會，所以明知密教法義邪謬，卻還要強出頭來為邪淫的密教極力辯護。另一個過咎在於佛門內的宗派領導人大多數是沒有證悟的學人，這一些沒有證悟「大乘無生忍智」的大師們，多落於心外求法的境界裡；這些大師或學人，如果落於心外求法的境界裡時，就會與「我相」與「我執」相應，往往就會以自己的見解來解釋佛法；遇到真悟的人出世弘法時，他一定會抵制到底，因為真悟的人說出的法義，一定與他的法義不同，他為了維護名聞利養，當然要抵制到底。

如果那些大師級的未悟學人，是以佛經的本義來加以宣說的話，那還有法布施的功德可言；如果妄自宣導，未證言證，以自己的意思來解釋佛經的義理，所說的

法義與佛經本意不同，落入常見、斷見外道見中，還以為自己證量極高，對於諸方證悟者所主持的教派言論起了我見我慢心，然後，就敢大膽的批評諸方，謂自宗才是唯一正確地抉擇了。佛陀密意的究竟宗乘，來妄評其他的教派為邪道；做如此的言論，恰恰成爲魔說，來日就不免在捨壽後，要落入三惡道中，受苦無窮。古今西藏密教宗派絕大多數的上師們，正有如此的現象：密教學人奉爲聖人的宗喀巴，妄言的說過，其所傳授的外道性力派邪淫法門的密教密續更勝於顯教清淨的真實可證法，貶抑顯教而告訴學人：顯教所傳的佛法乃是因地修行的法門，不及密教密續的果地佛門。很明白而且很清楚的，這是抵制及貶抑中國顯教佛法的說法。現今的密教領導人達賴十四世，除了認同宗喀巴貶抑顯教法門的作法之外，更在其發行的書中公開發明：密教應成派中觀法義擁有最高的正確性。意謂顯教的中觀遠不及他們黃教的應成派中觀；但是密教的應成派中觀其實正是最嚴重破壞佛教中觀正法的邪見，云何索達吉敢說藏傳佛教對於任何宗派都是表現出同樣的尊重與寬容呢？很明顯的，索達吉的言說正是公開的謊言。

並且，密教在統治西藏時期，對於其境內的人民，實際上是實施殘忍的統治政策的。任何人民，只要是不得最高統治者——達賴喇嘛——的認同，輕者砍去手腳，重者就加以殺害；如此事實，見載於書報圖片報導上，也是密教史中最見不得人的公

開的秘密；歷代達賴喇嘛殺人不眨眼的行爲與心性，是研究密教史的人所共知的事，不容密教中人否認。這樣兇殘的密教，索達吉如何能夠說出這樣的不實言論：「藏傳佛教的信徒倒是表現得相當寬容、大度、冷靜，他們幾乎從不隨意譏評、誹謗任何宗派，不管是小乘還是大乘顯宗，都能得到他們同樣的理解和尊重。」

索達吉堪布說：「有相當多的漢地佛教徒因理解不了密宗的見解與行爲從而對藏傳佛教頻頻發難。」這樣的說法亦是錯誤的見解。密教的法義在證悟佛法核心「如來藏阿賴耶識」而獲得無生忍智的學人來看，根本全部都是戲論，是心外求法的外道邪說，是以虛妄的觀想及邪淫行門爲本質的虛妄法，是以追求鬼神感應爲法門的有境界有爲法，在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西藏慾經》，和正智出版社的《狂密與真密》出版後的今天來看，絲毫沒有神祕與秘密之可言。只有不懂佛法的眾生，或是剛剛修學佛法的新學佛子，會被其炫麗的表相、美麗的謊言與誇大的證量所迷惑，在缺乏正信及正知正見的情形下，才會被誤導而信受其荒謬不實的言論。因此真正會對藏傳佛教頻頻發難，指出密教外道本質事實的漢地佛教徒，大多是對於密教虛妄邪淫的本質瞭若指掌的佛教徒，爲了要救護學人，利益後代學人的緣故，才會進行摧邪顯正的工作，才會對密教害人不淺的邪淫教義頻頻發難。絕對不是如索達吉堪布說的「漢地佛教徒是因爲不理解密宗的見解與行爲才會對藏傳佛教頻頻發難」，

實際上是：對於密教不瞭解的學人，根本沒有膽子，也沒有能力對密教發難。密教的三昧耶戒、金剛地獄，鬼神誅法與無上神通力等等說詞，蠱惑加上恐嚇，單只這個嚇字，都能把學人給嚇死了，哪裡還有人敢對於密教頻頻發難呢？只有真實了知密教內涵的智者，才能、才敢對密教頻頻發難，故知索達吉堪布在歷史事實上與法義實際上，兩方面都不能夠如實的掌握到真相。

在修學佛法的道路上，我們要如何能夠不被欺瞞？不被外道迷惑了呢？若想要不被外道法所迷惑，就要有正確的知見。要建立正確的知見，首先我們就一定要相信宇宙與生命的實相只會有一種；也就是說：真理只有一個，不可能有兩個；是絕待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相待的。因為如果實相可以是兩個、三個，或是更多個，成爲了見仁見智的話，那整個宇宙內一切眾生都沒有辦法生存了，就通通都亂七八糟，無因無果了。就好比說，如果我們國家的法律，沒有一部絕對的憲法，來讓大衆遵循生活的話，那麼作奸犯科者無罪，五倫綱常、道德倫理就會成爲笑話，殺人放火也會成爲自由而不必受責難處罰的行爲，如此的社會，人們還能生存安居嗎？又比如說，如果蓋房子，不遵守先打地基的「真理」的話，想用水或是火來蓋房子，能夠成功嗎？世間相的行爲尚且有一定的道理要遵循，對於出世間的真實正理，更是如此。因此我們就可以了知：實相只會有一種、真理只能有一個。所以，不管是

像法時期的大眾部或是上座部的佛弟子們，或是當今無數自稱為佛教門派的佛弟子們，只要其所傳授給學人的「佛法」，不同於「世尊的正教，落入「心外求法」的教義裡，那麼不管其外在的表相是出家人或是在家人，不論他所擁有的廣大的佛教寺廟或是簡單的樸素小佛堂，本質上都屬於「外道」，不能夠稱自己的宗派為佛教裡的宗派。因為佛教是能夠教導眾生實證「唯一實相」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不能夠教導大眾學習及實證此種「般若」，所以只要不能夠教導眾生「般若」真實義理的宗派，在狹義上，就通通不能稱為是佛教。佛門內，唯一實相「大乘無生智忍」般若的修證，對於眾生來說是很困難的，然而，只要學人有堅定的信念想要尋求證悟，也有福德遇上了真正的善知識，肯依教奉行，要證悟般若其實也是不難的。但是這種道理，索達吉是不明瞭的。

索達吉堪布又說：「本來不同教派之間的辯論甚至爭論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只要大家都本著求真、求實、答疑解惑、共析難點的真誠態度，任何佛法上的問題都是可以拿出來進行討論的。但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以臺灣蕭平實為代表的一股隨意痛斥別宗別派的逆流，卻令人深深感到佛法的正常研討正被人肆意歪曲、妄加利用。一九四四年出生於臺灣中部小鎮農家、世代務農的蕭平實，最近幾年似乎特別活躍，一直縱橫馳騁在佛教『論爭』的第一線。他不僅將攻擊的矛頭對準漢傳佛教的諸多

高僧大德，同時也將藏傳佛教許多卓有建樹的大成就者、祖師大德列入自己欲行剿滅的黑名單上。」索達吉這樣扭曲真相的說法，正是「隨意痛斥別宗別派」的如實惡言相向言論，與平實導師引經據典、提出證據的破斥邪淫的密教邪說，正好成爲對比。

佛法的正法行是在修學「成佛之道」：在二乘法中，主修的是「解脫道」，修行法門爲「四聖諦」、「八正道」，與「十二因緣觀」。修行結果在斷「我見」與「我執」的現行，證得阿羅漢果；在大乘法中，主修的是「佛菩提道」，修行法門除了以上的解脫道內容外，主要爲「六度萬行」、「無生忍」與「無生法忍」，修行結果在斷「我見」與「我執」的現行與隨眠、斷除習氣種子的隨眠，證得四種涅槃、獲得四智圓明，成就佛地境界。如此，世尊所傳授的正教，正與如今正覺同修會平實導師所傳授的法義完全一樣。這一些名相的真正涵義，索達吉堪布是完全不懂的，更不要說是理解與修證了，否則索達吉豈會誤認爲：「臺灣蕭平實是代表一股隨意痛斥別宗別派的逆流，妄加利用、肆意歪曲佛法的正常研討。」

索達吉不瞭解真正的佛法是無爭議的，向來是只有外道法在與佛語諍，佛不與外道諍；向來是未悟的人在與真悟的人爭，真悟的人只是說明真相，從來不會與未悟、錯悟的人相爭。了知到生命真相的真悟者，更不會與佛諍；證悟後的賢聖，所

要追求的無非是「解脫道」與「佛菩提道」的成就，這其間只有互相討論請益與各自增上的問題，不須要與他人爭。不同教派之間，之所以會產生辯論或是爭論，那都是不如理作意的教派，想要與佛爭、想要與傳授了義法的宗門證悟者爭，才會有辯論或是爭論的現象出現。

譬如《中阿含經》佛云：「於中若有倒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此法有爭。以何等故此法有爭？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感，邪行，是故此法則有爭也；於中若有導說真實，不虛妄，與義相應，此法無爭。以何等故此法無爭？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感，正行，是故此法則無爭也。」《大智度論》龍樹菩薩亦云：「問曰：『佛大慈悲心，但應說無爭法，何以說爭法？』答曰：『無爭法，皆是無相，常寂滅不可說，今說布施等，及無常苦空等諸法，皆為寂滅無戲論故說。利根者知佛意不起爭，鈍根者不知佛意，取相著心，故起爭。』」平實導師所領導的正覺同修會所傳授的法義，既與諸佛菩薩所傳授的法義完全一樣，因此，若有人與正覺同修會爭、與平實導師爭，即是與佛爭。索達吉堪布若是不信筆者的言論，則請索達吉堪布請出大藏了義佛經來與正覺同修會所傳法義做一番無爭的比對，查證筆者所言是否屬實。

凡是與法界的實相相違背的論義，在佛門內來說，就統稱為外道法，都是外於

真實心而求佛法故。因為外道的心外求法的不如實的法義，不能夠向學人闡釋、發明真實的法界實相，無法告訴學人三界一切法的所依止處爲何。這些不如實的教義往往落在現象界中的具有生滅性的了知性上，而有了各種各樣的不同的意識境界上的邪分別，然後再把這一些不如理的分別，再進一步的廣做分別，於是就引發了古今中外對法界實相的無數諍言。然而實相的真理只有一個，那就是指佛在大小乘教中所宣說的人人皆有的實相心：第八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本際、真心、如、……）。外道們不如理作意的廣分別其所宣說的法義，因為無法觸及到真心本際阿賴耶識，而其所追求的神通感應鬼神境界法，也都是屬於真心體性外的妄心有爲法，因此說「心外求法」者，就是屬於外道眾數。

索達吉堪布以密教上師的身分說：「蕭平實他既無教證也無理證，常常都是斷章取義般地摘抄下被批物件的零星文字，接著就施展惡語相向的伎倆無端責罵。」這是非常輕率的論斷、也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說法，而且可以說根本就是無根誹謗的言論。因爲平實導師在做任何法義辯正的時候，一定都是有根有據的舉出別人所說的言語文字的出處，註明是在哪一本書的某一頁，絕對不會像索達吉一樣斷章取義，或者不舉證出處、頁數，而且斷章取義的以一己之見來評判他人的法義；舉證以後並且一定是根據世尊的法教來辯正法義，並舉出世尊法語的出處。也就是說，一

定會舉出對方所不如理論述的證據，才肯做出評判對方落處的言論，從來不像索達吉一般：不舉證就評論他人、不依世尊正教依據而評論他人。

所以平實導師評論別人的法義正訛時，一向是清楚地舉證他人錯誤的證據，而且從來不像索達吉一般的斷章取義加以評論；這可以從平實導師的著作中，以及從索達吉的「著作」中加以比對而證實，所以平實導師全部是依別人著作中的文字證據而加以評斷，並且筆之於書，公開接受天下人的檢驗，接受被評論者的公開或私下的法義辨正；這正是菩薩的如實智慧，也是菩薩的方便善巧，目的是爲了讓學人能夠信受正法教理的緣故、爲了讓密宗邪見曝光的緣故、爲了讓正法得以彰顯的緣故、爲能教法 玄奘菩薩「摧邪顯正」正行的緣故，也爲了彰顯菩薩畏因的妙理緣故。復次，平實導師從來不像索達吉一般以沒有根據的謾罵口吻來寫書，都以法義上的辨正作爲主軸，不似索達吉一般涉及人身攻擊；菩薩絕對不肯做出無根誹謗的不利後世自己的事，因爲善惡果報如影隨形、極爲恐怖的緣故，無根謗法誹聖者捨壽後三賢十地證量必定全失的緣故、難以回頭補救的緣故，是故平實導師絕對不會如索達吉所說的：「蕭平實他既無教證也無理證」。

所謂教證乃是指佛語，平實導師的每一篇說法都在宣演世尊正教之法義；也一一引證教文，而且所引證的教文也都是諸佛菩薩法語；索達吉怎麼會說平實導師

沒有「教證」呢？難道他認為平實導師所引用來論證的諸佛菩薩經典都是錯誤的偽經嗎？如果索達吉是這樣認為的話，那麼索達吉其人則是犯下誹謗三寶的重罪了，因為平實導師處處所引的經教都是「聖言量」「聖教量」啊！

另一方面，所謂的「理證」，乃是指真實體驗實相心第八識——阿賴耶識——的自心現量境界。平實導師的每一篇法語都在宣演世尊的無上法義，往往從「理證」上作假思索而說出，純粹都是不生不滅不可思議的無上般若、本來自在心量所現不一不二的般若境界、無得無失清淨涅槃實相無相的法界實相。然而，對於福德因緣不具足者，縱然白紙上的黑字是如此地字字分明而顯示出證量，終究還是會感到猶如千山萬壑、萬丈懸崖一般，毫無下手處；猶如索達吉一般，不知不解、也無法猜透平實導師從「理證」上所說出的真實義理與法旨。此外，既是理證，當然是不依經典文字來解說，純從自心現量的實證上來宣說法義；但是索達吉既要求平實導師說出理證上的證量境界，卻不接受平實導師從理證證量上所說的真實義，即如有人要求別人說話表示意見，當別人開口表示意見時，卻責備別人開口說話；亦如有人要求別人證明確實擁有黃金時，卻對別人所提示的黃金不肯加以承認；這就是索達吉的心態，正是索達吉對平實導師所作的事。

並且，一切真悟的已證實相的賢聖，都能證明導師在事相上與法理上的開示正

確無訛。同樣的，佛教界內有智慧的一切大師與學人，更是絕對不會認同密宗蓮花生、索達吉所推廣而且自己實行不輟的「飲酒噉肉，廣行淫穢」的法教會是佛門的「理證」行門，因為這一些行爲，在本質上根本就是低級的、原始的淫鬼邪神的崇拜信仰，如何密教祖師及索達吉等人，竟然將這些低級信仰當成是佛教中的無上大法，來加以信受與修學呢？故知事奉低級鬼神信仰的邪淫本質的密教，絕對是屬於「心外求法」的外道，而且是低級的鬼神淫魔的信仰。

索達吉堪布接著說：「決心提筆捍衛正信佛教的尊嚴。同時也是爲了向讀者描述一下我所瞭解到的有關佛法，特別是藏密的清淨面貌，以期重正視聽，廓清纏繞在很多人心頭的對密法的偏見迷霧。我們藏族有句諺語：對好人不加獎勵會令人失望；對壞人不加制止會令他的惡行更加蔓延。所以對一切顯現上不如理如法的行爲，我們都有權力制止它們的日益泛濫。更何況佛陀也開許並支援對一切謗法者的邪說進行遮止，此點在《寶頂經》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清楚：『凡謗法者、破戒者，我開許待彼等如僕人，應當制伏。若非爾，我未開許。』」索達吉一副準備要進行無根無據的評論別宗，以及準備要曲解辯論的行徑。如此行爲，正落入自己所言的「佛門內部的一些自立山頭之人動輒就以佛教的權威面孔自居，時不時就要從自宗的立場、觀點、利益出發，對別的教派、別的宗門大加貶斥。要麼評論別宗爲魔說，要麼認

定他派是邪道，似乎只有自宗才是唯一正確地抉擇了佛陀密意的究竟宗乘。」

事實上，索達吉已「處處表露出他不懂因明及辯論規範、甚至不解世間邏輯等特點」，其所做立論顛三倒四，造成反反覆復的自語相違現象。禪宗祖師說：學佛要「聞、思、修、證」、「有疑不決直須爭」，世尊當年也有諸多踵隨外道腳步而至印度各大城破斥外道、彰顯正法的行動，禪門諸多祖師對於誤導眾生的野狐，不止是慈悲開示，有時更是棍棒交加、拈提諷諫，常常留有記錄，以警示後人；如此的行爲，在在處處皆是顯示證悟菩薩的慈悲法行，示現出護持正法的慈悲願力。這一些護法的行爲，不能誤認爲是諸菩薩在與外道諍、在與凡夫諍；我們應該要知道：如果沒有諸佛菩薩、證悟祖師的破斥辨正與教授，我們是不可能了知法界實相的。法界的實相是法爾如是的，法界的實相是不與人諍的，法界的實相是離開我相、人相、眾生相的，因爲法界的實相即是真心第八識，這是有了或不了知、證知與否的問題，互相之間是不必起諍言的。因此諸佛菩薩爲救護眾生離於邪見無明火坑的開示，本是慈悲願行，我們不應該誤解而認爲是諸佛菩薩在與外道諍、在與未悟或錯悟的凡夫諍；歪曲這個事實的人，乃是不了知法界實相心的凡夫，乃是不能夠瞭解諸佛菩薩破邪顯正、救護學人的慈悲願行，佛教界內有智慧的學人莫盲從而做如是謗法的言論。

而且，索達吉應該遵守自己的理念：「所以對一切顯現上不如理如法的行爲，我們都有權力制止它們的日益泛濫。更何況佛陀也開許並支援對一切謗法者的邪說進行遮止，此點在《寶頂經》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清楚：『凡謗法者、破戒者，我開許待彼等如僕人，應當制伏。若非爾，我未開許。』」如今證明索達吉的說法，正是不如理、不如法的行爲，所以一切佛弟子都有權力制止他的破法行爲。如佛所說，制伏別人時，必須以別人所說所作是破法破戒的行爲，否則，佛不開許任何人制止別的佛弟子說法作事。如今索達吉對平實導師的正法斷章取義，加以無根據的栽贓與誣蔑，正是破法的行爲；又對邪淫的、貪求淫樂的、淫人妻女的西藏密宗邪法，加以極力的讚歎與弘傳，公然違背佛在諸經中的告誡，正是破戒的行爲；這兩者，都不是佛所開許的行爲，所以一切佛弟子都有義務加以破斥和辨正。索達吉以破法及破戒的事實與身分，卻來誣蔑及抵制弘揚正法、護持正法、遵守戒法、戒行清淨的平實導師，顛倒事實，誣賴平實導師是破法者，不正是指鹿爲馬的現世具體事例？

正覺同修會所弘傳的正法，完全符合佛說的第八識如來藏，而且能令人依此親證而進修諸地菩薩所應證得的道種智；返觀當代佛門之內——特別是西藏密宗——法王、上師、學人誤會佛法，以爲證得一念不生的意識境界，或是觀想所成明點存在的境界，就是證得真心如來藏、就是證悟，這完全是錯誤的知見，墮入意識常見境

界中，或是以外道法所觀想的明點來取代 佛所說的如來藏，妄說明點即是如來藏。佛法的開悟境界，乃是如來藏的本來無所得的境界，是離開能、所的境界，才是般若的境界。然而，一念不生的境界或是觀想所成的境界，具有能觀的所知與所觀一念不生的境界，雙具能、所兩方面，是屬於修前沒有、修後而得的境界，當然那是有生之法，是落在能所上，屬於妄心所行的境界，不是真心所行境界，乃是佛門內所指說的妄心分別境界。密教學人不知，復加上沒有遇到善知識的教導，以致錯認了一千年，可以說是「誤會大了」，根本不如中國顯教的禪宗能真實的證悟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

禪宗六祖即很明白的開示：「不見一物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正是訶責一切將「一念不生」誤認為是「本來無念」境界的佛教學人；因為妄心所行的境界乃是對於色聲香味觸法等等的六塵相，做種種如理或不如理作意的分別；真心則不如是，真心所行境界不同於意識分別六塵相、十八界之法。因此六祖所說的「無念」，是指真心第八識所行的「本來無六塵相的分別念」境界。「一念不生」境界，乃是意識所行境界，是後來修學定法而得的一念不生境界，不是本來無念，而是本來有念、後來無念的有生之境界相；學人只要下定決心，努力修學定力，要得「一念不生」境界，並不困難；以平實導師所傳授的無相念佛法門來修，三個月就可以成就了。

然而，此「一念不生」境界，是妄心所生的境界，是屬於妄心所行境界之一，爲妄心的所生法，在唯識的觀念上，稱爲「心所法」，即是五別境心所法中的定心所，是爲妄心意識所行境界；還得要再求證第八識如來藏，證得如來藏的時候才算是真的開悟，才能真的發起實相般若的智慧。

因此學人將真心所生的意識相應的「心所法」認爲是真心，那就大錯特錯了。世尊將此一現象做過一個比喻：鏡子與鏡子所照出來的影像。鏡子本身比喻真心，影像比喻妄心；「一念不生」境界只是真心鏡子所映照出來的影像，不是真心本體；又比喻說爲海水本體與海水所生千變萬化的海浪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的道理。真心與所生的十八界法始終維持著非一非異的關係，眞妄心和合運行的所行境界，是眞正的中道實相境界，不是那些不會了知如來藏所在的落入妄心所行的能、所分別六塵相中的虛妄生滅的境界。

六祖之後的神會禪師，於未悟前所說：「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也是落於「一念不生」的意識境界中，是意識所行的境界，自然就遭到六祖訶責、杖打。幸好神會禪師於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歷劫難遇，今既得遇，豈惜生命。」自此給侍，後來遂得六祖宗旨，發起實相般若智慧，才能夠有後來楷定南北兩宗，確定禪宗法脈流傳天下的大智大勇的菩薩正行。亦如學人請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這種一念不

生的境界相，就是古時和現今的諸方大師的證境，但是寶壽沼禪師答示云：「青天亦須喫棒。」也是如此的道理，說明了一念不生的境界相，只是意識妄心的虛妄境界，與證悟無關。

馬鳴菩薩於《大乘起信論》所言：「如凡夫人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也是如此的道理。「前念不覺，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正是「一念不生」的意識心境界，不是實相真心所行境界，是故馬鳴菩薩隨即明白開示：「此雖名覺，即是不覺。」乃是意識心出生才有「後覺」，乃是不覺真心、不證「第八識本有的真覺——本覺」的凡夫所行境界，非是中道實相所證的「本有的六塵以外的真覺」境界。

佛語：「如是實相過覺觀境」、「我說真實絕於四事，謂（絕於）見、聞、覺、知」、「一切覺觀，緣相行處」，更是說明如此的道理。因為「一念不生」境界，乃是練習而後才有的境界，是學人透過覺觀的修練才能夠成就的境界，落於六塵覺觀的意識境界中，因此「一念不生」境界，不是真心實相境界。奈何密教古時上師法王與學人不能覺察，復遇不到善知識的教導，偏偏就遇上了錯悟祖師的開示，中了先入爲主的毒，認賊爲主，導致如此錯誤的觀念流傳了一千年，直到如今還有索達吉用這種邪見在殘害學人。有智慧的學人都應該瞭解：「一念不生」的境界，不離六塵中的

覺觀，乃是在六塵中運作的意識所行境界、乃是意識定力所成境界、乃是真心所生而由意識受用安住的境界，不是真心自住的實相境界。

於公案拈提《宗門正義》書中平實菩薩云：「此一念不生之覺知心，正是四阿含諸經中，佛所破斥我見之我，十八界法所攝之無常有為意識界法也。云何為無常？謂易起易斷故，捨壽必定永滅故，不能去至未來世故；如人眠熟已，此離念靈知心即斷而不現；如人悶絕，入無想定、入滅盡定中，皆斷而不現故。如人死已，於正死位必斷而不現；如中陰身入胎已，此世之離念靈知心盡未來際永斷不現，無有再現之時；來世之覺知心再起時，須依三緣方得現起：依來世之五色根及此世往生之意根，與來世五色根所攝受之五塵而由如來藏所顯內相分六塵為緣，根塵相觸方得現起來世之全新離念靈知心。」

來世之離念靈知心既非依此世五根為緣而得現起者，乃是另一全新之靈知心，非是此世之靈知心死已去至來世，故不能憶知此世事。由是可知，離念靈知心正是意識心，不能去至後世；前世離念靈知心亦不能從往世來至此世，故知離念靈知心乃是無常之法，於眠熟等五位中必斷，非是常住之法。既是無常之法，焉得是涅槃妙心？涅槃常故、恆故，焉能由唯一世之無常之離念靈知心入住（無餘涅槃中）？」

密教諸多祖師皆認為此意識離念靈知心為常恆之法，皆認為離念靈知心可以入

住無餘涅槃中；如此立論不僅違背事理正常現象，也違背佛所說三乘諸經諸法正義，於事相上、於教理上，都違背實際理地。是故一切佛教學人皆應有簡擇能力，勿隨此種不實言論共同起舞，壞世尊正法。然而索達吉卻認同密宗這種邪說，出面破斥正說，豈非是以自己的邪說而誣蔑他人的正理為邪說而顛倒黑白者？

## 第四章 不知的境界

廓然無聖：梁武帝問達摩祖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不知最親切：法眼文益未悟時，過地藏院，雪阻少憩。地藏禪師問：「此行何處？」法眼曰：「行腳去。」藏曰：「怎麼生是行腳事？」法眼云：「不知。」地藏禪師曰：「不知最親切。」

問取露柱：興國振朗初參石頭禪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

索達吉堪布言：「下面即對他的少數話語、個別論點略作分析、批判，有緣者當自行深入下去，並做出最後的公正評判。」

蕭平實說：我們的《楞伽經詳解》，自古以來沒有人這樣講，藏經裏面有好多祖師注解楞伽經，但是我不去看它，因為我發現他們所講的都不是我要的，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佛講的是什麼道理，解釋錯了。

答：蕭平實先生說他講解《楞伽經》的思路、方法堪稱前無古人，這一點我絕

對相信。從實際情況來看，古往今來的高僧大德在解釋佛經、撰著論典時都會發揮各自的理解與認識水平；而佛陀在講法時也往往有直接、間接說法的區別，並因此而使佛經充滿了密意及隱藏意。故而佛經的內涵才非常深奧，也才能引得那麼多人試圖從不同角度去對佛經作一番斬新而又不背離佛陀原意的再讀解。所以，我自然會對先生的另辟蹊徑之舉深表隨喜，如果他真的是在認真讀解《楞伽經》的話。但在看過這本《楞伽經詳解》之後，巨大的失落感卻讓我不得不對蕭先生的膽識與學識之間的距離表示懷疑。也許是我水平有限，也許是我個人的偏見，不過在此書中，別說前無古人之見解難以尋覓，我倒是覺得他連佛陀的本意都未能理解。充斥全書的是隨處可見的謗法之語，別的暫且不論，單單看上引的短短幾句話，從中就已暴露出太多的佛法常識性漏洞，這讓人如何能再相信蕭先生批駁別人的能力與價值。

首先要糾正蕭先生的一個錯誤概念，即他在藏經中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藏地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如果在藏經中連先生要批鬥的物件都找不來的話，或者說它們根本就不存在于藏經中，那麼我們倒要問先生一句：你又是從哪裡得知藏地祖師對《楞伽經》的看法？答案只可能有兩個：要麼是道聽途說；要麼就是你本人憑空捏造了。

對藏傳佛教稍有基礎的人都知道：藏文的大藏經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甘珠爾》，

也叫《佛說部》，是由譯成藏文的佛說三藏四續經典彙編而成的一部叢書，全書共有104函或108函。而《丹珠爾》才叫做《註疏部》，顧名思義也就是由已經譯成藏文的各種學科和注釋顯密佛教的著作彙編而成的一部叢書，全書約有218函左右。有一點是必須要加以澄清的，即藏地祖師如果對《楞伽經》作過注解的話，這些注解也絕對不可能出現在《丹珠爾》裏。因《註疏部》中收錄的皆為翻成藏文的印度諸大德所造的各種論典，藏族人自己造的論疏永遠也不可能出現在藏經或《丹珠爾》裏。說藏經中有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這就如整天數落石女的兒子一樣毫無意義。我們這樣說並非是對蕭平實先生本人進行人身攻擊，只是爲了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若有人真信了他的話並進而對藏地祖師大加貶斥，由此不明真相而造下惡業那才真是冤枉。

還有一點也要請問先生：你到底懂不懂藏文？如果不懂，那怎麼看藏地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恐怕即就是想看也不可能如願以償。如果懂藏文，那你看的到底是哪一位祖師的注解？他在哪一點上錯解了佛意？你依靠哪些教證、理證推導出他的錯誤？他的哪一句話背離了佛法？籠統地說一個人這錯那錯說服不了任何人，請拿出具體的證據！

另外，蕭先生自己說自己不去看藏經裏面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既如此，

那又是如何發現「他們所講的都不是我要的，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佛講的是什麼道理，解釋錯了。」你是憑什麼發現的？既不看也不讀，那麼除了聽別人講解以外，剩下的就只能憑藉神通了。我倒是佩服先生的勇氣，只是我不知道後人在看到他寫的這段文字時，如果因了它的誤導而對佛法，尤其是密法產生出極大的偏見，那時誰又來為他們的利益負責？最後，我想把有關藏文《楞伽經》的大致情況向讀者朋友們作一交代，真誠歡迎大家在因緣成熟時能深入藏經、深入藏文佛典、深入整個藏傳佛教，真正對密法來一番親身體證，孰是孰非到時自可見出端倪。

藏地流通的《楞伽經》均轉譯自漢文。一名《入楞伽經》，北魏時代菩提流支譯成漢語，共九卷二十八品，後由郭法成（藏族譯師）譯成藏文；一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劉宋時代求那跋陀羅由梵文譯成漢文，名《一切佛語心品》，共八卷，後由郭法成譯成藏文，並將漢族軌范師萬希（音譯）之注釋亦譯為藏文。漢文本中求那跋陀羅翻譯的《楞伽經》又稱《四卷楞伽》，因共有四卷的緣故；菩提流支譯的則稱為《入楞伽經》，共有十卷。它們的不同並非天壤之別，其實質依然一體相通。】

謹答：

平實導師註解《楞伽經》時，不參考其他祖師或是其他大德的註述，這是因為

佛法隱晦難知的法義，導師已經了然於胸的緣故。這就像是說世尊說法時，不用參考其它諸佛菩薩的論著再來說法的道理一樣；也像是說禪宗祖師們，想要啓發學人時，亦不用再參考其他祖師們的公案，即可隨緣教化弟子，是一樣的道理。因此，索達吉說：「蕭先生自己說自己不去看藏經裏面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既如此，那又是如何發現『他們所講的都不是我要的，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佛講的是什麼道理，解釋錯了。』你是憑什麼發現的？既不看也不讀，那麼除了聽別人講解以外，剩下的就只能憑藉神通了。」如此的質疑，乃是以不懂第一義諦的凡夫身，不真實了知實相真心之人，落在意識心境界的常見外道見解中，用其不如實的知見來看待證悟第一義諦菩薩的見地與證量；這就好比小學生對教授說：「教授！你的見解與我等小學生的見解不同，那麼一定是教授你錯了，我等才是正確的論述，教授你真的不懂。」如此一般的荒謬言語。

《楞伽經》是菩薩修學「無生法忍」所需依止的佛教經典，是甚深極甚深的方等種智類的佛經，不是外道與二乘聖人，或是初得「大乘無生忍」智的新學菩薩們所能夠真正了知實義的佛經，更何況是未知般若為何物的無明凡夫所能夠了知一二？世尊之所以為諸菩薩說《楞伽經》，是爲了幫忙已經了知實相般若的諸菩薩眾們得以前進修證，證入初地境界，是故開示如何修入初地境界的諸多觀行法門。平實

導師能夠如實的註解出其中的隱密法義，索達吉既然公開說「平實導師的註解有問題，何妨以自己所認爲的正確意見加以註解？讓天下人看看您的證量與註解的功力？若作不到，有何證量與正見可說呢？」

「祖師西來意」自世尊正法眼藏傳於迦葉尊者，續傳於阿難尊者，再輾轉的由達摩祖師傳入中國，迄於今日。在這漫長的二千五百多年裡，佛教的傳佈遇到了很多的艱辛時期：在印度時期，世尊示現入滅後的五百年中，佛法漸衰，證悟之人漸漸凋零謝世，住持正法之人越來越少。後來雖然有禪宗祖師馬鳴菩薩爲導正世尊正法在像法時期被後世學人誤解的過失，出而演述般若種智妙法，著述《大乘起信論》，演說一心、開出二門，宣示真實第八識如來藏，使得佛法興盛一時；然而也因爲所說種智「無生法忍」過於勝妙與深奧，學人多不能勝解妙法；加上證悟之人越來越稀少，致使馬鳴菩薩往生後，錯解佛法的情形更爲嚴重，誹謗三寶之說法者眾，眞解佛法者少。

後世乃有禪宗祖師龍樹菩薩爲教學人落於「虛妄執有，錯認意識心爲如來藏義」，落入有無兩邊，所以出而演述「中觀正教」，使得大眾學人能夠了知，法界實相心是離於兩邊：非是三界裡的生滅有爲法，非是有爲有生滅現象的意識心，也不是純無爲的、空無作用的純無漏法，故說法界實相心離於「非有」。法界實相心非是

三界外的不實妄想法，非是觀想本尊、非是雙身法四喜的虛妄境界，有其不生不滅的體性，真實存有，故說法界實相心離於「非無」，具有無漏有爲法的種種功德，因此說爲「中道實相」心。然而末法時期學人，根劣不堪受持正法，復出現了誤解龍樹菩薩中論正義的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的邪見，出現了妄執「一切法空」的誹謗三寶的言論，導致今時佛法被誤解的現象極爲嚴重。

當馬鳴菩薩與龍樹菩薩相繼出世弘揚正法期間，在佛教內，因爲學人對佛法的誤解，所以出現了「唯識」與「中觀」兩派的諍論。這是因爲當時的佛教修行人對於高深而勝妙的種智佛法已經不能領會，才會出現的現象。因爲不能會通「唯識」與「中觀」的廣狹深淺處，致使印度的佛教學人將本來一法的佛法分割爲唯識與中觀二法，因此而興起無義的諍論。可謂去聖日遙，學人道業漸衰。馬鳴菩薩時期，還能夠對學人宣講超越「無生忍」般若總相智的「無生法忍」種智，來令學人增益其所證悟明心的般若妙慧，令學人隨分隨力的修學種智；到了龍樹菩薩的時代，雖然表面上佛法大興，然而，大多數學人福慧變差，不能堪受勝妙的「無生法忍」種智，因此龍樹菩薩只傳授「中觀」——大乘無生忍——般若中觀乃大行於天下。龍樹菩薩並非不懂種智，乃是學人根器不堪授受「無生法忍」，遂少傳於天下，後來才由其弟子如來賢，在中觀廣爲弘揚後，繼之以唯識如來藏妙法弘揚之，進一步提升大眾

水平。但如來賢滅後，後繼無人，遂造成後人誤解 龍樹菩薩的「中觀」，如同現在的密宗黃教的應成派中觀一樣，以為佛說「無如來藏的蘊處界一切法空」即是中觀見，自稱為空宗；又誤會唯識為「一切法有」，謗為「有宗」。因為學人「執著實有」，更錯誤的認為：「唯識勝義有」劣於「中觀畢竟空」，所以唯識不達究竟地。」遂形成兩派教義分裂，造成千百年來的諍論，其實都是未悟者互相間的諍論。

後來，禪宗祖師 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有鑑於兩派學人乃是由於未曾真修實證的緣故，才會引發「唯識」與「中觀」的諍論，因此稟承等覺菩薩當來下生 彌勒尊佛的教導，宣揚佛法根本論的《瑜伽師地論》，來利益學人，令學人能夠開示悟入中道「無生忍」佛教正法、令學人能夠修入地上菩薩唯識「無生法忍」境界，融合唯識派中未悟凡夫與中觀派中未悟凡夫間之諍論，佛教研究者口中的瑜伽行派，就是因此而出現的。因為只要學人能夠了知無生法忍的境界，就一定能夠了知中觀中道的實相無生忍般若總相智、別相智，即能了知唯識與中觀兩者皆是佛之正教，惟是法義的廣狹深淺不同，惟是應機說法的時機不同而已，無有諍論。如此一來，佛之正法將能夠彰顯弘揚於世。

中國在唐朝初期，佛教界也遇到了如上的疑問。玄奘菩薩有感於中國境內各宗派對於佛法的解釋，往往有互相抵觸的地方，又找不到真正能夠解釋如此疑問的大

善知識，因此一心堅定、義無反顧的爲法忘軀，在皇帝不准的情況下，偷偷潛行離開大唐國境，在親身深入險境、九死一生的情況下去到印度；遇著了世親菩薩的再傳弟子戒賢菩薩，隨即歸依座下修學《瑜伽師地論》，得以會通「中觀」與「唯識」、修證「無生忍」般若與「無生法忍」種智；隨後參學諸方，大振佛法於天竺及西域諸國；後來回國又大振佛法於中國，堪稱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人，可謂前無古人。以後的各朝各代，佛法漸趨沒落，諸多禪師們已經無力傳授學人修證「無生法忍」的一切種智唯識之學，致使佛法更易遭受破壞。

如今，有大善知識住世，能夠宣演開示「無生法忍」種智，宣演《楞伽經》妙義之後，又註解成《楞伽經詳解》公開流通；繼又宣講《大乘起信論》，顯發其中的妙義，使以前常被誣蔑爲「僞論」的勝妙正論，開始廣被接受而有多人開始弘傳。臺灣佛教學人能夠有如此大的福報，亦是眾生的福德因緣感召所致，有智慧的學人，對於這種百千萬劫難遭遇的大善知識，不應該再次錯失跟隨修學佛法的機緣。如是略述佛教歷史，令學人了知「唯識」與「中觀」正法之教的真實義，爲令學人了知索達吉誤會不解佛之正法的真實義，更爲令佛之正法彰顯於世。

索達吉堪布說：「還有一點也要請問先生：你到不懂不懂藏文？如果不懂，那麼怎麼看藏地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恐怕即就是想看也不可能如願以償。」如此的

說法，則表示出索達吉並不懂佛法中「名、句、文身」的真實義；謂索達吉誤認為名、句、文身等法為實有，而妄生計著相。

《成唯識論》云：「依語聲分位差別，而假建立名、句、文身」，且依此土，說名句文，依聲假立，非謂一切。諸餘佛土，亦依光明、妙香味等，假立三故。」

名、句、文身的存在，只是爲了要表達意義，也就是說：名、句、文本身並不是真實的存有，名、句、文其實乃是依於蘊處界相而假名施設建立的現象有，目的是要讓眾生能夠表達意義來令聞者會意。在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娑婆世界裏，彼此之間的連絡溝通主要是依靠於聲塵，來傳達名、句、文的意義；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佛土都以聲蘊爲媒介來表達名句文意：謂有的佛土是以光明的變化來表達名句文意，有的佛土則以妙香味來表達名句文意，諸佛各在其國依於五蘊來假立名句文身，而傳授眾生佛法。不能因爲平實導師有隔陰之迷而在此世不懂藏文，就說他不懂佛法；是故，懂不懂得藏文，對於瞭解或不瞭解佛法，並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於：對於隱覆在名句文身之後的真實義是否有如實的理解。只要能夠證解到佛法的真實義，那麼，也就自然的能夠看懂諸多的經教，而不會迷惑於各種不同名、句、文身的表相裏，這與懂不懂藏文並無關聯。

而且更進一步的，也能夠分辨出真實法與虛妄法的不同處；也就是說，因爲能

夠瞭解到名、句、文身背後的真實義，所以能夠不被外道虛妄法所迷惑，更能夠看透外道虛妄法的落處，而本著菩薩慈悲的願力，能夠甘受無明眾生的誤解、無理的辱罵與不實的誹謗，只希望無明所罩的眾生，能夠經由詳實而清楚的真實義理的開示，能夠脫離邪見、不造惡業、改正錯誤的觀念，轉而修學正法，而得到真實出世間法的利益。平實導師何嘗不知評論密宗之後必定會招來密宗的誣蔑栽贓與無根誹謗，但爲了救諸藏密行者遠離破法大惡業，寧可犧牲自己的名聲利益，出面承擔別人所不願作的評論密宗邪淫教義的正行；正覺同修會內，上自平實導師、諸位親教師，下至諸多的師兄、師姊們，都是本著慈悲爲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行菩薩道，以救護眾生免於邪知邪見而奉獻心力，不計回報的爲令正法久住而付出心力與財力，從來不接受眾生的供養、回報；爲令學人不被西藏密宗的經典所迷惑，誤認爲密宗的經典爲佛菩薩所傳的佛法，而錯誤的加以名不符實的虛妄推崇，在不知不覺中落入破佛律儀、誹謗三寶的無間惡行中，因此努力的爲救護眾多學人免於惡報、宣揚正教、辨正密教、護持正法。

所以平實導師略讀古時未悟祖師所作而被收錄在《大正大藏經》經疏部中的《楞伽經》的註解，發覺都是依文解義，不能將佛的本意加以宣示；而且發覺所說有許多錯誤，便不再閱讀與參考了；平實導師不會有一句話說過是「閱讀藏文本的經藏

中的《楞伽經》的註疏」；索達吉若是中國人，也會寫中國字、會說中國普通話，就不應該誤會平實導師書中的語意，而誣賴平實導師所說是「閱讀藏文本的註解」；除非是外國人讀不懂中文，還情有可原，否則即是捏造事實來欺騙不曾讀過平實導師著作的人，而作無根誹謗、冤枉平實導師，這種捏造與冤枉的事，不是自稱學佛的「誠實、誠懇」的索達吉所應該有的行爲。

此外，根據古今藏地祖師所造的，藏密法王、喇嘛、上師認爲最勝妙的密續，因爲信心滿滿而加以翻譯爲中文流通的密續，包括蓮花生、阿底峽、宗喀巴、克主杰、瑪爾巴、……等人著作的密續，乃至西天的寂天、月稱等人的著作論典，已經證明他們所謂的證悟，都是落在意識心的境界中，未見有人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所以都是未實證般若實相的凡夫；截至目前，尙未曾看見有哪一位藏地祖師所著作而已被翻譯成中文的密續中，曾述及真實證悟的理證境界；乃至粗淺的初禪禪定境界的敘述，以及修證初禪的理論與行門，也都說錯或者根本就講不出來；有的人則是根本就不會、也不敢解說初禪的證境。這樣的藏地祖師，既無般若的實證，也無禪定的實證，有誰能正確的註解《楞伽經》呢？在這樣的情況下，縱使藏地祖師確實有人註解過，其實不如不讀，免得浪費了時間去讀他們所造的無意義的戲論。

索達吉堪布不能夠忍受平實導師指出其所修學密宗邪法的虛妄本質，而做出種

種不如理的辯證，希冀能夠挽回密教學人與世人對於密宗的認同。然而，大乘佛法是真實一乘佛法，是絕對不共密教鬼神虛妄言論的，也絕對不共密宗假藉雙身法的歪理而邪淫他人妻女的邪法，因此索達吉希望大乘佛法修行人認同西藏密宗法教為佛之正法，在有智慧的學人眼裡，是一無是處的。

索達吉堪布言：「藏地流通的《楞伽經》均轉譯自漢文」。理應如此，因為由歷史記錄中即已得知：西藏實在是一處世間福報稀少的地區，不僅位置處於中國地理上的邊疆，加上氣候環境惡劣，生產不易，物產不豐，人民生存困難；而且本無文明，一直到唐朝時期，文成公主將文字與禮儀帶入藏地，西藏才逐漸能夠脫離蠻荒地帶的生活方式，進入較為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藏地流通的《楞伽經》均轉譯自漢文」，理應如是。《楞伽經》有四卷本與十卷本的兩種翻譯版本，索達吉堪布也知道「它們的不同並非天壤之別，其實質依然一體相通。」又說：「藏地祖師如果對《楞伽經》作過注解的話，這些注解也絕對不可能出現在《丹珠爾》裏。因《註疏部》中收錄的皆為翻成藏文的印度諸大德所造各種論典，藏族人自己造的論疏永遠也不可能出現在藏經或《丹珠爾》裏。說藏經中有祖師對《楞伽經》的注解，這就如整天數落石女的兒子一樣毫無意義。」、「我想把有關藏文《楞伽經》的大致情況向讀者朋友們作一交代，真誠歡迎大家在因緣成熟時能深入藏經、深入藏文佛典、

深入整個藏傳佛教，真正對密法來一番親身體證，孰是孰非到時自可見出端倪。」

索達吉堪布此言完全不實，謂藏密中人從來不曾將藏密祖師對《楞伽經》的註解加以翻譯流通，索達吉怎可責人不曾讀過藏密祖師對《楞伽經》的註解？請問索達吉堪布：「您或藏密中人，何時曾將藏族人所著作的《楞伽經注解》公開給世人瞭解？肯不肯將藏族人的註解翻譯成中文流通？」如今索達吉遇佛教學人向其請示藏族人所著作的《楞伽經》註解的法義，索達吉豈能吝惜而不肯將藏族人所註解的《楞伽經》法義公諸於世，讓世人瞭解密宗所說的《楞伽經》中的法義？姑且不論藏族人有沒有註解過此經，也不論他們所著作的《楞伽經》法義是否真有過於釋迦牟尼佛所說法教之處，若索達吉若能夠如此作爲：將藏族人所著作的《楞伽經》註解的法義公諸於世，則豈非更能利益一切學人？也才是真正具格的佛教法義教授師；如果不能如此作爲，豈非效法無知孩童所爲之幼稚可笑、無理叫囂的玩笑行徑？不知索達吉是否願意將藏族人所著作的《楞伽經》法義公諸於世？吾人可以十年的長時間來靜待索達吉的正行。至於西藏密教的祖師們錯解佛法、妄說佛法，所作諸多不如實的言論，末學將會在下面篇幅與索達吉所提出的質疑一併加以舉證回應說明。

梁武帝問達摩祖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摩祖師回答：「廓然無聖。」謂達摩祖師此意是爲開示梁武帝「真心所行境界非是三界六塵內的有爲法」，因此沒有一

絲三界中聖或不聖的問題。梁武帝執著於三界有爲法中的表相法，以爲自己所做諸多護持三寶，建廟供養僧寶等累積福德的行爲，極爲殊勝，因此不能領會達摩祖師的「爲找一位不被人瞞的人」的真義。因爲不能領會實義，梁武帝因此心生不滿：你說無聖，又說我所做功德不爲殊勝，那你這個佛教的修行人又算什麼？因此反問：「對朕者誰？」達摩祖師有心爲他，爲他梁武帝種下來日善根，遂依著理上來答真心所行境界：「這個真心跟意識不同，他可不認識、亦不分別聖不聖、功不功德等等的這些有相有爲法；分別聖不聖、功不功德，那是意識的事。」

禪師辛苦的行腳參方，正爲了知生死、證悟實相真心一事。地藏禪師考問他法眼文益：「怎麼生是行腳事？」法眼禪師倒是真不知道何爲真心，所以老實回答：「不知。」地藏禪師卻是善知識，使出霹靂手段爲他法眼，道出一句「不知最親切」，幫法眼解決了生死疑問。學人若不是真知「不知」義，請勿賣弄，還是學法眼禪師未悟前的老實心行才好，如此才會有善知識的好因緣，諸佛菩薩也才會幫忙安排學人證悟的因緣，莫學梁武帝累積福德尙未具足，卻對善知識興起慢心，欲與爭勝，導致失去證悟的因緣。

振朗老實回答：「振朗不會。」石頭禪師答他振朗：「我更不會。」如是令其證悟，也是同樣的道理，學人且莫草草看之。千萬要效法古人直心虛心老實學佛，加

上信受真善知識的話語，告訴你意識心不是真心；不是就不是，當下就信受，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如此學佛才會有入處。如果像索達吉一般，不信意識是妄心，還要爲藏密祖師所主張的「意識常住不壞心」的邪見來辯護，等到善知識舉出佛語聖教根據時還不肯信受，已經不可救藥的了，豈止是慢了別人好幾拍？簡直是外道固執邪見！如果死前能夠確認意識是妄心，倒也還好！如果要等死後自己再去確認，那就堪虞了！

## 第五章 自心現量境界

《菩薩優婆塞戒經》佛云：「善男子！能說法者復有兩種：一者清淨、二不清淨；不清淨者，復有五事：一者爲利故說、二者爲報而說、三者爲勝他說、四者爲世報說、五者疑說；清淨說法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爲說、二爲增長三寶故說、三斷自他煩惱故說、四爲分別邪正故說、五爲聽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者，名曰垢穢，名爲賣法，亦名污辱，亦名錯謬，亦名失意。」

索達吉堪布言：「蕭平實說：『臺灣號稱有八九百萬佛教徒，其中有幾個證得真如總相智？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而這一百五十人統統是在我們會裏悟出來的；到目前爲止，會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讀了《悟前與悟後》悟的，……只有這麼一位，其他就沒有了。』」

答：八九百萬佛教徒中只有不到一百五十位證得所謂的「真如總相智」，這一結論到底是通過何種途徑得來的？如果說是先生自己一一調查取證、親自驗明的話，則恐怕會與現量直接相違；因他本人從未搞過如此大規模的「佛法修證程度普查」；而且此人平日裏接觸的怕都是自己會下的弟子，以他一會兒說這個是邪教、一會兒

又說那個是外道的行爲舉止來判斷，他不大可能經常與那些被自己痛斥的人物互相往來。這樣看來，他得出這一結論的唯一途徑便是依靠自己的神通。不過早在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世尊就曾開許過以神通來抉擇別人是否開悟這一做法；而且據說蕭先生本人平時一直在大張旗鼓地痛罵密宗，而密法惹怒他的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他自認爲密法祖師整天都在亂用神通。既然如此，那我們當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是一個不亂用神通的人，否則豈不是有些自相矛盾？別人也會認爲他是一個堅持雙重標準的人。

那麼這一結論到底是從何得來的呢？一個不贊同別人使用神通、同時又未做過大範圍調查的人，卻敢一下子就否定八九百萬人的修行成果，我們不禁要問了：如果沒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確切證據，這算不算是一個大妄語？這種行爲算不算是一種大誹謗？

蕭先生在他的很多著作上都署名曰「平實居士」，既是居士，那麼想來居士五戒應該是被其持守的吧。至於他在許多自撰的書上還署名叫「菩薩戒弟子某某」，我們暫且不論，單看五戒中「不妄語」這一條就已經令人替他大捏一把汗了。不妄語就得說誠實語，但你所說的實話的依據又在哪裡呢？如此看來，此人實在是把自己把自己摒除出居士之列。真正要想印證別人的開悟與否，必須自己首先開悟，而且自己

必得先經過另一位開悟者的印證才可。現在你說八九百萬人皆未證悟，言下之意即是自己早已開悟，要不然也當不了別人的裁判。那麼還是那句話：證據何在？如果沒有確切的證據，則人人都可自稱開悟，人人都可為別人印證，佛法的嚴肅性還能得到保證嗎？

我知道漢族有句俚語，叫「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不敢說這句話就是蕭先生本人的寫照，但上述絕對性的結論確實存在著任何一個智者都會感到懷疑的漏洞。最大的懷疑即在於：誰賦予了蕭平實先生任意評判別人的權利與能力？

宗門相傳：威音王前，無師自通尚可；威音王后，無師自通則名天然外道。而蕭先生給人的感覺似乎就是無師自通的，因他自己說過：「現在佛教界自從廣欽老和尚過世以後，所有的法師、居士不是落在常見就是落在斷見，你找不到真正的佛法。」既然所有的法師、居士都墮斷常兩邊，那麼恐怕也無人能當其師了，則蕭先生應屬於無師自通者之流了。但宗門早就把這種人稱之為天然外道，一個天然外道居然還要對八九百萬人妄下評語，並以開悟者自居，這無論如何都與大妄語脫不開干系。當年永嘉大師雖于天臺教下開悟，但玄朗禪師卻對其言：「無師自悟，乃天然外道。今曹溪祖在，應求印證。」於是大師就往六祖處去求取印證並終獲六祖認可，從此留下了「一宿覺」的千古美談。再看蕭先生的言行：除了對千餘年前的二祖慧可、

五祖弘忍，以及近代已過世的虛雲老和尚、廣欽老和尚等極個別人表示認可外，剩下的人只要不在其會中，就全都被他一棍子打死。如此卓然獨立的大居士確實非常罕有，因而指認他無師自通當不為過。不過，既然祖師都已對此類人下過定義，我們也就不必在他的資格問題上再廢筆墨。

不僅一下子就將幾百萬臺灣信徒全部批倒，他還將印證的範圍伸向了離自己遠隔千山萬水的藏地大德身上。他曾經說過：古今藏密四大法王及一切仁波切、活佛等均未見性，皆墮斷常二邊。又云密宗「未悟言悟，未證佛果而說已成佛（最常見的方式是互捧：我說你已成佛，我不說我已成佛；你來說我已成佛，你不說自己已成佛），這在《菩薩瓔珞本業經》中，說這種行為就是大妄語業，犯十重戒，不可悔，舍壽後必下地獄；……所以第二世的頂果欽哲絕對不是第一世頂果欽哲本人，只是另外找一個人來頂替而已。他們大妄語，犯了嚴重的律儀戒，怎麼可能再受生於人間呢？……密宗這些人用外道法來代替佛法，破壞佛法，又這樣大妄語騙人，怎麼可能逃得過因果的報應？」（見《甘露法雨》第74頁。）

表面看來，這番話的確慷慨激昂、針砭大膽，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這一大堆極盡批判之能事的文字裏，沒有一個觀點、罪狀有充足的可以端上臺面來的證據。沒有證據的說法似乎才應該叫作大妄語；未證言證之人似乎才必墮地獄無疑。

蕭先生的證悟與否，我們無從得知，好像也沒有哪一位公認的大德來爲他印證；不過密宗祖師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真實證悟的密宗大德基本都有其不共的授記，並有有目共睹的弘法事業、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著作以及圓寂時的種種瑞相等可供眾人驗明他們修證水平的「證據」。作爲一個信仰藏傳佛教的出家人，坦白地說，我至今尚未在密宗典籍或現實生活中發現蕭先生揭露出的有關密法祖師互相吹捧、指鹿爲馬等醜惡伎倆的實施證明，倒是無意中在他本人與同道者互通有無的文字往來中找到了下面的一些讓人頓生疑惑的詞句：

《平實書箋》有一篇許大至的序，內中說道：「專心學佛，一意參禪，破參後深入經藏。」《宗通與說通》中還有張果圓的這段話：「平實先生自一九九零年破參親證實相迄今十載，以其親證如來藏之功德勤修三昧，深入三藏十二部經，對於大藏經所顯真實義理具足了知，迺至微細淆訛之法義，亦圓滿證悟無礙，智慧之深妙令人歎爲觀止。」而作爲印證自己會下一百五十人開悟的導師，他在《無相念佛》中則對其弟子如是評價道：「此四人至今皆仍悟境不退，隨時隨地明見自己本具之佛性。」又于其書《續貂三記》雲：「本書排版之後，二校之時，付梓之前，續有三人因參話頭而悟入，一人因無相念佛而自得心開。」……

我不是一個聰明人，看不出這些文字背後的深刻含義，只是單從表面看來，這

些互相讚美之舉倒有些像蕭先生羅列出的只有密宗大德才慣用的行爲方式。批判物件的毛病怎麼全都跑到批判者的身上來了？這到底是誰在批判誰？這樣的批判還有價值與可信度可言嗎？恐怕自相矛盾的話也得算是一種妄語，這種不符合事實真相的妄語所導致的誹謗之過，不知這些互相唱和者知不知道？嚴肅的佛法修證層次之認定，居然淪落爲古代某些酸文人間你唱我和般的互贊互捧的境地，這到底是誰發明的印證思路？如果真如評論所云此人確實深入過三藏十二部的話，那就請在大藏經裏找一個佛陀開許這種自己印證自己、然後又互相印證的先例吧。

我們已經提到過，引起先生反感密法的還有一點原因，即他認爲密法神神道道、妖孽迭出，所謂的高僧大德各個貪心不止、智慧粗淺，除了用一點小氣功、小神通妖言惑眾以外，真可謂一無是處。對他的這些評點我們暫且擱置一邊，只想列舉一點他自己的言論。白紙黑字面前，是非曲直我想應該一覽無遺了吧。

他自謂道：「過去世我也在密宗覺囊派待過一兩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見《邪見與佛法》第8頁。）又云：「大慧宗杲轉生至於二十世紀末仍無神通。」（見《宗通與說通》第19頁。）……

至於密宗的神通不想在這裏多談，其不可思議之境界豈是言語文字所能形容！只想請先生回答幾個問題以釋群疑：先生此處所現的這些神通到底是太妄語還是誠

實語？如果別宗不能亂顯神通的話，誰又開許平實先生本人公開示現「神跡」？其所謂的覺囊派一派之主云云，誰又給予過印證？

有時很是替蕭先生感到擔心，這樣大範圍、絕對地否定一切藏密修行入、否定一切非自己同會中的天下佛教徒、除極個別自己心儀的大德以外否定一切古往今來早有定論的大成就者，如此行事的果報，作為凡夫我連想都不敢想。好在蕭先生本人也知道謗法、謗僧的過失，他曾利用自己的神通觀察了前世的因緣，並感慨道：「在無量世前，我曾對一位真正證悟的善知識輕謗一句話，捨壽後就受生於畜生道，變成一隻老鼠了，果報真是厲害；好在我的福德修得很多，又知道懺悔，發願永不復作誹謗真善知識的事，才又回到人間。……從此以後，若沒有證據，絕對不敢再輕易評論任何善知識。……」（見《甘露法雨》第75、76頁。）

這真令人感到奇怪！一個人的所言所行所思怎麼瞬間就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向、轉變？剛剛還在說以後再也不敢輕易誹謗了，結果掉轉頭來又開始四處攻擊。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曾親口說過，對普通人的言行舉止及心相續都不可輕易揣測，更不能妄加評議。既如此，誰又讓一個佛教徒整日以判定別人是否是大善知識、真善知識為己任呢？自己已經知道自己由於謗善知識而投生為一隻老鼠，這還只是輕謗一位善知識的果報。如今怎麼這麼健忘地一下就把成百上千人統統誹謗了呢？紅口白牙在說

「若沒有證據，絕對不敢再輕易評論任何善知識。」，怎麼在拿不出任何教證理證的情況下就又開始違犯自己的誓言了呢？說到證據，除了教證理證，難道還有別的證據不成？教證理證以外的所謂神通、判斷、印證，很有可能皆是妄語邪說。

你的證據在哪裡？如果無量世前因輕謗而墮落為一隻小老鼠的話，那麼現在的「重謗」會不會引人投胎為一隻大旁生？若真出現這樣的現象，那就太可怕了。到時互相印證的那些人不知能否自保其身？如自顧不暇，則誰又肯、又能解救這個大旁生呢？想來先生的年齡也不輕了，該為自己的後世考慮考慮了。

《百業經》中記載了這麼一個公案：往昔人天導師、如來正等覺無失心如來出世時，王宮裏有位三藏法師為王宮內外的臣民恭敬供養承侍，衣食藥物非常富足。其後，一位羅漢比丘帶領五百個眷屬安住于王宮外。此羅漢比丘相貌莊嚴，又具聖者之德行，很多人漸漸都對他生起了極大的信心，並開始日漸對其多方供養承侍。此時，王宮裏那位法師則為失去昔日的名聞利養而苦惱不已，他便想損害羅漢比丘的聲譽以圖自利。於是他開始在很多人面前對那位比丘做無因誹謗：「那個法師早已破了根本戒，他行持的不是佛法，是外道，宣講的全是邪知邪見。你們千萬別依止他，恭敬供養他沒有任何實際利益……」聽到這些話後，有些人居然毫無理由地就信以為真，他們從此以後便不再恭敬羅漢比丘了。此比丘當然知道原因所在，他於

是決定離開此地以免那人繼續無因誹謗從而造作更多的惡業。……最終的結局是：誹謗羅漢比丘的法師死後直墮無間地獄，其身長幾由旬，眾多獄卒拖出它的舌頭鋪在燃燒得通紅的銅板大地上，並死死釘住，許多農夫驅牛耕犁。有時火焰熾燃，整個舌頭與身體被一團火燃燒殆盡，過了一會兒又復原如初；又有許多農夫在舌頭上耕地，耕牛與農夫的腳在踏下去再抬起來的每一步中，都有一種兵器會翻出來把舌頭割成一塊塊的碎肉……

不用再描述這可怕的情景了，不相信因果的人無論嘴上說得有多好聽，實際行為當中依然會把因緣果報當成兒戲；相信因果的人自會管好自己身口意。

釋迦牟尼佛曾經說過，未來他會化現成具有法相的善知識利益眾生，這些善知識即與他本人無二無別，完全是他本人的真實化身。可能蕭先生也是一位善知識，這一點我既不敢否認也不敢輕易承認。但有一點則很清楚，即世尊從未授記過末法時代只會有蕭平實一個善知識。那麼一下子就把那麼多人推向外道、邪師的領地，這些人當中如果有真正的善知識存世，則這種做法是不是等於公開誹謗釋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懇請諸位，包括蕭先生再三深思《殊勝等持經》中的這幾句話：「善男子，末法之時，我化現為善知識宣說此等持法門。是故善知識乃汝之本師，乃至菩提果之間當依止且恭敬承侍。永嘉大師也說過：「粉身碎骨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印光大師則云：「佛法之利益從恭敬心中得。」我們不恭敬就已經是千錯萬錯，若再誹謗善知識，則個人前途恐怕真就黯淡無光了。

蕭先生還說：「會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讀了《悟前與悟後》開悟的。」這句話同樣讓人大感疑惑：如果是一位具足法相的善知識，他的著作、言論當然會有殊勝的加持力；但細心的讀者在你的著作中幾乎發現不了任何與所評論物件有關的切實、理解得當、未錯解經論原意的教證與理證，這又有些不具善知識的法相。如此一來，《悟前與悟後》等著作能否作為別人開悟的印證、鑒別乃至加持物，就是一個讓人吃不准的問題。

他又云：「我讀了不少古今的文獻，這個道理沒有人講過，今天告訴諸位了。（作者補注：後來于龍樹菩薩《十二門論》中找到依據。）」（見《邪見與佛法》第31頁。）又於該書在講述無想定和睡眠無夢的區別時講道：「我所讀過的中國祖師文獻中，只有玄奘與窺基師徒在《成唯識論》中講過，可是如今已無人讀得懂，因為沒有禪定證量故。」

看了這段論述，不明真相之人可能會以為這個人的學問實在了不得，居然可以把龍樹菩薩、玄奘大師等人拉來給自己當配角，那這個主角該是何等的風光與了得！其實還是永嘉大師說得一針見血：「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既然他把

大師當成配角，那我們就當這個人是在演戲吧。

《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如來是這樣，每一個欲求佛果之佛子想來也應當把這一境界當成自己菩提道上、乃至終獲佛果之間，必須高懸在心間的一個目標！如果這是一個共識，那我們就可以說：每一個修行人最好還是管好我自己的嘴巴，因在未達到如來境界之前，我們尚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實語、如語，那就還是少點妄說空談為妙。

蕭平實說：「而彼教授空性法之諸善知識，有親證空性如來藏者，有未證空性如來藏者；已證之人得入中道，未證之人不離斷常。彼藏密中之應成派中觀學者，悉皆未證空性如來藏；彼等否定有阿賴耶識，破斥如來藏之後，墮於斷滅論中；恐人譏彼為斷滅論者，遂執取無妄想之靈知心（意識）以為不生滅心，因此復墮常見外道法中；密宗月稱菩薩之《入中論》、寂天菩薩之《入菩薩行論》，悉皆如是，皆非真實證空性者，佛子若從彼諸應成派中觀師受學者，皆必墮於常見論之斷滅法中而以為證聖，大妄語成，殊可憐憫。」

答：在此世界上，如果有人對月稱菩薩、寂天菩薩生起悲心，認為此二聖者皆未證悟了達佛法本義，而自己的見修行果則已遠遠超越了他們，若真有這樣的大德存世，則我們理應對之表達自己的恭敬。不過坦白地說，這種人即便不是永無存在

之可能，要想應世恐怕也得頗費周章。

眾所周知，一個佛教徒要想立身處世，主要應依靠講、辯、著這三樣，除此以外，當然還應具備一定的戒、定、慧及聞、思、修之基礎，否則他也不可能如理如法地進行講辯著等活動。這其中，辯論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遣除懷疑、增上定解的手段，但惡口謾罵似的「辯論」則毫無疑問不在正常且具有極大功德的真正辯論之列。愚者自以為是的「指點江山」，其實質與鄉野潑婦的跳腳撒潑並無本質區別，二者根本不可能帶來問題的實質性解決。因此，我再次祈請所有欲行辯論之佛教徒，請務必拿出足夠的教證理證來，如此方可以互相溝通，共同提高。否則，一切的你喊我叫只能讓人感到滑稽可笑、愚昧可歎。

我們應該記住一點，即不管我們在造作何業時，自己都應當為自己身、口、意之全部所行、所言、所思負起一切責任。這一點也正是佛陀所教導我們的：自己是自己的怙主。正像契經中說的那樣：「我自為依怙，更有誰為依，由善調伏我，智者得升天。」因此，如果管不好自己的身口意，任意妄為，肆意胡說，那麼別說升天無望，直墮惡趣時，倒有可能快如閃電呢。那時是應該對別人悲心呢，還是好好可憐可憐自己？故經中又云：「應善調伏心，心調能引樂。」要不然的話，自己連自身的心相續都未曾調伏，還要整日氣急敗壞地詛咒、評判別人，那樣又何能達到心

境的快樂呢？」

謹答：

平實導師當年說：「目前臺灣證得真如總相智者，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而這一百五十人統統是在我們會裏悟出來的；到目前為止，會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讀了《悟前與悟後》悟的，……只有這麼一位，其他就沒有了。」這是如實語，因為導師說這句話的當時，真實的情況確實是這樣；如今隨著歲月的推進，正覺同修會中的佛門獅子自然是越來越多，也必定會有更多的人，因為讀了導師的書籍，建立正知見以後，自己參究而悟出來的。正覺同修會在群雄環伺的強大壓力下，敢公然標榜自己所傳的佛法是目前唯一的、真實的第一義諦佛法，不畏諸方大法師、大居士強權的打壓，因此，所傳授的法義，就一定符合釋迦牟尼佛所傳教的三乘一乘佛之正法。若不如是，則要承受誹謗三寶之無間地獄重罪，也將會立即遭受諸方強權公開的打壓，而不是像現在暗中的聯合打壓；這是同修會導師、親教師、義工幹部，及諸同修師兄師姐們都具有的共識。

既然本會法義完全同於佛之正法，完全符合聖教量，也完全符合宇宙中一切法界的真相，因此，若有法義與我等所傳授的佛法有出入而又妄說為佛之正法，因此

而抵制本會正法者，我等自然會認為對方所說法義為非佛法，當然會認定對方乃是造作破法的行爲。既然要荷擔如來家業，自然就要勇於任事，負擔起摧邪顯正、救護眾生回歸正法的菩薩正行，在法義上自然就要視破法者如怨敵（此說純粹針對實相法義上來說，不針對說法者的身口意行），這是一切的佛弟子們所應該要自動自發戮力而行的，豈還須要「誰賦予了任意評判別人的權利與能力」？因為這也是佛在諸經中所明文記載、交付給所有佛弟子們的任務，經中早已如是交待。

平實導師當時說：「這一百五十人統統是在我們會裏悟出來的。」是因為當時大陸與台灣乃至全球，在同修會以外的其他修行佛法團體，從他們所印行的弘法書籍，從他們在有線電視台上所作的演說中，從他們所認同的「佛法」是西藏密宗的邪淫法門上，從他們所認同的意識心境界的法義上來看，從他們還沒有斷除我見的事實上來看，實際上都沒有觸及釋迦牟尼佛所傳教的第一義諦法體——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因此，除了正覺同修會以外，既然沒有任何人能說出如來藏的實證境界，沒有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的人，那麼導師所做的論述乃是如實語，沒有絲毫過失。

真正實證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的人，如錐處囊，最後終究難以隱藏而不被人發現，終究會被有智慧的人所發覺，終究會有護法龍天推出於世間以利人天；但是到目前為止，在同修會以外仍未看到有如是人，所以導師當年所說者，真是如實語。

縱使未來有人可以自參自悟，那也是在導師的著作出版之後，私下讀了導師的著作而調整知見以後，才能自參自悟；所以導師當年說那句話，也還是沒有過失。索達吉卻拿平實導師所做的正確論述來作文章，事實上是在主張：「菩薩不應摧邪顯正、不應該彰顯法義，應當認同西藏密宗違背釋迦牟尼佛正法的密教貪淫法義才對。」然而所有認同正法者，絕對不會同意索達吉如是言論。

索達吉堪布云：「蕭先生應屬於無師自通者之流了。但宗門早就把這種人稱之為天然外道，一個天然外道居然還要對八九百萬人妄下評語，並以開悟者自居，這無論如何都與大妄語脫不開干係。」觀其所引：「宗門相傳：威音王前，無師自通尚可；威音王后，無師自通則名天然外道。」如是一語就已經證明「無師自通尚可」了，因為威音王前是無始，威音王之後亦是無終，因為如果有始有終，有自他相、有境界相，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那就成爲生滅法的意識境界了，那才是真正地成爲天然外道；威音王的真實義，索達吉根本就不懂，如今卻拿來大作文章，引喻失當，不倫不類，更加顯示他的無知。

在正法仍然存在的時候，一切證悟者都是依佛所遺法、所遺經教而修行的，沒有人能自外於此；所以，一切無師自通的證悟者都是經由佛的經典來印證；現在藏密卻離於佛經真義，而自己發明成佛的理論，自己發明成佛的法門，將外道追求淫

樂的世間邪淫技巧與境界，當作佛教正法來弘傳，並且將這種世間最下賤的、不顧人常五倫的邪淫境界，當作是比顯教清淨法更高的修行境界法門，顛倒極了！天然外道因為離於真心外，於真心之外追求實相法，錯把分別境界相的意識認為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無相實相的真心，誤認意識是「無師自通」本自存在的實相，不知意識是以「實相真心第八識」為師，不知意識是有師之心，是真心阿賴耶識的所生法，有生法的意識心誤認作天然無生之心，所以才名「天然外道」；所以實際上，天然外道正是索達吉自己，因為他認為有生的意識心是本來就有、天然而有的常住法。但是威音王後無師自通者名天然外道，請問索達吉：「現在是威音王後嗎？釋迦世尊證悟及說法是不是在威音王後？」此句真實無相佛法義旨，索達吉堪布自己讀不懂，透不過密意，死在句下，自己落在天然外道境界中，卻拿自己不如實的見解來無根誹謗他人，實在不是聰明的作法。

另一方面，就事相上來說：菩薩修學佛法，未離胎昧之前，會有隔陰之迷的現象出現，不論是在教證上或者是在理證上，皆是如此示現。然而，仍然有不畏生死苦厄的菩薩為憐憫眾生的緣故，為求無上佛道故，不畏胎昧之苦而乘願再來。因為世世串習的緣故，除了往世的第一次證悟以外，以後世世皆有自己證悟的能力，差別只在於所需因緣成不成熟。是故近代從福建移居台灣的廣欽老和尚在年輕時即已

緣熟，自然心開，花開見佛而悟無生。又如索達吉所舉示的古時禪宗祖師永嘉禪師，閱《維摩詰經》時，即已明悟本心，不待他人印證或引導而自己悟入；又如南陽慧忠國師，更是自己發明心地，化育一方，更成爲唐朝皇帝國師，古時的丹霞天然禪師亦是自己發明心地的，是故馬祖禪師稱其爲：「我子天然。」如此諸事皆記載於禪宗語錄中，難道索達吉還要誣說這些自參自悟的禪師都是天然外道乎？印證之事，只是藉過來人加以確認和檢查罷了，絕不因爲未受印證，就可以說永嘉、慧忠、天然……等人未悟；絕不可因爲他們尚未受印證，就說他們是天然外道。而且，他們也還是可以藉著經典來自我印證，間接的受到佛的印證。如經所說，後世正法將滅時，月光菩薩受生於人間住持最後五十二年正法，當時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在月光菩薩之前證悟般若而出世弘法，請問：「未來月光菩薩在人間證悟而沒有人能爲他印證時，月光菩薩是否即是天然外道？」索達吉敢出面評斷已悟的善知識，想必自認是「大師」！就請大師對此問題公開的辨正、辨正吧！

反觀密教祖師皆說自己是世世轉生的大修行人、大法王，如達賴喇嘛、大寶法王等人，既是法王、活佛的身分，又是世世串習修學佛法，應當世世皆是證悟者，世世證悟進修轉生而來到此世，證悟多年以後，證量應當比過去世更高，所說法義也應當更廣更妙，爲何他們此世所說的佛法會處處違背佛所說的經教正義呢？爲何

會不斷的一世又一世的落在意識常見境界中呢？顯宗佛法的教義，在無知卻又自認為證量極高的藏密法王、上師、活佛眼裡，不都認為只是最簡單、最基礎的佛法而已嗎？那麼為何你們竟會讀不懂顯教中的佛經呢？為何會處處錯解顯教中的佛經呢？故知：如果修行人不以真實的佛經佛語為師，才會讓自己變成所謂的「自意」。「自師」的天然外道，這正是當今藏密上師、法王、活佛、歷代達賴喇嘛的寫照。觀乎平實導師所說法義，則皆是符合顯教諸經中的佛意，也符合密教部的《楞嚴經》如來藏的正教，云何索達吉敢指責平實導師是天然外道？索達吉難道真的大膽到敢於指稱佛在佛經裏所說的法義是錯誤的嗎？故知索達吉錯會佛意，落於虛妄自意境界的「建立相」中，屬於「心外求法」者，誠可憐憫。

索達吉堪布不能了知「神通境界」與「自心現量」的差別，卻拿平實導師開示自心現量境界中所見「轉生於密宗覺囊派當一派之主，傳授真正佛法」的事跡，與「無量世前所做誹謗善知識而轉生於畜生道，成爲一隻老鼠」的事情來作文章，妄認爲導師言行不一致，而大膽的說：「這真令人感到奇怪！一個人的所言所行所思怎麼瞬間就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轉向、轉變？剛剛還在說以後再也不敢輕易誹謗了，結果掉轉頭來又開始四處攻擊。」然而事實是：平實導師會願意說出自心現量境界，會自曝往世之短而不顧自己的面子，是爲了要攝受修道因緣福德資糧信力尙未具足

的學人，讓他們能夠安心、安住下來修學正法，並且希望學人在修學佛法的道路上，務必要小心謹慎，不要犯下謬謗善知識、誹謗三寶的事情，也正是考慮到索達吉這種不能於正法生忍的人，正是想要救護索達吉這種人。那麼導師既然已經宣說了果報的可怖，接著就應當要告訴學人哪一些事是不可以做的，這樣的次第，亦符合世尊說法所採取的五明順序，即是爲人悉檀，斯有何過？要勞煩索達吉來作文章呢？返觀索達吉，既不能知往世的學法因緣，又不能斷除我見、常見，落在意識心境界上，又專在表相的有爲法上用心，而不肯真正的運用方便善巧在第一義諦上用心，不肯全心全力的修學第一義諦佛法的本質，真正是：誠可憐憫。

索達吉堪布的要求：「這種不符合事實真相的妄語所導致的誹謗之過，不知這些互相唱和者知不知道？嚴肅的佛法修證層次之認定，居然淪落爲古代某些酸文人之間你唱我和般的互讚互捧的境地，這到底是誰發明的印證思路？如果真如評論所云：此人確實深入過三藏十二部的話，那就請在大藏經裏找一個佛陀開許這種自己印證自己、然後又互相印證的先例吧。」然而密教祖師和索達吉一千人，才正是自己印證自己而又互相吹捧的人！從密教當代所印行流通的書籍中，那些轉世「法王、活佛」等凡夫互相吹捧的事，修行已久的顯密學人，都是耳熟能詳的；索達吉自己不檢討密教自己常犯的過失，卻反而用自己所最常犯的過失，來責備不犯這種過失

的顯教祖師，難免令人不恥。

佛的應化身出世於二千多年前的印度時，即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言：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此非經中所載 世尊自我印證的言語事實根據嗎？難道還要 威音王佛來印證嗎？此非佛陀開示於天下佛子們的言教嗎？難道索達吉不懂語言文字所顯之義嗎？在《阿彌陀經》裏，釋迦牟尼佛開示如是語：

「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

此非佛語乎？此非證明 威音王佛之後有人自參自悟而非天然外道乎？故知索達吉實在是大大膽了、太武斷了、太自信、太無知了，迷信未悟祖師所說「無師自悟即是天然外道」的話，而不信經中所載諸佛菩薩可以自參自悟的佛語，才會導致佛門中人出面明白指出其嚴重誹謗法寶的事實，遭逢自取其辱的果報；然而此種自

取其辱的果報尙屬小事，其所造作誹謗方廣正法的重罪，才真正是不可、也不能承受的果報，誠可憐憫；若死前不公開而且殷重的懺悔，並且立即轉變、預留一些時日，以身口意行而極力護持正法，將來如何能夠承受呢？

索達吉堪布又云：「誰又開許平實先生本人公開示現『神跡』？其所謂的覺囊派一派之主云云，誰又給予過印證？」其實，自心現量境界，非不可對人說，只是要觀時節因緣，因為神通力不是佛法的重點所在。而且，追求神通境界，最易為鬼神所查覺，就難免要與鬼神打交道，因此就難免會產生出許多的恩恩怨怨。鬼神要求你幫他辦事，你幫不幫他辦呢？幫，則一而再、再而三，難有完了時；不幫，如果自己的神通力不足以降服鬼神，就得被鬼神所降服，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聰明之人，自然不履險境，當然不會故意示現神通。導師之所以公開說明往世受生於密教中，潛伏弘傳正法，想要在藏密中從根本改變密教的邪知邪見，如是忍辱負重的弘傳佛教正法的苦行，乃是要告訴學人，西藏的密教所傳的法教根本不是佛法，希望西藏及中國地區的所有學人遠離密宗的毒害。又因為以前西藏諸人的世間因緣福報太差，與正法因緣較淺薄，所以才會導致外道邪法橫行，假借正法之名而實際傳授外道的虛偽邪淫之法來毀壞佛法，導致末法時期重蹈印度古時覆轍，使得以前的西藏佛教學人因而沒有機會修學佛教正法的果報。所幸現在有些藏人已經發起正知正

見，修習正法，其福德也因行善及認清邪法而在日漸增加中，未來必有真悟大乘菩提的因緣。

另外，說到印證一事，前已說明自心現量、世世串習、自證自覺的現象，此處略過，不再贅言；倒是對於密教的轉世理論應當探究，筆者覺得密教學人所編造的達賴喇嘛轉世、大寶法王轉世、……的轉世理論，姑不論其轉世諸人所傳法義不符合佛經法義一事，單就其選擇轉世諸人的過程來說：密教選擇轉世靈童的過程看似嚴謹，從他們尋找開始、接著集合所找到的所謂靈童、然後再讓他們選擇法器，最後抽籤確定人選的現象上看來，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仔細，倒是很像連續劇的劇情，蠻有說服力的；不過大家都知道，那都是假的，只有看戲的傻子才會跟著哭、跟著笑，才會認為那是真的。真應了有世間智慧的老人那一句話：「戲台上有這樣的戲，戲台下就有這樣的事。」

爲什麼說密教中，如此的轉生制度不如實呢？那是因爲整個選取制度，都不曾見到關於發明心地、佛教法義、自心現量的辨認制度與方法。全部都只是圍繞在七轉識上，在分別名相的世間器物上著眼，不見有真實的如理作意方面的佛法，都沒有如《楞嚴經》中，佛所開示的儀式軌範、自心得見現量境界、真實面見世尊，或聽聞教導妙義一類的相似勝義法教。只是專門在事相上轉來轉去，或是得自鬼神假

冒佛菩薩名義所說的邪淫的雙身法邪謬教理。因此說密教內所謂的轉世制度，根本就是虛有其表，乃是因為機遇率而必然選中其中一人而已，實質上並不見得所選中的靈童就真的是上一世的某一法王；在實質上，於內於外都無實義，既不能自利也不能利他，只能矇騙懵然無知、福德不夠的初機學人與世間人，信受其荒謬無實的言論。對於不受表象所迷惑的佛教學人及證悟者而言，彼諸密宗學人所做的這些所謂的「尋找轉世靈童的儀軌」，根本就是不如理作意的虛妄想像所建立的邪見罷了。

密教學人每每在著作裡，或是開示中，大力吹噓蓮花生、月稱、寂天、宗喀巴等人，說這些密教祖師的證量有多高、極高，甚至有吹捧蓮花生證量早已高過佛的荒謬言論流世；更多的是現代的密宗上師互相吹捧，互相吹捧為法王、大菩薩；達賴喇嘛更以觀世音菩薩的身分自居，具載於台灣所流通的極多的書中，這是台灣佛門中大部分的顯密學人所熟知的事，根本用不著再作任何舉證，云何索達吉敢公然說謊的欺瞞大眾：「我至今尚未在密宗典籍或現實生活中發現蕭先生揭露出的有關密法祖師互相吹捧、指鹿為馬等醜惡伎倆的實施證明」。難道說，索達吉根本不曾讀過自宗密教典籍？或是不曾讀過當代密宗上師的著作？那可真是孤陋寡聞了！或是根本不曾聽取上師開示說明的密宗前人不實的證量境界？或是根本不曾讀過密教祖師互相吹捧的不實言論的大量著作？況且，蓮花生、月稱、寂天、宗喀巴等人所說法

義，根本上就是具足常見與斷見的外道法，云何索達吉會認為這些人是佛教的大修行人呢？如此因為身在密教，就曲意掩護藏密的正道見，實非有智之人。

又如義雲高假借釋性圓、釋性海名義，於台灣各大報紙刊登廣告，於文中誹謗平實導師所說法義，妄謗「無常來時意識必滅之說法」為邪說，而妄說：「實則是，意識隨業所轉，無有滅時，無常來時意識轉入中陰，中陰階段後又轉入輪迴，意識是不會滅的！正因為如此才有凡夫眾生輪迴世界之諸苦，隨識帶業來世受報。只有佛菩薩才不著意識，不隨識所遷流。」同於索達吉的說法，完全無異；如此的言論，正是違背佛說開示「放捨十八界」的真意，違背佛說「意、法為緣生意識」的「意識有生、無常、可滅、必滅」的聖教，違背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的聖教，公然反對佛所說「意識是生滅法」的聖教；也背離《般若心經》「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等經句，因為意識存在的時候，必定有眼耳……等，必定有色聲……等，根本和實相心無眼耳、無色聲等的涅槃境界完全不符。如是邪見，更為禪宗祖師所訶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索達吉竟然會認同這種落在意識境界中的常見外道法的密教邪見，顯然仍未脫離常見外道見，仍是凡夫，竟然敢以這種常見的見道，來誹謗真參實修的證悟者。

索達吉是名聞中國大陸的密宗當代大師，卻連我見都未斷，卻連「意識是生滅

法」的事實都弄不清楚，還會在文中認同、支持義雲高的意識境界常見外道法；由此顯現出密教學人在經過了千多年來修學佛法的結果，竟然是一事無成、唐捐其功。追究其原因，實在是，諸密教學人被其祖師前輩上師等人瞞騙已久，被密宗祖師後來所造的誇大言辭的著作所欺騙，跟著人云亦云，以致不能夠分辨正邪、清楚是非，由於錯亂修學的緣故，所以就跟著密宗錯悟的祖師們一樣的索隱行怪，最後終至必在外道性力派法教的邪淫事相上亂修，所以行徑荒誕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密教的氣脈、明點、觀想等法的修行，都是在為最後密灌所修的雙身法而作準備，所以在最後還是要修學雙身法的，還是要和異性上師上床合修的，除非不想修學密教中的「無上大法」。如今索達吉個人不但不知密教自身的邪謬，更造下誹謗法寶的大罪過，實在說來，他也是密宗邪見的受害者，值得憐憫。

索達吉堪布在前面說：「在看過這本《楞伽經詳解》之後，巨大的失落感卻讓我不得不對蕭先生的膽識與學識之間的距離表示懷疑。也許是我水平有限，也許是我個人的偏見，不過在此書中，別說前無古人之見解難以尋覓，我倒是覺得他連佛陀的本意都未能理解。充斥全書的是隨處可見的謗法之語。」說完後心中存著疑懼，所以又改口說：「可能蕭先生也是一位善知識，這一點我既不敢否認。」卻又不願接受，所以又說：「也不敢輕易承認。」接著卻又說：「但細心的讀者在你的著作中幾

乎發現不了任何與所評論物件有關的切實、理解得當、未錯解經論原意的教證與理證」，以如此反反覆覆、自相矛盾的言論來評論平實導師，筆者不禁懷疑索達吉的意識是否尚屬清醒？對自己的話是否有堅決的信心？更要借用索達吉自己的話語來回贈他：「佛法之利益從恭敬心中得，『我们不恭敬就已經是千錯萬錯，若再誹謗善知識，則個人前途恐怕真就黯淡無光了』」、「一個佛教徒要想立身處世，主要應依靠講、辯、著這三樣，除此以外，當然還應具備一定的戒、定、慧及聞、思、修之基礎，否則他也不可能如理如法地進行講辯著等活動。這其中，辯論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遣除懷疑、增上定解的手段，但惡口謾罵似的『辯論』則毫無疑問不在正常且具有極大功德的真正辯論之列。愚者自以為是的『指點江山』，其實質與鄉野潑婦的跳腳撒潑並無本質區別」、「修行人最好還是管好我自己的嘴巴，因在未達到如來境界之前，我們尚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實語、如語，那就還是少點妄說空談為妙。」否則，如索達吉一般完全不解真實空性，又勸誘無知學人修學邪淫貪淫的密教，引諸佛子從彼諸密教各宗派上師受學，學之、修之日久，有朝一日，師徒雙方皆必墮於常見論之斷滅法中而誤以為證聖，師徒皆必同行邪淫之事而犯不可懺悔的地獄重戒，師徒皆必同造大妄語業，招得未來無量世的尤重純苦的長劫重報，殊可憐憫。

世尊當然「從未授記過末法時代只會有蕭平實一個善知識」，而且說末法最後的

五十二年仍然會有七地證量的月光菩薩出現在人間。然而，末法時代是只有現在這段時間嗎？索達吉說這話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的話中有大過失？而平實導師也不會說過同樣的話，只說當時那個時間，在正覺同修會以外，沒有別的大師居士開悟，不是說末法時代的過去數百年間沒有人開悟，也不是說末法時代的未來將不會有人開悟，也不是說話以後的數年、數十年間不會有人開悟；索達吉怎可用導師所未曾說過的話來栽贓而批判？導師也不是說現在沒有真正的善知識，舉凡不是未悟謂悟、不是如密宗上師一樣的自稱爲佛的人，不依密宗邪見害人跟著破法、害人而跟著破戒貪淫的法師與居士，不都是真正的善知識嗎？善知識有許多的等級差別，索達吉您知道嗎？

而且，授記有二種：公開授記與秘密授記，細說則有四種。不知道索達吉堪布您了知這兩者的差別嗎？只要學人證悟般若，入位不退地，乃至行不退、念不退，世尊即會予以學人授記。然而，諸多學人的學佛進度過程因緣差別，不可等同而觀，因此佛爲真實利益弟子故，予以弟子的授記遂有二種。公開授記的方式，世尊於《法華經》中，有明確的示現；然而秘密授記，則只有諸佛世尊了知，爲善護菩薩故而不令其人自知；也有是令被授記者自知，而告誡不許說出者，是故爲秘密授記。然而索達吉顯然不知這個事實。

索達吉堪布因爲平實導師破斥他所弘揚的密教雙身法與錯誤的中觀見，所以不肯承認平實導師爲佛門善知識，而說出：「《悟前與悟後》等著作能否作爲別人開悟的印證、鑒別乃至加持物，就是一個讓人吃不准的問題。」他會說出這樣的言論，很顯然的，索達吉並沒有做到三歸依：一、自歸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二、自歸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三、自歸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此謂索達吉沒有深入經藏的緣故，所以其不能了知平實導師的所有法義皆是符合世尊所垂示於學人的正法遺教。平實導師也一再的表示，所有的法義一定是遵奉佛陀的教化，絕對不能有自己私自的不實演述，不能自己「自師」的演述佛法。

導師所傳授的佛法，當年世尊都已經講過了，經中例例可考，書中歷歷可證，絕對不是自己所創造發明的新說。當然之理，菩薩修行未至佛地，說法時難免偶而會有微小錯失，連等覺菩薩都不能避免這種極小的過失；但是重要的關鍵點在於佛法的真髓，也就是說，對於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不生不滅的體性與第六意識的有爲分別生滅的體性的法義演述，必須是絕對正確的；何況您索達吉密教法王、上師，根本不會、也沒有能力察覺導師的著作中有任何過失。而且，導師絕不覆藏已往說法時偶然所犯的過失，如果有說法不甚如理的地方，導師於隨後的場合，都會以口

頭更正，甚至於常以文字在出版品上進行公開性的修正。如此絕不覆藏己過而具有大慈悲大願力的菩薩行徑，足為當代後世的人天所敬仰者，索達吉卻因為自己不識佛法的真義，復又不曾深入經藏加以分辨正邪，因此導致自己無法體解大道，發不出實義菩提的無上心，來做真正摧邪顯正的工作；發不出實義菩提智慧來將密教虛妄邪淫的鬼神信仰崇拜的本質公諸於世，卻反而顛倒的進行計畫，想要破壞正法的弘傳，造作荒謬的《破除邪說論》，以種種邪說，誣蔑別人的正法為邪說，思欲毀壞正教之法，何其無知與無明？又何其顛倒？他不知道自己正是《邪說論》的創造者，卻誣責別人的正法是邪法，想要破除別人的正法。您不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道理嗎？索達吉如是行徑，不曾體解大道、復不深入經藏瞭解佛法正知正見、也不會瞭解當代密教出版的種種著作中的謊言，竟不信受奉行大乘勝義僧寶的言教，復又思欲破壞正法僧團的和合，嚴重違背歸依三寶的誓願，索達吉如此邪見，如何能自詡為佛教學人呢？又如何要求別人認同和支持他的邪法？如何能要求別人與他交流？

誠如導師所言：「我所讀過的中國祖師文獻中，只有玄奘與窺基師徒在《成唯識論》中講過，可是如今已無人讀得懂，因為沒有禪定證量故。」確是如實語，只是把目前教界內的情況真實不加掩飾的說出來而已。索達吉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反

應：「看了這段論述，不明真相之人可能會以為這個人的學問實在了不得，居然可以把龍樹菩薩、玄奘大師等人拉來給自己當配角，那這個主角該是何等的風光與了得！」實在是因為他太過於迷信密教邪淫祖師們的誇張不實的證量了，殊不知密教密續中所說的那些祖師的世間法上的證量，都是死後很多年才由後人加以渲染寫成的，被寫在書中的密宗祖師本人，從來就不曾有過那些證量，更不要說出世間法的證量了。但是索達吉卻不知這項事實，被那些密續中假造的不實言論所迷；這都是因為索達吉沒有正知正見，迷信於密教能夠即身成佛、迷信能夠證得淫行中的無上四喜之樂而成報身佛、迷信能夠化為虹光身而成法身佛的種種虛謬法義，有以致之。彼西藏密教內的祖師：蓮花生、月稱、寂天、宗喀巴等人的所行境界與其所開示的不實法義，筆者將在下一章與相關議題中一併作答。茲先舉 平實導師如理如法對於密宗祖師的評論，以教密宗有智學人分別真假邪論。

密教未悟的學人阿底峽祖師妄云：「阿闍黎寂天也依聖龍樹的口訣，獲得聖妙音的恩賜而洞見了真諦。：是以應當了知那些教法——如上的廣大教典和理論，並定解其意義，毫無疑惑地修習所謂『勝觀』的無分別心。問：『如何修習？』答：上師在《定資糧品》中說『實法有兩種：有色及非有色。應當以諸大正因排除這兩種實法而修習之。』再者，『攝一切法入心，繼攝心入身，再委身於法界』，這就是口訣。

對於這樣的法界，心識絲毫不分別，絲毫不執取，斷除一切憶念與作意。乃至相敵尚未生起以前，應該住於如是法界。」

但龍樹菩薩的偈頌所說者，與阿底峽及寂天的說法，是完全相異的；龍樹菩薩所說的其實是第八識如來藏的中道性，阿底峽與寂天所說的中道，卻是把墮在兩邊的意識覺知心，解釋為中道，本質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這是密宗古今祖師一貫的伎倆，一直都以取代的方法，用常見外道的思想來取代佛所說的中道思想；索達吉今天也一樣的以這種手段，明弘佛法，實際上是在破壞佛教正法，平實導師在《狂密與眞密》書中，說密教這種手段為「李代桃僵」的手法。在《宗門正道》書中，平實導師如實的評論云：

「阿底峽既引寂天之語『當閱彼等經，首先宜閱讀，虛空藏經典；其次復當閱，聖龍樹所作，諸經之集要』而主張『所以，首先應該閱讀經藏並修習之。』則應虛空藏諸經所說第八識如來藏確為佛法之中心，亦應以龍樹所說八不中道之中心——第八識如來藏——為根本，云何復以月稱、寂天等人（不承認如來藏阿賴耶識）之應成派中觀為根本而對唯識『毫不留情的加以破斥』？中觀、唯識俱以第八識為根本故；捨第八識性、於第八識性之外言有中觀者，皆是誤會佛旨故；誤會佛旨而言中觀者，俱名戲論也。」

「龍樹菩薩所造《中論》頌，皆以第八識之中道性而說，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達賴喇嘛、印順師徒等人，俱皆錯會般若系諸經佛旨，復又誤解第三轉法輪諸唯識經。最後竟外於般若諸經而創立中觀，皆是邪見者。中觀——中道之觀行——不得外於般若諸經而別立之。否則中觀必成戲論——性空唯名。而般若系諸經皆依實相心（大小品般若經所說之不念心、無住心、無心相心、非心心）之中道性，而言中道之觀行；今者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達賴喇嘛、印順師徒，俱以無因論之應成派中觀，否定實相心而言中觀，俱墮戲論；更因否定法界實相之第八識，令三乘佛法俱成無因論、免無角論，已成謗菩薩藏者；謗菩薩藏者名爲一闡提人——斷一切善根者。斷一切善根者所說諸法，豈可名爲佛法耶？」

「阿底峽之口訣云：『攝一切法入心，繼攝心入身，再委身於法界』，實乃顛倒；顛倒之見，云何能令人實證三乘菩提？無斯理也。所以者何？一切法由真相心——第八識——直接、間接及輾轉而生；心生一切法，乃是佛所宣說；一切證悟者進修種智已，亦皆親證佛語真實，不應教人攝一切法入心，故說阿底峽口訣知見顛倒也。復次，身由真相心生——藉父母四大及無明爲緣而生；實相心既生則五陰生，本已遍五陰色陰而住，不需阿底峽教人『攝心入身』也；若言所攝入身之心乃意識覺知心，亦屬無義，意識本已住於色陰身中故，根塵觸在色陰身中住故；是故阿底峽口訣之

『攝心入身』者，無有實義，名爲妄想。三者，五陰身心俱名法界；色陰之眼根，名眼法界；耳根名耳法界，鼻根名鼻法界，舌根名舌法界，身根名身法界，合名五根，爲五法界；眼識名眼識法界，耳識名耳識法界，乃至意識名意識法界，末那識名意識法界；色塵名色法界，聲塵名聲法界，乃至法塵名法塵法界；如是五色根、六識、意根、六塵、總名十八法界；阿底峽所說心者乃是意識，阿底峽未證第八識心故，持應成派中觀見故，『毫不留情地破斥』唯識宗義故，顯見彼所說心乃是意識；意識既已是十八法界之一，色身亦是十八法界之五界，本在法界中，何須『再委身於法界』？如是口訣顛倒邪見，不應再傳任何學人。」

「十方三世一切法界（含四聖六凡在內），悉以第八阿賴耶識爲實相心；一切法界不得外於第八識而有故，一切法界悉由第八識所生故。換言之，一切法界皆唯三界中有，若離三界則無有一切法界；乃至佛法界之一切無漏有爲法，亦皆爲三界中有，佛若入於無餘涅槃，則佛法界亦滅，由是故知法界乃是三界流轉之法——遍十方三世虛空皆有法界，而一切法界源於第八識實相心。學佛者首要之務乃在實證法界之實相心，證知實相是不墮三界輪迴之法——雖因無明種及業種而隨眾生輪轉於三界六道種種法界中，但自身無生死輪迴；由實證故，現觀此真相識能於五陰十八法界滅盡後，獨自處於三界外，不再受生於三界。」

「如是現觀已，返觀眾生無明所罩，不了實相，輪轉於六凡法界，而有世世十八法界之現行，不能出離生死苦；由是發大悲心，發起受生願，返身再入生死海——捨壽再受人身，欲度眾生證如是智；如是之人名爲菩薩。」

「法界乃是三界中『無漏及有漏』之有爲法合名，法界由實相心生，故學佛要道以證實相爲主，以斷一切法界之繫縛爲要；故應以般若之總相、別相智（中觀智慧）而斷法界對吾人之繫縛，應以般若之種智（十地唯識行之智慧）而證佛菩提果，豈可『再委身於法界』輪轉生死？阿底峽之口訣所說者真是顛倒。」

密教中的未悟學人宗喀巴大師妄云：「不許外境之蓮花戒論師亦云：『唯此意識有與餘生結生相續之功能，如云：斷善根與續，離染退生死，許唯意識中。』此引俱舍爲證。」

在《宗門正道》裡，平實導師加以辨正云：「宗喀巴之曲解經論、斷章取義極爲嚴重，於佛教史上可謂第一，無人能出其右。如是嚴重之事，於其《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中隨處可見，幾乎無頁無之。蓮花戒斷章取義、曲解《俱舍論》，以符其所預設『否定第八識、唯許六識』之應成派中觀立場；宗喀巴復曲解論義，妄言《俱舍論》亦如是說，以證明蓮花戒所說無誤。然《俱舍論》偈及論文所說，與蓮花戒宗喀巴所說完全相背，可見蓮花戒、宗喀巴二人之居心叵測也：

《俱舍論》卷十頌曰：「斷善根、與續、離染、退、死、生，許唯意識中。死、生唯捨受，非定、無心二（無死生）。二無記、涅槃，漸死：足、齊心，最後意識滅。下：人、天、不生。斷、末摩、水等。」論曰：斷善、續善、離界地染、從離染退、命終、受生，於此六位中，法爾唯許意識非餘。所說『生』言，應知亦攝初結中有；死生唯許捨受相應，『捨』相應心不明利故。餘受明利，不受死生。又此（死生）二時唯散非定，要有心位，非必無心。非在定心有死生義，界地別故，加行生故，能攝益故。亦非無心有死生義，以無心位（此謂滅盡定及無想定中意識已滅而名無心）命必無損。若所依身將欲變壞，必定還起屬所依心（意識），然後命終，更無餘理。」蓮花戒及宗喀巴二人，斷取如上所舉論文及偈之局部，佐證彼說『三世因果連續之心爲意識』，據此而主張：『唯此意識有與餘生結生相續之功能。』然世親菩薩造俱舍時雖仍在小乘，未迴入大乘，而已說意識必滅——於死位之最後階段必滅——非說『意識不滅而可與未來世結生相續』；蓮花戒及宗喀巴二人，爲建立自己應成派中觀已有之成見，而對世親之《俱舍論》偈加以斷章取義，絕非誠實者，絕非眞求實相者。

世親偈言『許唯意識中』，乃言眾生於斷善根位、續善根位、離染位、離退位、死位、生位等六位中，必須要有意識於此六位之中，長時或短時受三種受（苦樂捨）；若無意識，則不受三受，非謂於此六位唯有意識、無別有識。蓮花戒及宗喀巴不應

曲解偈意，附和己意。

世親更言死位生位須有意識心在，若在二無心定（滅盡定、無想定）中，意識斷滅不現，則必不死不生；故云：『死生二時唯散非定，要有心位，必非無心』；必須在散心位之意識存在，方能有死生之過程進行。若在二無心位，『命必無損』；又言『若所依身將欲變壞，必定還起屬所依心（意識），然後命終，更無餘理。』受生之入胎位亦然，必須有意識心生起『起煩惱』，而後受生入胎；若無意識，則不生『起煩惱』，必不能受生，故論文云：『又無心者不能受生，以無因故；離起煩惱，無受生故。』故所言『許唯意識中』，謂若無意識，則無此六位之法也，非謂意識可以去至來世，非謂意識具有『與未來世結生相續之功能』也。

論文隨後又問答云：『於命終位，何身分中識最後滅？（答）頓命終者，意識、身根欬然總滅。若漸死者：往下、人天，於足、齊心，如次識滅。謂墮惡趣，說名往下，彼識最後於足處滅；若往人趣，識滅於臍；若往生天，識滅心處。諸阿羅漢說名不生，彼最後（意識）心，亦心處（心臟處）滅。有餘師說：『彼滅在頂』，正命終時，於足等處身根滅故，意識隨滅。臨命終時身根漸滅，至足等處欬然都滅；如以少水置炎石上，漸滅漸消，一處都盡。』

偈中既云『漸死：足、齊心，最後意識滅』，論文中復詳述其意，已謂意識於死

位之最後階段滅而不現；論文復言『身根滅故，意識隨滅』則已謂身根是意識之俱有依，身根若壞則意識必滅；此不唯佛法中如是言，現實生活及醫學常識亦皆如是驗證。

今世意識以此世身之五勝義根（頭腦）為俱有依而生，來世意識以來世身根之五勝義根為俱有依，故來世意識不憶此世事，需假特殊狀況——宿命通或入等持定中方能知之；此世意識亦因此故，不能隨意了知往世如知昨日事。故意識於受生位必有——有中陰位之意識生起『起煩惱』而受生入胎；入胎已，中陰階段之意識永滅，須至來世身根之五勝義（頭腦）粗具時（約在入胎六月滿足時），方有一來世全新之意識現行，不能與此世意識藉等無間緣而憶知、而連結；（前世與此世意識）俱有依之勝義根不同故，此世五勝義根中之記憶轉入第八識中深藏，而非轉入來世五勝義根（頭腦），故意識不具『與未來世結生相續功能』，故此世識陰非即來世識陰，故云隔陰；由隔陰故有胎昧，不復能憶前世事，故名隔陰之迷。

蓮花戒及宗喀巴既皆舉俱舍為證，可證彼等二人皆曾閱之；既已曾閱，知偈及論前後之意，則已知意識必滅之理；知此理已，而復斷章取義，倒說俱舍意旨，謊稱俱舍亦言意識可與後世結生相續，依此倒說而言意識可以去至後世，不須第八識阿賴耶連結三世因果。由此倒說及謊言，建立意識為能通三世之法，藉以否定《阿

《含經》中所說『名色緣識』之第八識，心態之不正，可見一斑。如是心態不正，倒說謊稱之人，彼所引證及諸說法著作，云何可信？而顯密教中竟有多人迷信宗喀巴之名聲，修學彼說，寧非癡人？」

由如上舉證，可以證實：平實導師所說、所辨正者，皆是有根有據的舉證辨正，而不是徒具虛言的一味的否定；於《邪見與佛法》書中，因為受限於演講時間故，不能一一舉證，但被評者之法義錯誤，皆已在 導師其餘諸書中舉證分明而辨正之，絕非索達吉所誣蔑枉稱的不舉證、不辨正而否定他人，如今 導師著作皆尚繼續印製續版而在流通中，舉證歷歷，令索達吉……等密教上師無人可以針對 導師所評斷的法義錯誤正式的以書面提出辨正，可以證明索達吉之言皆是誣蔑栽贓之說。如是舉證而辨正法義的事實，在 導師其餘的書中，歷歷可見、一一皆在，豈是索達吉所能顛倒是非、一手遮天？

經由以上 導師的正教法義開示，有智之學人皆應能夠依之而做『正邪之辨』，能知西藏密教真是虛妄的宗派，其所說之無上大法、大手印、大圓滿法等等皆是不如理作意的言論，更是破壞 世尊正法的論義，密教中人的索達吉如此「自以為是的『指點江山』，其實質與鄉野潑婦的跳腳撒潑並無本質區別，二者根本不可能帶來問題的實質性解決」，學人爲護持正法，皆應盡速遠離密教此種「連自身的心相續都

未曾調伏，還要整日氣急敗壞地詛咒、評判別人」，如此潑婦罵街式的言論，導師的書中從來不曾有過，反而是指責導師的索達吉卻用上了；潑婦罵街之後，卻仍不能針對法義提出正確的辨正，反而是處處違教又悖悖理；對於索達吉的密教這種不理不如實的言論，一切佛教正法學人皆應共同摒棄之，以免害己之後又成了幫助索達吉害人的幫兇，成就害人破法的共業。

如果密教學人不信佛所開示的「賴耶體常住」、「菩薩證已，斷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寶持」，不信佛所說「證得阿賴耶識者名為聖人」，仍然敢無知的大膽的誹謗親證阿賴耶識的聖人，仍然強言阿賴耶識無有實際體性存在、仍然妄認真心境界是指索達吉和密教上師所說的第六識意識心的所行境界、仍然無根誹謗證得阿賴耶識的賢聖的話，則密教學人連佛的聖教都不信了，還能如何學佛呢？對於誹謗無上大法如來藏的最重惡業，將來又要如何承受呢？索達吉一類人，連佛語都不信受，已經失去做為佛教學人的資格，再來跟諸佛菩薩辯誰對誰錯，為的是什麼？難道密教學人要成為世尊所預記的魔子魔民，專門從事破壞佛教正法的工作者嗎？難道還要執迷不悟的繼續修學傷風敗俗、淫人妻女、破毀重戒的邪淫的密教邪法嗎？對於這種「連舅媽、姨母都可以作為明妃而共交合，實修雙身法樂空雙運」的邪教西藏密宗，難道索達吉還要繼續支持、繼續推廣嗎？

## 第六章 如來藏真實存有

《雜阿含經—央掘魔羅經》中，佛云：「譬如鷄鳥從久遠來無有慚愧、不報恩養，以宿習故今猶不捨，彼諸眾生亦復如是，過去世時無有慚愧，已無慚愧、今無慚愧、當無慚愧，聞如來藏不生信樂，已不信樂、今不信樂、當不信樂。」爾時央掘魔羅謂滿願子言：「嗚呼！滿願！修蚊蚋行，不知說法。哀哉蚊蚋！無知默然，不知如來隱覆之說——謂法無我。墮愚癡燈，如蛾投火。」

佛云：「諸佛如來所不得者：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不可得。三世一切聲聞緣覺，有如來藏而眼不見，應說因緣。肉眼愚夫、聲聞、緣覺，信佛經說有如來藏，云何能見佛境界性？聲聞、緣覺尚由他信，云何生盲凡夫而能自知不從他受？」

由彼往昔曾值諸佛，暫得聽聞如來藏故，於未來世聞如來藏，當復信樂如說修行，諸根純熟，富貴自在，色力具足，智慧明達，梵音清淨，莫不愛樂；或作轉輪聖王，或為王子，或為大臣，賢德具足、離諸慢恣，降伏睡眠精勤修學，無諸放逸，及餘功德悉皆成就；或為釋梵護世四王，斯由曾聞如來之藏功德所致，身常安隱，無病無惱，壽命延長，人所愛敬。具足聽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甘露之法，堅固安隱

久住世間，隨順世間而共娛樂；知諸如來不從欲生，廣為世間開示演說。以此智慧功德利益，在所生處子孫眾多，父母長壽，常受人天一切快樂；族姓殊勝悉皆具足，斯由聞知一切眾生悉有如來常住藏故。未來、現在天上人中，一切快樂常得具足，由聞如來常住藏故。

若彼眾生去來現在，於五趣中支節不具，輪轉生死受一切苦，斯由輕慢如來藏故。若諸眾生歷事諸佛親近供養，乃能得聞如來之藏，信樂聽受不起誹謗。若能如實安慰說者，當知是人即是如來。若諸眾生多背諸佛者，聞如來藏則生誹謗，彼諸眾生自燒種子，嗚呼！苦哉！苦哉！不信之人，於三世中甚可哀愍。」

佛云：「諸說法者，應如是說；稱揚如來常住真實。若說法者不如是說，是則棄捨如來之藏，是人不應處師子座，如旃陀羅不應服乘大王御象。」

索達吉堪布言：「說到藏傳佛教對如來藏、阿賴耶的看法，據我所知，在藏密的多個教派中，一般說來大家皆認為，名言中是不破如來藏及阿賴耶的存在，因阿賴耶原本就是種種習氣之所依。藏地公認的文殊菩薩之化身——全知無垢光尊者，在很多部論典中都詳細解說了阿賴耶與阿賴耶識的區別，以及如來藏與空性之間的本質關係，有緣者當仔細閱讀並深思之。別的藏地高僧大德，諸如全知麥彭仁波切

等人都再三撰著過有關阿賴耶與如來藏的論典，並在其中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觀待如來藏與空性的原則：當我們在抉擇法界的空性本體時，根本不可能承認阿賴耶、如來藏的實有，因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這一觀點並非藏密的邪知邪見，它原本就為佛陀親口宣說（編案，此說不實，因為佛說如來藏實有，更是萬法的根源）。《般若八千頌》中就有云：「諸法如幻如夢，超勝涅槃之法如若存在，亦如幻如夢。」

因此，藏密在抉擇空性時絕不會成為所謂的斷滅派。如果不能理解佛經中所說的世俗中有如夢如幻的顯現，勝義中萬法的本體必須抉擇為空的論斷，則一定不能理解經典中一時說空、一時說有、一會兒講生滅、一會兒又說無生無滅的密意。表面看來似乎有矛盾之處，若能圓融顯空、現相實相之間的不二關係，則所謂的矛盾處處都可以互通無礙。

並且藏密祖師大德中也從未有「執取無妄想之靈知心（意識）以為不生滅心」，眾多大德均一致公認，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而且這並非是藏傳佛教的「獨門邪說」，佛經中早就表述過這一觀點（編案：佛經中從來皆說意識是緣生法，而且易於斷滅，從來不曾說過意識本體不生不滅）。不知蕭平實先生都是在哪一本藏密論典中看到過這種說法，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藏密大德被蕭先生發現「執取」過這種觀點。

若將不生不滅理解成常見外道之見解的話，則《三摩地王經》中的說法就大可懷疑了：「無罪具十力佛陀，爾時宣說勝等持，三有眾生如夢境，於此不生亦不滅。」蕭先生經常都會說這個是斷見，那個是常見，而他所據以做出判斷的標準又往往與佛經大相徑庭。故我特別想請教先生的是：你所謂的常見是以什麼作為認定其「常」的基礎？它與斷見的分野又到底在何處？如果根本就不建立自宗，只是一味信口開河地廣說別宗之過失的話，這種做法確實無有任何實義。古代的高僧大德早就說過：「聖士觀察自過失，劣者觀察他過失，孔雀觀察自身體，鴟鴞給人起惡兆。」真正的藏地祖師大德各個都會引用教證並善加推理以建立自己的觀點，他們從不知指手畫腳為何物。當他們論述阿賴耶、如來藏的存在理由時，完全是從佛法的一個層面上展開如理的論證；而當他們否認阿賴耶、如來藏的實有時，又是從佛法的另一個層面上展開同樣合情合理的闡釋。

另外，蕭平實先生將月稱菩薩、寂天菩薩稱為「密宗」導師的說法也頗值得商榷。如此稱謂，讓人感覺這兩位聖者似乎來自藏地，僅僅屬於藏密佛法之體系。若詳加分析，這種看法顯然站不住腳。月稱菩薩的《入中論》中，重點分析了凡夫三地、菩薩十地直至無學地之間的種種境界，並宣講了十波羅蜜多的深刻內涵。本論所依據的佛教經典即是《十地經》，如果把月稱菩薩當成執常見論之斷滅法的代表人

物，那麼《十地經》又該被先生判定爲是何種常見抑或斷見典籍？而寂天菩薩《入菩薩行論》之十品內容，其立論之基依然是建立在對六度法門以及菩提心的闡述上。若以爲六度乃斷、常法，則恐大乘佛教一切宗派無不離斷、常兩邊了。另外，稍有佛教常識者都知道，月稱菩薩、寂天菩薩實乃印度中觀論師，千年佛教史上還未曾有人將之羅列在密宗祖師名下。看來先生是該好好看看《印度佛教史》與《藏密佛教史》了，要不然，此類令人匪夷所思的笑話往後很有可能再度出現。

這些道理原本也並非深奧費解，只要自己能深入經藏，能依止真正的大善知識，通達如來藏、阿賴耶非常非斷、非有非無的本質特徵就不會是一件難於登天的不可爲之事。可歎末法時代，世人大多愚癡不明，一有外表「標新立異」之學說問世，往往就趨之若鶩、奉若神明，以致指認月稱菩薩爲常見論之斷滅外道的這種觀點都能大行其道，這不能不令人爲人羣的盲從而痛感悲哀！

作爲佛教徒，我們都知道得人身不易。正因爲如此，人人都應該努力對這一難得之寶貴資財善加珍惜與利用。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頭，怕已是萬劫不復。在面對一切有可能招致謗法之嫌的言論時，重要的不是看提出此種言論者的名氣，也不是看這種言論外顯的所有「新穎」之處，而是要以教證理證來衡量它真正的內在價值。人云亦云不是一個佛教徒應有的行爲準則，因爲當最後的生死關頭到來時，

還是佛陀的那句話說得最乾脆：我們是自己的怙主。所以，在不瞭解佛法奧義的情況下就匆忙跟隨別人妄加譏評，此種作爲實在沒有發生的必要。

嘴巴倒是長在自己的臉上，但心一定不要握在別人手裏。」

謹答：

西藏密宗依附於佛教而吸取佛教的資源，卻處處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教的正法，卻以外道性力派的邪法，宣稱是比佛教正法更高的佛法；以外道法取代佛法以後本應低聲下氣的依附顯教，卻反過來聲稱他們的外道法是比顯教原來正法更高的佛法。又一直都以意識心作爲佛所說的如來藏、眞如，如果有人指稱他們誤以意識心作爲眞如心，即是常見外道時，則援引顯教經典所說，妄稱他們的修證即是佛經中所說的證境；然後對他人妄扣大帽子，妄誣他人所說爲謗經、謗法，此是西藏密宗慣用的手段。但是，月稱、寂天二人所主張的「佛法」，並不是佛陀的法教；實質上，其所說法教極嚴重的違背了世尊所說正法之教；二人所演法義，實質上已經犯下誹謗法寶、破壞法寶的重罪。密教中的古今上師、法王等人，卻沒有發現到這個事實，也不願意正視這個事實，更沒有勇氣去承認這個事實。謂月稱造《入中論》云：「由業非以自性滅，故無賴耶亦能生；有業雖滅經久時，當知能生自果相。……

說有賴耶數取趣，此是為彼不能了，如上甚深義者說。」

很顯然的，在月稱的觀念裏，他是認為阿賴耶識乃是施設法，是爲了那些不能真實瞭解佛意的人所設置的名相，他認為實際上並沒有阿賴耶識存在，認為業種可以自行存在，而不必由阿賴耶識心體收藏之；他妄執「一切的因果業力種子並不是阿賴耶識所執持」，乃是妄執「業種無賴耶識亦能生」。他認為：「業力雖然自性滅，然而猶能生自果」，這樣的言論就是否定阿賴耶識的存在、這樣的言論就是否定《楞伽經》中的佛語：「大慧！言剎尼迦者，名之爲空；阿賴耶識名如來藏，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爲空；具足無漏熏習法故，名爲不空。大慧！愚癡凡夫不覺不知（有如來藏），執著諸法，剎那不住，墮在『邪見』而作是言：『無漏之法亦剎那不住。』」正是破斥月稱這種人。

如是密教祖師月稱所說的法義，正是「否定阿賴耶識爲持種識」的言論，也否定了《成唯識論》玄奘菩薩的勝妙法教。玄奘菩薩說：「此識（阿賴耶識）一類恆無間斷，如苴勝等，堅住可熏，契當彼經所說心義；若不許有能持種心，非但違經，亦違正理，謂諸所起染淨品法，無所熏故，不熏成種，則應所起唐捐其功，染淨起時既無因種，應同外道執自然生。」

如是經論中的佛菩薩語，證明月稱所說「佛法」同於外道執自然生者，是故說

月稱已經犯下誹謗三寶重罪，云何密教中人的索達吉，還可奉之為佛法中的聖人？故知密教中人自天竺以至西藏，受人迷惑、被密教祖師欺騙已越千年，如今有人發慈悲心而將實情說出，以救索達吉等密教行者，但是卻遭被救的索達吉一類人反咬一口；猶如好心人士欲救受困之貓猴，卻反遭被救之動物狠咬一口，可知被救之動物絕無世間智慧；西密上師效法如是動物，反咬欲救他們的平實導師，如是愚癡的密宗上師，誠可憐憫。

又如寂天所造《入菩薩行》，則云：「為利有情故，不吝盡施捨，身及諸財富，三世一切善；捨盡則脫苦，吾心成涅槃。……生此菩提心，如是我何幸！滅死勝甘露，即此菩提心；除貧無盡藏，即此菩提心。」

寂天認為如果修行人能夠不吝惜而盡施其身以及財富，只要能夠把這個意識覺知心心的力量給提發出來，這個就是修行人殊勝的菩提心了，這個修行人就能除盡諸苦，達成涅槃。顯然的，這樣的菩提心是意識覺知心所住的境界，是能生之法，「能生之法必有滅時」；寂天所說之菩提心，既是原本沒有，後來發心而有，則他出生此一菩提心時，即是落入有生有滅、離開中道、落於兩邊的有為法上。真正的真實心菩提心，是離於二見的不生不滅法，是本來就存在的菩提心，也就是第八識如來藏，不是後來發心才有的。故知寂天同於月稱，亦是落入有生滅體性的意識境界中，錯

把意識認為是不生不滅的實相心菩提心，這根本不是《十地經》中所說以第八識如來藏為中心的修證行門。

寂天這樣的言論也已犯下誹謗三寶、毀壞正法的罪過，因為佛所說的真實菩提心，是指一切有情的第八識阿賴耶識（又稱為如來藏），並不是指這個有分別性的第六識意識心——覺知心。雖然說，學人如果能夠像寂天所說一樣，做到盡施我們的身心以及財物給予三寶，來護持三寶，那是非常值得我們讚歎的行爲，然而這樣的發心乃是屬於修集福德資糧與消除學佛障礙的人天有爲善法，還只在仰信的階段，因此不能稱爲是真正的發起勝義菩提心，因為這個是屬於意識所行的境界，只能說是世俗菩提心罷了；寂天既然不能觸及勝義菩提心，而以意識說爲勝義上的菩提心，顯然他是沒有證悟如來藏、沒有證悟阿賴耶識、沒有證悟勝義菩提心的凡夫；他既然落在意識心上，意識即是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不壞我，即是常見外道所說不壞的我，那麼寂天不是常見外道，又是什麼？

真實心阿賴耶識才是佛所說的勝義菩提心，是第八識，不是密教所認證的第六意識。只有在找到第八識、證悟阿賴耶識，才可以說這個修行人已經發起了真正的菩提心；證得阿賴耶識如來藏，才可能發起實相般若的智慧；有了佛法的般若智慧，才能夠真正了知第八識的「吾心是涅槃」的真實意旨，才能夠真正的自利利他，滅

死除貧，行菩薩道；但是寂天所證的意識心，卻不是無盡藏，因為意識不能含藏種種法，所以是有貧而非無貧，與寂天所想要的「無貧無盡藏」全然不同。然而密教中人卻不知其中的真相，也不能證得第八識如來藏，卻同將意識心妄稱爲如來藏；有時則因爲證不到如來藏，索性謗說如來藏非實有，只是假名施設有，成爲謗菩薩藏的一闡提人，是嚴重謗法的行爲。故知密教中人實是受人誤導、受人迷惑載越千年，對於實相沒有正確的知見，對於佛法錯亂修學，誠可憐憫。

前舉阿底峽云：「聖天、月稱、清辨與寂天，唯應修彼所傳訣。若俗無傳承之上師，則應一再勤閱讀，彼等所造諸論議。」又云：「攝一切法入心，繼攝心入身，再委身於法界」，這就是修行口訣。對於這樣的法界，心識絲毫不分別，絲毫不執著，斷除一切憶念與作意。乃至相敵尚未生起以前，應該住於如是法界。」已經極成地證明阿底峽落入分段計著的意識心裡，落在「除一切憶念與作意」的意識覺知心的境界裡，自身不知有過，卻顛倒妄想的亂解佛法，把佛所說法；「心生一切法，一切法爲心所生」的真實義旨，顛倒開示爲應該「攝一切法入（覺知）心，繼攝（覺知）心入身」的言論，由此根本上即已錯誤的事實，即可了知阿底峽所造諸多論述都已成爲不如理分別的意識戲論，俱成無義，所說都是不能言及第一義諦故，第一義諦以第八識爲歸故。

這也顯示出阿底峽不具有無生法忍種智的智慧，因為在種智「唯識」經論裡，諸佛菩薩皆說：八識心王都與「五遍行」觸、作意、受、想、思相應，而阿底峽說能夠「除一切憶念與作意」，教人應該除掉作意，這卻是永遠都不可能成就的事相，乃至連佛也不可能成就的虛妄想；猶如有人說可以滅除阿賴耶識心體一般，是諸佛都作不到的事，而他自稱可以作到，教人應該如是修行；這都是愚癡無明所生的妄想。由是緣故證明阿底峽不具種智般若慧，甚至連最粗淺的般若總相智也不懂。眾生之所以會有無明與貪著，以致輪迴生死無有出期，都是因為末那識起作意與思心所，想要有所作為，起自他我執分別，遂有六塵萬法不斷的出現，染淨與善惡業種不斷的熏習，增增減減、死死生生。

覺知心一念思善、一念思惡；則一世生善道、一世入惡道；無記無念則生無想天，無始劫來眾生浮浮沉沉不得解脫，都是因為我見與我執的無明現行的緣故。如今西藏密教祖師阿底峽，同於無數其他密教諸祖一樣，雖知應斷我見與我執，卻不知我見與我執的內涵，卻不知自己仍然墮在我見與我執之中，卻不知此我執與我見正是一切眾生生死輪迴的真正原因，復不知道有一實相真心從本以來無生無滅，清淨涅槃，因此錯認意識為真實心，說意識處於一念不生的境界時，就是佛語開示的「清淨」、「無生無滅」的境界。其實完全錯了，覺知心安心永遠都是被第八識所生

的妄心，真心則是本來就是真心，兩者非一，唯因妄心是真心所生，附屬於真心，亦是真心中的種種眼耳……識等自性中的一種，故說爲非異；但是出生後的妄心，畢竟還是有不同於真心的體性，絕非即是真心，但是寂天與阿底峽都不知道這個事實，都不曾親證真心第八識，反而在著作中公然的否定第八識，說非真實有；這樣的人正是破壞佛教正法的人，正是誤導眾生不能求證真心正法的人，怎會是佛教中的菩薩？索達吉對此竟然完全無知，還爲他們辯護，還辯說意識是不生滅法，故意違背佛在諸經中的說法，可以自稱爲佛教徒嗎？

人類凡夫身中具足八個識，諸菩薩眾於人間修行時也是具足八識，乃至佛於人間出世救護眾生時也是具足八識。因爲八識具足的緣故，所以才能成辦一切世間的各種做爲；如果缺少了任何一個（指前七識或多或少的不於三界中現前的情形而言），那都會是一種不圓滿的、有缺陷的示現。諸佛是福慧兩足尊，一切圓滿者，當然是具足八識的在人間度化眾生，不會有其中一識斷滅而不能現前的現象。既然如此，佛法證量的圓滿者，當然必須是親證八識心王具足的人；密教中的古今上師卻不能具足證得八識心王，甚至如阿底峽與寂天、月稱、宗喀巴、歷代達賴等人，都是密教中最高階級的正法領導者，應該都是親證八識心王而且證量很高的人，竟然還正式的在書文中公開否定第八識與第七識，根本就是未悟的凡夫，如何會是有大乘佛

法證境的人？

今時的密教上師就是因為錯誤認知，復又加上迷信自己上師的開示，跟真正的善知識福薄緣淺，所以至今還在與邪見糾纏不清，無法出離。阿底峽開示說出「除一切憶念與作意」，即是說應該除去覺知心所應有的念心所與作意心所，這不只顯示其錯認意識為真心，以為除去妄念或能憶念的心所法與作意，就是住於真心法界；不知道他這樣的想法正是一種作意，正是意識覺知心想要住於如此境界的作意；並且，阿底峽也不知道作意是五遍行法之一，是不可能被「除去」的（阿羅漢雖然入了涅槃，然而其第八識法界實相心仍然還是有自心流注的心行在運作，故仍然是有作意存在的），是故諸佛菩薩說之為遍行意。此外，阿底峽的言論既然認同月稱、寂天等人的言教，而月稱與寂天都是否定第七八識的人，自然皆是認同意識心為真心境界。寂天、阿底峽、月稱等人都是主張意識是不生不滅法的人，而意識正是我見的我，所以說月稱、寂天、阿底峽都是未斷我見的人，因為意識心就是四阿含諸經中所說我見中的我，是初果所應斷的邪見。故知，不論是月稱、寂天，或是阿底峽，三人都是落入錯認意識心為真實心菩提心的不如理作意中而不自知，而否定阿賴耶識如來藏的存在。落入意識境界中人，認取意識心為常住法的人，與常見外道主張覺知心意識常住不滅，與常見外道所主張的不壞的神我完全相同，當然就是常見外道。

至於密教中人奉爲至尊的宗喀巴（索達吉說他是藏地公認的文殊菩薩之化身，其實索達吉這句話也是妄說，因爲宗喀巴自稱他常常向黑文殊請益，顯然他不是文殊菩薩化身。文殊菩薩的化身怎可能會落入常見外道所認同的意識神我上？）於他所造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中則云：「……雖云：『餘大乘經說有阿賴耶識』，亦唯舉其名，未釋其義。審其文義，亦不許彼離六識身別有異體。且彼宗亦是許外境者，故是於意識上假立彼名也。」又云：「不許外境之蓮花戒論師亦云：『唯此意識有與餘生結生相續之功能。』」明白的表示他反對第七、八識的存在，不許離六識之外別有其他的七八識存在；由此顯然可以證實：宗喀巴根本就不會證知第七八識。沒有實證第七識的人，尙且不能成就聲聞道，何況能實證大乘佛菩提道的般若智慧？聲聞初果人須斷我見，才能斷除三縛結；斷我見就是在攝屬世俗法的十八界法上現觀，證實意識覺知心——有念及無念的覺知心——都是所生法、生滅法、無常住性。如今宗喀巴連第七識的體性都不瞭解，又執著第六意識爲常住心，不能現觀第六意識覺知心的生滅性，與常見外道諸凡夫完全相同，根本就未斷我見，只是一個凡夫，何聖之有？何證可言？如今證明宗喀巴根本未斷我見，墮在意識覺知心的常見見解中，索達吉還有什麼辯解？還要繼續推崇這個凡夫所說的邪法嗎？還要繼續推廣這個凡夫所主張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中的雙身法嗎？還要繼續推廣這個凡夫所造的《菩提道次第廣

論》中的否定如來藏的謗法邪說嗎？

宗喀巴等歷代黃教祖師都否認如來藏阿賴耶識的存在。紅白花教則是以意識取代如來藏阿賴耶識，將意識心無念時定位為阿賴耶識、如來藏；雖然也是錯悟，卻勝過黃教宗喀巴及歷代的達賴喇嘛將第七八識否定。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及歷代達賴喇嘛都否定第七八識，都極力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的存在，但是顯教及佛法秘密教諸多大乘經典中，處處皆說此第八識阿賴耶識確實具有「自性清淨而有種子染污」、「離於覺觀境界」、「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出生一切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實相無相」等等的體性；既然具有真實體性，宗喀巴怎可妄說「諸經說如來藏阿賴耶識等開示都是方便說」？怎可公然否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的實有？

甚至在小乘經典《雜阿含經》中，佛就已經明白開示法界實際為阿賴耶識了，早就密意指出十八界法中的七識心都是由這個第八識的本際識所出生的，早就證明第八阿賴耶識是實有法；現在正覺同修會眾人，也在導師的指導下親證第八阿賴耶識，親證這個難知、難證、難信的如來藏確實存在，證明如佛所說如來藏確是實有法，云何宗喀巴信口開河，猶似不讀經教的信口雌黃，妄說第八識阿賴耶識乃是「於意識上假立彼名也」，難道每夜斷滅的意識、不能去到來世的意識是可以出生萬法的

心體嗎？難道他想否定 佛說「意識以種種法為緣而出生」的聖教嗎？宗喀巴為何要堅稱意識是不生滅法？為何要以此種不如實語、欺騙語來誤導眾生、來對抗 佛的聖教呢？為何宗喀巴如此無智慧，而不能現觀意識心會夜夜在眠熟位中斷滅？為何不知意識會在悶絕位斷滅？這個事實，導師幾年前早已舉證在書中，索達吉難道沒有讀過就加以評論？索達吉沒有讀過就謗說 導師沒有舉證，這是極不負責任的作法，也是無根誹謗賢聖的大惡業，也是幫助密教破壞正法的大惡業。

宗喀巴更說「不許彼離六識身別有異體」、「唯此意識有『與餘生結生相續』之功能」，用來昭告天下：西藏密教公然否認第七、第八識的存在，只承認一切法唯有六識；統治西藏密教的歷代法王達賴喇嘛，也都如此否定第八識如來藏。這樣的論調，已經是公開的承認密教一向所說的「無妄想的意識覺知心即是不生滅心」的邪見；藉著這種認定意識不生滅的手段，來成立雙身法第四喜淫觸境界為常住境界、為密教的報身佛所得的果報；因為如果意識是生滅法的話，密教的雙身法第四喜的淫觸境界也就跟著成為生滅法了，這是貪求淫樂四喜境界受的密教法王與信徒們所不能忍受的事；由此緣故，他們必須否定 佛在經中所說「意識是緣起法、生滅法」的教示，必須極力的扭曲 佛的旨意，妄說 佛意和他們一樣，來達成欺騙眾生的目的，這即是謗佛。密教和索達吉的這種主張意識常住不斷、不間、不壞的邪見論調，

在密宗古今上師的著作中，隨處可見，索達吉卻不知道這種見解正是常見外道的見解，還在爲那些否定正法的密宗祖師作無謂的諍辯，還以自己一世辛苦經營來的大名聲作賭注，愚癡的公開爲密教的常見外道見辯護，結果是顯示出他與密教所有上師、法王一般，同樣的落在常見外道見中，都同樣是未斷我見的凡夫，只有招來佛教界有智之人對他的蔑視與評論，只有招來正法弘傳者對密教更進一步的舉證與辨正，不但不利他自己，也不利於密教全體。

由宗喀巴這種否定第七八識的論調，由宗喀巴堅決認定意識是萬法主體識的論調，顯示宗喀巴不僅不知龍樹菩薩《中論》的真實密義，更是世尊、玄奘菩薩所破斥的許無阿賴耶識持種心的執萬法自然生的外道，已經犯下嚴重毀壞根本佛法的誹謗方廣法寶的重罪，云何索達吉可以睜眼說瞎話而能夠虛僞妄語的說：「藏密祖師大德中也從未有人『執取無妄想之靈知心（意識）以爲不生滅心』，結果是如索達吉自己已在前面所說的堅認意識心體不生不滅，和宗喀巴一樣的認定意識心不生不滅，這就是以意識取代第八識如來藏的不生滅性，就是公開否定第七、八識，想要共同成就破法的大惡業！卻還敢大言不慚的說「藏密祖師大德中也從未有人『執取無妄想之靈知心（意識）以爲不生滅心』」，正是世人所說的睜眼說瞎話。如今舉證宗喀巴確實執取無妄想之靈知心意識作爲不生滅心的證據，索達吉還有什麼話可說？

不但如此，在宗喀巴所著作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中，還主張性交淫樂中的一心不亂的意識覺知心是佛地真如心體，還妄說是報身佛的境界，仍然還是執取無妄想之靈知心意識作為不生滅心；密宗黃教的宗喀巴和所有黃教祖師如此，紅、白、花教中的歷代法王、祖師也都如此，都認定淫觸第四喜中的專心享受淫樂時的一念不生覺知心即是報身佛的真如心體；這有藏密各大派祖師所造的密續可作證明，現在都還在流通弘傳中，索達吉難道還要睜眼說瞎話的跟末學繼續爭執說「藏密祖師從未有人說過這種話」嗎？所以，索達吉個人如果不是沒有讀過密續，就是睜眼說瞎話；如果是沒有讀過密續，那就根本沒有資格出頭為西藏密教辯護，只是密教的門外漢罷了！如果是讀過密續，還這樣顛倒事實黑白是非，那就是故意睜眼說瞎話、欺騙眾生！根本連作人的資格都沒有了，一點誠信也沒有！請問您是哪一種人呢？

索達吉在前面否定藏密祖師或現在的大德都不會認定意識心不生滅，可是他接著又違背其立論而言：「眾多大德均一致公認，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這是公開的認定意識心是不生滅心，與常見外道所說的意識覺知心是不生滅心，完全相同；最後又乾脆放棄因明之理而顛倒的說：「藏傳佛教對如來藏、阿賴耶的看法，據我所知，在藏密的多個教派中，一般說來大家皆認為，名言中是不破如來藏及阿賴耶的存在，因阿賴耶原本就是種種習氣之所依。」

如今，索達吉堪布做出這般的言論，前後顛倒、自相違背；如果不是故意歪曲事實、混淆是非的話，那就顯示出一個情況，即是索達吉本人其實根本還沒有能力分辨正邪說法，對於經藏及藏密自家的密續也並沒有真正的深入了知，對於自己密教內諸多祖師的言論也不能夠真實的瞭解與依教奉行，惟只是一廂情願的以為自己已經懂得全部的密續了，又一廂情願的以為自己所修學的密教密續為無上法門，欲以最邪妄的密教法而與顯教的勝妙正真的法義來爭勝，妄想認為密教法門超勝於顯教一切法門（說密教的祖師為全知者），而以外道常見冠於勝妙的顯教正法之上，如此崇密抑顯，拉抬密教的不真實的外道法本質為最高無上的佛法，因此說出這種無有邏輯、錯亂因明、顛三倒四、立義虛偽的無義戲論，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修學的密教正是落於荒謬虛妄的不如理作意外道言論中，毫無殊勝之處可言。

索達吉在這一段話中，證明他根本就不懂得因明之學，可是他自己卻完全不知道，還寫出來公開的印行流通於天下，將證據交到所有佛教徒的手中：既然索達吉所說的是「密教多個教派中的祖師在所說的名言開示中都是不破壞、不否定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存在」，那就表示有一部分藏密祖師是破壞、否定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存在，如何還敢公開的出書說密教祖師沒有人破壞正法？短短的一段話中就已經自己相衝突了，自己卻還不知道，索達吉的因明學是怎麼學的？可見他根本就不懂因明

學，只是拿因明學的名目來籠罩世人罷了！

而且，他既然公開的說因阿賴耶原本就是種種習氣之所依，那就表示宗喀巴否定阿賴耶識存在的說法就是謗法，就是違背佛說的聖教，又如何可說藏密祖師沒有人謗法？索達吉的因明學是怎麼學的？而且又說「名言中是不破如來藏『及』阿賴耶的存在的」，那就表示索達吉認為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不是同一個識，是不同的兩個識，那就是主張不但有第八識，而且還另有一個第九識；但是宗喀巴卻早已否定第七八識，更別說他會承認索達吉在這一句話中所說的第九識了；如果索達吉的這一段說法正確，那就表示宗喀巴真是謗法者，這是現成的密教祖師謗法的例子，索達吉又如何可說藏密祖師中沒有人否定正法？而且現代的達賴喇嘛也是一樣的否定第七八識，一樣的主張意識不生滅，這不是現代「大德」謗法的現成例子嗎？究竟索達吉認為識共有八？還是有九？藏密祖師、大德究竟有沒有人謗法？能說出個令人信服的道理嗎？短短的一段話中就已經自相衝突了，索達吉的因明學究竟是怎麼學的？

是故，有智慧之密教中人，從索達吉的短短一段話中，就可知道他根本就不懂因明，何況是五明？從索達吉自己的話中，也證實藏密祖師或現代的「大德」一向都有人在破壞正法、一向都有人在實行李代桃僵的手法：以外道邪法來取代原本勝

妙而且正確的佛法。以此手段來平和地消滅佛教於無形中，以此手段在眾生不知不覺之間平和地消滅佛教的正法。有智慧的密教行者，若不想再造破法的共業，請莫再認同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等等諸人的邪謬法教，莫再認爲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等人是有證量的「佛法大師」；莫再依循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等等諸人的謗法教導來修學佛法、弘揚佛法；因爲這些密教祖師，皆是錯解佛法、誹謗正法、遺毒後人、已斷善根的一闖提人，不值得效法跟隨與修學故。

索達吉堪布所說密教內：「眾多大德均一致公認，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而且這並非是藏傳佛教的『獨門邪說』，佛經中早就表述過這一觀點。」這種論斷乃是不通經教、自意妄想、大膽妄說之人所做的言論。世親菩薩於《俱舍論》中，明白開示：「漸死：足、齊心，最後意識滅」、「身根滅故，意識隨滅。」佛陀也明講過，而且是許多次的教示：「意根、法塵爲緣，生意識——意法爲緣生意識。」又說：「諸所有意識，一切皆意、法爲緣生。」顯示聖教中說意識心是依他起的法性，必須依附於身根才能在人間現行與運作；所以索達吉是不信佛語而專信密教凡夫祖師邪語的人。世親菩薩在小乘法中的《俱舍論》中如是說，在其宣說大乘法中的唯識三十頌中也如是說；菩薩如是說，在原始佛法的四阿含諸經中的佛說聖教也如是說；這是佛教界古今一切凡夫學人與一切證悟者的共

識。聖教量中如是說，現實常識也如是認定，醫學研究及實驗所得之事實上也如是認定，在在證明意識是生滅法、易起易斷；但是索達吉卻和藏密凡夫祖師一樣的愚癡、一樣固執己見、一樣的固執先入爲主的密宗黃教的邪教導，認定意識是不滅的。這樣的人，怎可說是修學智慧的人？違教亦復悖理的強詞奪理的說法，怎可說是懂得因明的人？何況能懂內明之學？根本就是不懂簡單邏輯的愚癡人，如何敢強出頭的來爲藏密祖師的邪謬言論辯護與辨正？

世尊也曾開示：「實相過覺觀境界」、「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如上經論，明白告訴我們不生不滅「免生死處」的實相心不是意識本體，意識（佛說爲六識之一，識蘊所攝）在我們死亡時，就會隨著消滅，隨著身根而滅；不離意識境界，落在意識境界中的人，永遠都免不了有生有死的；因爲意識覺知心的現起，必須以意根及色身爲緣，才能在人間現起，是依他起的法性；在具足了意根與色身身根以後，才能從如來藏阿賴耶識中出生，根本就是有生之法，如何能說是不生不滅的法？這是很簡單的、絕對正確的道理，不但在現實生活中可以體驗得到，而且在聖教中也很清楚的爲我們明說了。實相心本體才是不生不滅的，永遠都沒有「隨著身根死亡而意識也消滅」的生滅現象，實相心既無生無滅，顯然不是意識心，因爲意識心是有生有滅的。索達吉很明顯的不知以

上正理，根本還是一個佛法的門外漢，故其所說都是真正的邪說。如果是索達吉是已知聖教量的人，卻故意讚歎意識是不生滅法，那就是強詞奪理的狡辯，以及惡意誤導眾生！

另外一方面，索達吉堪布引《般若八千頌》：「諸法如幻如夢，超勝涅槃之法如若存在，亦如幻如夢」經句，欲來證明密教法義「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然而索達吉堪布這一引證，卻又是錯解 世尊的真實法義，謂佛的本意是說「涅槃之法」即是「第八識真心之法」，一切法是第八識所生，第八識法爾永存，一切法則是如幻如夢、如露亦如電、無自性的生滅不已，縱使是無餘涅槃也不是實有的法，因為無餘涅槃只是依如來藏滅盡我執後不再出生十八界法，以此如來藏異熟識的自住境界而立涅槃之名，所以涅槃本來是不存在的，所以涅槃一名只是在形容如來藏不再出生十八界法的自住境界，所以涅槃即是如來藏，如果有人說涅槃實有，那就是邪見；即使有人說更有一法超勝於涅槃，那也是幻夢一般的妄想，因為離如來藏異熟識，則無一切法可說的緣故；因此說：如果有人認為一切法之中的任何一法能夠具有第八識的清淨自性、不生不滅、法爾永存的體性，甚至比第八識更像第八識、不生不滅而存在的話，這樣的論述都是外道的不如理作意、無自性妄想，都如夢幻一般生滅滅已的囈語，無有一絲實質的義理存在。

索達吉堪布讀不透經意，沒有般若的證量，卻錯解佛意，妄言：「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這一觀點並非藏密的邪知邪見，它原本就為佛陀親口宣說」，來否定如來藏的實有、的存在，妄認為涅槃之法等同於一切法空，更誹謗世尊而言說：「它原本就為佛陀親口宣說。」然而佛陀從來不曾如此說，而是藏密祖師誤會了佛的本意以後所作的賡緣之說。顯教《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佛云：「賢護！有三摩地，名寂照神變菩薩所行佛地所攝，菩薩摩訶薩安住此中，能得如是及餘無量殊勝功德。賢護！云何名為寂照神變三摩地耶？謂能如實覺一切法，通達其相，通達無顛倒相。」《大般若經》中佛亦云：「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集無邊無礙作事，不共一切聲聞獨覺。若諸菩薩能於如是勝三摩地常住不捨，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對照於索達吉堪布所引密續經典《三摩地王經》：「無罪具十力佛陀，爾時宣說勝等持，三有眾生如夢境，於此不生亦不滅。」索達吉如果將此《三摩地王經》「勝等持」句意，解釋為是意識所行的三摩地定力境界，並且認為此意識境界就是佛所開示的不生不滅境界。那麼很明顯的，就違反了筆者以上所舉顯教的佛經佛意，此三摩地並非是指一般的意識定力境界，而是指寂照神變、不共二乘的法界大定阿賴耶識法身如來藏。因此如果將索達吉所引密續經句解釋為：「福慧圓滿、具足十力的佛陀向大眾宣教最殊勝的大定——法界涅槃大定的境界，謂三界裡一切眾生的五陰十

八界都是如夢幻泡影一般沒有自性，然而從涅槃大定——不生不滅的法身境界來看，一切眾生十八界法——包括意識心在內——皆是幻化，都是法身法界實相所生；但是如果從如來藏本身來看，一切法其實都是實相心自身的種種體性，與實相心非一非異；因此在勝義諦上來說，一切法都是不生不滅的境界。」如是則能符合佛意所說寂照神變三摩地勝等持之真實意義。

然而，索達吉立論：「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顯然不曾瞭解意識是由阿賴耶識所出生的，既違教證也悖理證；是故，其所引經教就違反了佛意，正好與佛意相背。因此說索達吉堪布所引失當，自砸腳跟；復加竄改佛意，妄附己意，迷亂大眾，如此罪成一闡提人，謗佛謗法謗僧故。學人修學佛法本為求自在清淨、涅槃解脫、出離眾苦，如今索達吉堪布如此護法，卻落於謗法破法的境遇中，誠可憐憫，名為無知。

索達吉堪布又言：「蕭先生經常都會說這個是斷見，那個是常見，而他所據以做出判斷的標準又往往與佛經大相逕庭。故我特別想請教先生的是：你所謂的常見是以什麼作為認定其『常』的基礎？它與斷見的分野又到底在何處？如果根本就不建立自宗，只是一味信口開河地廣說別宗之過失的話，這種做法確實無有任何實義。」

茲引《楞伽經》佛語，說明何為不如理不如實的「建立見」：「爾時大慧菩薩摩

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建立、毀謗相，唯願說之；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建立、毀謗』二邊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離『常建立、斷誹謗』見，不謗正法。』爾時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而說偈言：

建立及毀謗，無有彼心量；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愚癡無智慧，建立及誹謗。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有建立。云何爲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又誹謗者，謂於彼所立無所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建立誹謗相。復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謂陰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著：『此如是，此不異』，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無始虛僞過，種種習氣計著生。大慧！非有見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陰界入：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見建立，是名非有見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謂初識無因生，後不實如幻，本不生；眼、色、明、界、念前生，生已、實已、還壞、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謂虛空、滅、般涅槃，非計，計著性建立；此離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如垂髮現，離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

佛在《楞伽經》裡開示佛子，所謂誹謗正法的言論，可以總括簡要的分爲「常建立見」與「斷誹謗見」兩種惡見。所謂「常見」建立者，即是外於「眞常的第八

識」實相、將如來藏阿賴耶識否定後，另外尋找出一個「不如理」的作意建立，將意識覺知心建立常住不壞的法，以為就是「常」住的實相，是故名為「常見」；所謂「斷見」建立者，謂其所建立的實相，乃是「不如實建立的實相」，非是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非是真常的第八識，落於一切法必滅的意識想像的斷滅見解中，是故若所建立的實相理論落於一切法空的斷滅見中，終歸於滅，名為「斷見」的建立見。然而不管是「常見」或是「斷見」，都是屬於不如理的、無不滅自性的「建立見」。

「建立見」再細分之下，則可以分為四個不同的種類：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與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隨即，佛便解釋云何非有相建立？所謂非有相建立，是指對於五陰的分際與義理不曾真實瞭解，不真實了知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等五陰乃是生滅體性，妄想認為五陰有不滅的自性相，妄想意識覺知心有不生不滅的自性相，誤以為能夠在沒有第八識的情況下而獨自存在，建立意識或五陰為不生滅性，這就是非有之相而建立為實有之相。因為在真實義理上與現實事相上，都沒有五陰、沒有意識能夠不滅的情形，所以說，誤以為五陰具有不滅自相而建立的不如理言論，則稱為非有之相的建立。如今的佛教界，在佛法上的非有相建立而說法的現象，非常普遍；往往有人認為我們的這個色身是不壞的，認為死亡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認為還是同一個意識心，認為此世的意識

心還是前一世的意識心；這樣的論調，落於色陰與識陰中。

或是認為我們的這個見聞覺知性是不壞的，每一世都有這個見聞覺知性，這樣的理路則落於受陰中；或是認為我們的這個能思想、分別事物的這個意識能力是不滅的，好像時時都有、大家都有嘛！這樣的想法落於想陰中；或是認為我們這個日常生活，天天穿衣吃飯的平常行為是大家都有，大家每天都在活動生活嘛！這樣的見解落於行陰中；或是認為我們這個修定後會出現的空明離念靈知心所處的一念不生的境界是真常，有離苦得樂的感應嘛！這樣的定境落於識陰；凡是以上的五種不真實了知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等五陰的虛妄體性，落入妄想而錯誤地認為五陰實有自性相，都是屬於不如實的非有相建立。

顯教或是密宗內的應成派中觀者，則是撥無因果，妄謂一切法空、緣起性空，謂無第八識而能生一切法，即落於斷見、無因論中。密宗內的紅白花教的自續派中觀者，則將識陰境界當成是實相第八識，妄說變相的種種意識心為不生滅，誤認為是真心，則不僅先落於「常見」中，隨即落於「斷見」中。謂其先是建立「無常境界」為「常」，落於「常見」；復又因為此定境中的意識微細心終歸於滅（如俱舍論所云「身滅意識滅」），故又落於「斷見」中，雙具不如理建立見的「常見」與「斷見」，如此弘揚「佛法」時則成誹謗法寶。

索達吉堪布如此言說：「眾多大德均一致公認，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且這並非是藏傳佛教的『獨門邪說』，佛經中早就表述過這一觀點。」正落入雙具不如理建立見的「常見」與「斷見」的誹謗見中。謂一切粗細意識都是生滅法，都是有生之法，從如來藏因及意根與法塵緣而生，都是有為法，所以才能夠具有分別、見聞覺知的能力；如果意識是「常」而一成不變的話，意識如果不隨著外境而改變的話，我們要如何能夠賴以分辨瞬息萬變的外在事物而生活呢？而索達吉認同藏密祖師的邪見，將意識本身建立為不生不滅的本體，正是落入「常見」中，和常見外道所說完全無異，因為意識根本上就是「無有常住」的有生有滅的體性。

索達吉的見解復又落入「斷見」，因為現見一切人皆能夠感知意識不僅時時生滅，更於睡眠、昏迷、死亡時，即有短暫或是永遠不能再有分別能力的「斷滅現象」。如此，建立意識為「不生不滅的本體」論，即雙俱「常見」與「斷見」，成就佛在經中所說的凡夫外道的誹謗見、建立見。並且，索達吉堪布錯會「體」、「用」的關係，不瞭解「用」雖然不離「體」，然而「用」亦不能即是「體」，「體」與「用」只能維持著不一不二的關係，只是維持著能生與所生的關係。如果能生與所生是一的話，那麼樹根應該就是樹的全部，不應該在樹這個名詞之外再建立一個樹根的法相。

況且，「體」與「用」有時是廣義指稱第八識與前七識之間的關係，廣義的指稱真心與妄心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指第八識心體自身與第八識的作用之間的狹義關係；從證悟者的立場來看，第六識原屬第八識所有，由第八識所擁有，廣義的說，意識只是第八識在「現行作用」方面的體性，附屬於第八識，所以意識本身是無自體性的，云何意識會有「不生不滅的本體」存在呢？狹義的說，意識仍不能說是第八識的用，因為第八識自身也有他自己的心所法及其餘種種的功德性用，所以狹義的說，意識尚且不能成爲第八識的用，何況能有常住不壞的自體性？索達吉竟然公開的認同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住不壞的意識，竟然公開主張意識常住不壞，實在是太自負、太狂妄了，竟然反對 佛陀在經中所說「意、法爲緣生意識、意識是有生有滅之法」的聖教，那還算是佛弟子嗎？

云何非有見建立相者，謂將不是真相事實、而是想像出來的不實情況當成是實證上的見地，以此而建立論說，是爲非有見建立相。謂若有人在五陰界內，觀察到眾生的生活方式，有各種不同的際遇，他人與自己各有不同的面貌、各人的壽命福分也不相同，因此論述，認爲說有一造物主，掌控這一切，操作這一切的人事物，是爲非有見建立相；因爲世間其實並沒有造物主，都是由各人往世所造的善惡業而成就所有不同的果報，造物主只是人所想像出來的妄想。又謂誤認爲虛空中，有一

勝性能量，能夠操控這一切人事物的生滅現象，如此論述也是落於非有見建立相，因爲其論述不如實故，而且不能夠讓修行者實證其理論故，虛空也沒有這個能力故，虛空是相待於色法的邊際而由人類意識觀察思惟所施設之法故，是爲「非有見建立相」。

云何非有因建立相者？謂「無因論」之主張者。其認爲一切法不須有一「根本因」，即能自然而有，同於自然外道，即是藏密黃教的中觀見，宗喀巴、歷代達賴喇嘛所說的應成派中觀見，都是此一類無因論的邪見者。如此主張者，必定會誹謗法寶，因爲他們必定不承認 佛所說「第八識出生一切法，第八識爲一切法的根本所依」的正教，認爲一切法都不必有第八識收集的各人往世所造業種爲因，認爲業種是自然而有、自然存在的，可以自然傳到後世受報，不必像 佛在經中所說的由第八識收存，轉世投胎而到後世受報，這就是藏密黃教的中觀見與唯識見，也正是宗喀巴與歷代達賴喇嘛的中觀見與唯識見，也正是顯教中的印順法師所主動繼承的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見與唯識見，而由現在的昭慧法師……等人所大力弘傳。這些人都已成爲「無因論」的非有因建立相者。佛說此類之人，觀察前五識以及意識因爲出生後，開始分別種種不同的「名」相：六識現前運作，然而因爲此六識是不實如幻，會成住壞空；觀察到六識壞滅後，與其未生前同歸是無，便說意識本來不生，

雖有「現象界有」而仍不名為生。此種立論落於「心外求法」，離於第八識真心而求佛法故，名為非有因建立相。

索達吉堪布正是此類人，他說：「當我們在抉擇法界的空性本體時，根本不可能承認阿賴耶、如來藏的實有，因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如果不能理解佛經中所說的世俗中有如夢如幻的顯現，勝義中萬法的本體必須抉擇為空的論斷，則一定不能理解經典中一時說空、一時說有、一會兒講生滅、一會兒又說無生無滅的密意」、「眾多大德均一致公認，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索達吉堪布如上的言論，正是將非第八識如來藏的意識或是虛空，妄說建立為是「法界實相根本因」，正是「無因論」的「非有因建立相」的外道，正是外道之「不生不滅」不如實之非有因建立相。索達吉堪布錯會正法教理，卻以外道無因論的邪見，來責備完全依照佛陀聖教量所說的正法，然後又妄將生滅性的意識說成不生不滅的心體，實質上認同常見外道所說意識心常住不滅之見解。而且，索達吉自己既說「意識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那就是說意識是生滅法，為何卻又不認同平實導師所說的意識是生滅法的正理？為何卻又在書中公開主張意識是不生滅法？索達吉做出如此歪曲佛教法義的結論，寧不畏懼死後的陰風愁雨及來世無量世的尤重純苦果嗎？以護法之名而行謗法破法之實，不知實際、不見法相、無知至

此，實在令人憐憫。

所謂「非有性建立相者」，就是外道的「戲論」。外道善於將「無自性」的意識妄想，建立為實相義，譬如說虛空、寂滅、兔無角、馬無角等法，加以虛妄建立，認為即是般若實相。此類人在佛門中已經遍處可見，佛在《楞伽經》中斥之為兔無角論者，即是現在的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見與唯識見，曲解唯識正義極為嚴重，曲解中觀正見極為嚴重。不論是建立虛空、寂滅，或是兔角、馬角等法為法界實相心，顯而易見地通通都是外於真正的法界實相心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的「心外求法者」、通通落入無有真實體性存在的虛妄見中、通通都是意識所行的分別生滅境界、通通都是屬於誹謗法寶的建立見，都無有真實意義。因為虛空同於兔角、馬角，都非實有法，乃是人所施設而有的名相而已，並無自體性，如何能執持眾生各自所造的業種呢？

亦如緣起性空一法，並非實有法，而是虛相法，如何能成為實相法呢？因為緣起性空一法，是依蘊處界有而施設者；若無蘊處界有，即無緣起性空；蘊處界有虛妄故，依蘊處界有而施設的緣起性空一法，當然也是虛妄法。猶如兔無角、馬無角，是依牛有角、羊有角而施設；若非牛有角，則不可能有兔無角一法；所以兔無角一法實依牛有角而施設有；牛有角既是虛妄法，依牛有角而施設的兔無角當然亦是虛

妄法，所以免無角一法並非究竟真理。同理，蘊處界緣起性空，其實是依眾生的蘊處界有而假名施設；蘊處界虛妄故，依蘊處界有而施設的緣起性空一法，當然更是虛妄法，所以緣起性空並非真實法，所以緣起性空並不是一切法界的根源，並不是一切法的真實相，既非一切法的真實相，當然不是實相，當然不是實相般若。唯有出生一切法的實際、本際，也就是出生一切法的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是一切法界的根源，才是一切法界的真實相，因為只有祂才是不生不滅的中道性，其餘的蘊處界諸法都是有生有滅的二邊性；因為只有祂才是蘊處界有根源，只有祂才是蘊處界緣起性空的二乘解脫法的根源。正因為如此，依於蘊處界有而產生的緣起性空二乘妙法，當然更是有生有滅的二邊性，所以二乘聖人不能實證般若，不能證得中道實相觀，原因也就在此。

復次，上來索達吉堪布既說「眾多大德均一致公認（編案：只有未悟的凡夫與藏密祖師、上師這樣公認），意識的本體不生不滅，但在顯現上則剎那生滅，根本不應妄執」，既妄認意識為不生不滅的本體，卻又說「當我們在抉擇法界的空性本體時，根本不可能承認阿賴耶、如來藏的實有，因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如此一來，則不僅妄說空性本體、涅槃實際的第八識等同於唯名施設，等同於外道誹謗佛法時所說的「如來藏本體是唯名施設並無實法」的謗法行爲，落於「虛空外道」斷見中，

更兼自打嘴巴、自壞己宗，謂將自己所建立的「不生不滅意識本體」在實質上一併劃歸為「無有實法」的虛無斷滅論，因為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都是生滅法，云何更能說「藏密在抉擇空性時絕不會成為所謂的斷滅派」？

索達吉堪布這樣的詭辯，倒是能夠迷惑初學佛法的無知學人，但是對於真正有能力分別邪正言說，能夠多分讀懂般若經的學人來說，則只能看見其言論之荒謬虛妄，所說法義正墮於世尊所訶責之「建立見」與「誹謗見」中。然而多數藏密學人對於這樣的言論，卻能夠信受並且深信不疑，西藏密教內的學人難道都無知到猶如索達吉堪布一般嗎？未必如是！必是天竺與西藏的密教學人，因為千年來久久不遇真善知識，多世常為密教虛論所迷，無力揀擇，以至於斯；如今，有真善知識住世，若有緣追隨，一世能超百劫千劫功德，必不唐捐，一切密教學人皆應知機，把握修學因緣。

如上之所辨正，索達吉堪布既犯下不識經教、錯解佛法的過失，卻又不能謹言慎行、小心求證於正經正論，竟然大膽妄為、膽大包天的依藏密密續的邪經邪論，公然出書毀壞諸佛菩薩的聖教量，做出「常建立」與「斷誹謗」的不如實言論，還大膽的公然出書流通，更長遠的、廣泛的誤導眾生、破壞佛所說的正法教義。對於藏密自宗的法教，卻亦言不及義、顛三倒四而說，唯令自宗密教法義違背實相、背

反三界一切法界真相的事實公諸於世。所說意識常住不壞的種種言論，與常見外道完全無異，在有佛教基本教義知見的人看來，在在都是匪夷所思的笑話；索達吉所造斷滅本質的言論，卻令自己世世所修所學成爲唐捐其功的愚行，無有果位可取，無有解脫可證，亦無菩薩道正行，亦無佛道可成。

如此不具證量的凡夫意識思维所得的妄想邪見，卻敢對真正的善知識發言：「故我特別想請教先生的是：你所謂的常見是以什麼作爲認定其『常』的基礎？它與斷見的分野又到底在何處？如果根本就不建立自宗，只是一味信口開河地廣說別宗之過失的話，這種做法確實無有任何實義。」索達吉是因爲讀不懂《楞伽經》的緣故，所以對於佛所開示的「常見」與「斷見」等等名相都誤會了，所以更不能知誹謗法寶的建立見，對佛法無知而又自以爲知，不知平實導師評論諸多外道，破斥他們所說不如實的建立見，皆是宗於佛陀法教，皆是依據世尊所開示的真理而做救護眾生不受邪見所誤的摧邪顯正護法行，皆是依照佛所開示依教奉行，根本就不建立自宗，云何有「『一味信口開河地』廣說別宗之過失」呢？這樣完全依據世尊法義所做摧邪顯正救護眾生的行爲，索達吉認爲這種做法無有任何實義嗎？世尊當年踵隨外道至印度各大城說法壞外道法以救護眾生的行爲，以及玄奘菩薩當年廣開無遮大會摧邪顯正救護眾生的行爲，索達吉也認爲這種做法確實無有任何實義嗎？只有妄

說佛法、妄說法界實相、妄說意識具有不生不滅的本體、妄說無第八識等等的正道言說；如此行爲自不識路，卻牽引人，一盲引眾盲，相偕入火坑，才能說「這種做法確實無有任何實義」，更且害人不淺，果報云何償還？這樣的索達吉個人，身膺藏密堪布之職，豈有可能不會廣泛的誤導藏密行者同謗正法、同壞正法？

何謂常見？索達吉至今仍然未曾如實理解，可說是根本不懂佛法的人；這樣的人竟然可以榮膺藏密堪布之職，來住持藏密的弘法大任，並在大陸地區廣爲營謀而成就大名聲，而代表藏密，成爲藏密的代表人物，卻說出這種不懂基本佛法的言論來，藏密諸多法王與上師，竟然也能視若無睹的加以認同，真是末法時代的具體事證！以是緣故，不得不將佛教基本教義中所說的常見，也是佛法入門的基本知見的常見的意義，加以解釋，教導索達吉「堪布」及藏密的法王與上師們；因爲他們既然認同索達吉的見解，而不加以制止及破斥，就表示他們對常見這個名相的意義，一樣是不懂的。

何謂常見？謂諸凡夫與外道，有一類人認爲意識覺知心是常住不滅的，認爲意識心是常，所以專在意識境界上用心，所以執著意識心爲常住不壞法，故名常見者。因爲是外於真實心第八識而求解脫、而求法界實相，所以名之爲外道。又因爲他們說生滅性的、被阿賴耶識所生的意識爲常，合併上面所說的外於真實心而求正法的

「心外求法」的事實，所以將其所主張的「常」與「心外求法」的「外」，合併而說爲常見外道。

常見外道的邪見，在末法時期的佛門中，已經極爲普遍的存在了；有人以爲覺知心今天晚上睡著斷滅了，明天還是可以重新再出現，所以是常；宗喀巴與歷代的達賴喇嘛及索達吉，都是這樣的人，這在他的每一種著作中，都看得到。也有人認爲，覺知心有種種妄念、妄想，這妄念妄想就是生滅法，但是覺知心本身是不生滅的，所以只要能滅除了語言妄想妄念，那就是覺，所以應該常覺不昧；聖馬鳴菩薩在《大乘起信論》中曾說過這種人：「此雖名覺，即爲不覺。」這也是落在常見外道所認定常住不壞的意識心上，與常見外道並無差別；這種人，現在已經普遍的在佛門各大道場中了，有各大道場的許多文件、書籍，可以具體的提示證明，並非末學沒有根據的誣謗各大道場。這種常見外道的見解，在藏密祖師的所有密續與文件中，處處可以見到；現在的藏密上師與法王的開示中，也都一樣的處處可見，都是未斷我見、落在常見外道見中，紅白花教三大教派所說的自續派中觀見，都不能自外於此常見；而黃教的中觀見，不但不能自外於此常見的邪見，又加以斷見的邪見，所以會否定第八識如來藏，所以會認爲三界中的一切法界都是可以無因自起，所以會認爲眾生所造的業種可以自己存在於虛空而在來世現起受報，不必由各人的

如來藏執持而入胎、而在來世現起受報，所以藏密黃教的法義更加的邪謬。

古時西天密教的月稱、寂天諸人，所傳法義由阿底峽具體的傳入西藏，多為西藏密教諸祖所認同、引用、繼承、闡述，並且加以發揚。謂古時的宗喀巴與現今的達賴喇嘛與諸多密教學人等，在其各自的著作引述中，皆都認同月稱、寂天所說法義。例如密教虛假不實的「尊者」阿底峽云：「聖者龍樹與聖天、月稱清辨與寂天，唯應修彼所傳訣。若無傳承之上師，則應一再勤閱讀。∴不應受持諸宗派，應當遵奉菩提賢，∴∴∴。」

由阿底峽所說對於月稱、寂天的推崇話語，以及排斥他宗他派的言語，顯示出他是只認同月稱與寂天是正確傳承祖師的，其他宗派所傳承的自續派中觀的法義，他是絕對不認同的；所以歷代的達賴喇嘛都反對、都壓制其他三大教派所弘傳的自續派中觀。但是阿底峽本人在西藏密教中，又是何種地位呢？在《宗喀巴應化因緣集》第十一章的記載：

「辛巳年秋初，解夏後，結尊仁達瓦回後藏，宗喀巴大師和賈喬貝桑法王，以及許多徒眾，一起回惹珍寺，賈喬貝桑法王為大眾宣講『中觀』等大論，大師則講授噶當派阿底峽所著之《菩提道次第》。惹珍寺是噶當派的根本道場，寺內安奉噶當派祖師阿底峽尊者的聖像。聖像身量大約與人相等，塑造巧奪天工，慈顏如生，極

為莊嚴。大師因仰慕尊者巍巍的德業，所以特地前來瞻仰。大師在尊者聖像前，廣陳上供妙品，殷勤祈禱，並發願說：『惟願尊者垂加持，令顯密佛法日臻興隆，光顯如日，遍照一切大地，眾生悉脫苦海，證得無上菩提。』所以阿底峽在西藏密教中的地位極為崇高，可以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由以上所引西藏密教學人互相推崇的言語，即能證明阿底峽在西藏的地位，比西天密教祖師、月稱、寂天與清辨等人，更有資格被當作是密教的祖師，由此可見阿底峽在西藏密教中的地位與份量。

至於寂天與月稱是不是猶如索達吉所說的一樣，說他們二人不是密教中的祖師？在《藏傳佛教世界》書中，十四世達賴喇嘛曾云：

「身為一個像我這樣的修行人，我對於月稱的哲學系統十分欣賞，對於他的兩本著作《密集金剛本續》(Guhyasamaja Tantra) 和《淨明句論》(Mūlamadhayamaka) 我也相當嘆服。我認為他的理論就如同日月一般高妙。」又說：「寂天的《入菩薩行》(Bodhicaryavatara) 是這個範疇中 (筆者按：指的是在「利他的受用」法義上) 最重要的典論。我從庫努喇嘛仁波切 (Kunu Lama Rinpoche) 那兒接受他口傳這部論典。我儘可能依照教本去修行，只要一有機會，我也會向別人講述這部論。」很明顯的表示：月稱曾著作密教的密續，曾弘傳密教的法義；而寂天住持那爛陀學院時，已經是密教大行的時候了，仍然是以密法為主；而且寂天所大力弘傳的自我交換法，

也正是密教的妄想法；因此索達吉堪布言說「月稱菩薩、寂天菩薩實乃印度中觀論師，千年佛教史上還未曾有人將之羅列在密宗祖師名下」，則又成爲信口開河、欲蓋彌彰，而且是睜眼說瞎話的荒謬行爲了。既然「密教的文殊菩薩」化現的宗喀巴，以及「觀音化身的」密教的領袖達賴喇嘛，都對寂天與月稱加以大力稱讚及追隨修學，當然是認同月稱、寂天都是密教的祖師，這也是天經地義與尊師重道的倫常道理。在經過如此的往上追溯、尋根究柢的追究起來，說月稱、寂天、阿底峽諸人爲密教的祖師允爲恰當，索達吉堪布不必急著撇清藏密與月稱、寂天之間的關係，藏密以外的今世後世的學者自然會有公允的評斷。

另外一方面，從世俗法上來說，接受了人家的教導，信受了人家的法義，成爲了人家的弟子，卻反過來不肯承認是自己的導師，如此之人，豈非背叛師門、欺師滅祖之輩乎？藏密的索達吉既然認同月稱、寂天的法義，弘揚月稱、寂天的法義，如何可以將月稱與寂天排除在密教之外？更何況他們二人都弘揚密教的法？如果說其師的法義是不如理的作意所成，會有誤導眾生的罪業，自己已經了知正確的法義，因此不願護持，不願信受其法義，決意脫離，則無有過失。然而如果蓄意脫離，而且其師所說法義無有錯失，自身所說法義卻不能符合經義，又不能自救其說，則成爲背叛師門的無義之人。

另外一方面，這種佛教法義上的認知，是屬於「大是大非」的嚴重事項，不容「見仁見智」的說法，是，則將來成佛作祖、廣利眾生；錯，則成謗法誤人，將來地獄重報，昭昭不爽，想躲也無法可躲。是故一切佛教學人皆應謹言慎行，無有十足十把握，千萬莫下斷言，切莫輕易開口，無間重罪極難消受、極爲恐怖。今者，索達吉竟然見不及此，既是認同宗喀巴的法義，即是認同阿底峽的法義；而認同阿底峽的法義即是認同月稱、寂天、清辨等人的法義（龍樹菩薩所說正法法義則與以上密教諸祖所言虛妄法義南轅北轍、殊無相同，是密教中人爭相援引龍樹菩薩言教，或爲蓄意或爲誤解，唯是加以夤緣，爲求提高聲望，希冀天下人認同其密宗法義，其中言說都無實義），然而索達吉堪布卻不肯認同月稱、寂天二人爲密教祖師，藉口因爲「月稱菩薩、寂天菩薩實乃印度中觀論師」，不是西藏人，所以「千年佛教史上還未曾有人將之羅列在密宗祖師名下」，真是胡說八道。觀此言論行爲，就已經是背叛師門、就是欺師滅祖的無義之人。並且，索達吉堪布自身所說的法義，不僅顛三倒四，自語相違，所說言語又與佛經聖教大相逕庭，怎敢大膽的來曲解諸佛菩薩說法，妄謗佛教正法所言，是「『將意識不生不滅』理解成常見外道之見解」，而不知意識本是常見外道所說的常，做出如此言論，無知無明而且無智，實在是誠可憐憫。

月稱所造《入中論》，更云：「由業非以自性滅，故無賴耶亦能生；有業雖滅經

久時，當知能生自果相。……說有賴耶數取趣，此是爲彼不能了，如上甚深義者說。」妄謂不需阿賴耶識執持眾生前世所造業種，那些業種可以自己存在，而在後世自己現行；完全違背 佛的聖教，落在邊見中，怎可說是入中之論？不入邊見已屬萬幸！何能入中？如是否定 佛在經中所說的「阿賴耶識持種現行」的聖教，不是謗法、謗佛，又是什麼？這樣的《入中論》，有中道可言嗎？

寂天則云：「若心離所取，眾皆成如來。施設唯識義，究竟有何德？」以意識心自以爲已離所取，名爲成就佛道；因此一邪見而否定唯識增上慧學，否定能令人成就佛道的唯識增上慧學，否定唯一可以使人成就佛道的唯識增上慧學，這樣否定佛教中的最勝妙法的寂天，可以說是佛教中的菩薩嗎？

觀乎月稱、寂天二人所造種種言論，皆是否定第八阿賴耶識的存在，妄言離所取的「一念不生」意識境界是法界實相，妄言意識心一念不生時即是離所取者，其實都還是落在所取中而不自知；他們否定了第八識時，也就落入無因論斷滅見中了。索達吉堪布卻說：「月稱菩薩的《入中論》中，重點分析了凡夫三地、菩薩十地直至無學地之間的種種境界，並宣講了十波羅蜜多的深刻內涵。」然而三賢地及聖位十地的修證，依據經中的聖教看來，都是依據第八阿賴耶、異熟、無垢識而修證的，正好與寂天、月稱二人的說法相反；顯然地，索達吉又是不懂佛法的信口開河、虛

吹妄捧，所說都是誤導學人的無義言論。謂月稱、寂天既然否定第八識、既然不懂唯識學正是唯一可以使人成就佛道的妙法，顯然是不曾證得第八識的凡夫；又執著意識爲常住法，顯然還是未斷我見的凡夫，未曾證得二乘菩提道中的解脫果；所以他們對於解脫道並沒有絲毫的修證，對大乘菩提的法界的實相更不了知，連小乘佛經《雜阿含經》佛的開示都不懂。佛說：

「我說道者，說何等道？道有二種：謂聲聞道及菩薩道。彼聲聞道者，謂八聖道；菩薩道者，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

在大乘經中亦有開示：「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輾轉無差別。」

如是，意識不是阿賴耶識，意識不是法界實相的知見，月稱與寂天二人都不知道，縱使讀過這些經典，他們也是不承認，而且也永遠都不肯加以引用及闡揚的。如此不知有法界實相、不知法界實相即是如來藏、不知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不知意識不是法界實相、不知意識乃是生滅法、不知意識即是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住法者，即是凡夫；月稱、寂天二人正是此輩人也，索達吉卻推崇之、認同之，並且反對如來藏法，證明他也只是一個未斷我見的凡夫；如此證據寫在他的書中，千百年後仍然會有人指稱他是未斷我見的凡夫，是未證如來藏、未發起般若慧的凡夫，並且是

謗法的一闡提人；這樣的將自己的短處寫在書中，並且公開發行、流通天下，將自己謗法的證據自動的送到大家的手中，可說是愚癡到極點了。

了知法界實相者，則入佛法修行五十二階位中之第十七階，住七住位，爲親證真實義的賢位菩薩；悟後能得通達，並且永伏性障如阿羅漢者，即證初地，入第四十一階位，爲聖位菩薩。今觀月稱、寂天二人所留下著作中的開示言語，不承認法界實相即是阿賴耶識，即是未入七住位的凡夫；又妄認意識爲不生不滅，如此則證明他們我見未斷，是凡夫人，尚不入流：不證聲聞初果，具足凡夫。他們對於法界實相阿賴耶識尚不能少分得知，又公開的在書中否定之，哪有能力能夠了知初地阿賴耶識所顯現的真如行相境界？哪有能力能夠了知十地境界？云何索達吉睜眼說瞎話的稱說：「月稱能夠分析了凡夫三地、菩薩十地直至無學地之間的種種境界，並宣講了十波羅蜜多的深刻內涵」？云何寂天能夠「對六度法門以及菩提心」正確的做諸多闡述？

意識心教證上，諸多的經教 佛語、菩薩語，皆一致的說是生滅法，是依意根末那識與法塵爲緣，而從第八識中出生而有的法，是有生滅現象的有爲法；在理證與事相上來說，每一世的意識心，在五位時（睡眠、昏迷、死亡、入無想定、入滅盡定），必有斷滅消失的現象，而且不能去到未來世，只能存在一世，所以眾生會有隔陰之

迷，不能像今天的意識了知昨日事一樣的了知過去世的事情。如是現象完全符合諸佛菩薩聖教量的開示，云何古時密教祖師迄至今日密教上師的索達吉，皆不信受佛經佛語，卻要強言意識是法界實相、是不生不滅的呢？歸結而言，都是因為福德不夠兼信力不足吧！

要而言之，索達吉堪布所做的諸多不實言論，皆是在為密教粉飾太平，謂其不信佛語所說「意識為生滅的有為法」，不肯信受佛語「第八識如來藏為常住法」，所以才有諸多的敗闕言論寫在書中公開流通，陷自身於不義的謗法重罪中，也將貽害眾生。其實，索達吉堪布只要能夠迴密向顯，虛心研究，深入平實導師的言教，詳實的比對經典原文；假以時日，所能夠獲得的法利，當不在話下。實在犯不著去為外道法的西藏密教背書，以自己的法身慧命作賭注而冒大險，去跟密宗祖師們同赴險境。如果真能如此發心修學正法，則將來自然能夠「理解經典中一時說空、一時說有、一會兒講生滅、一會兒又說無生無滅的密意。表面看來似乎有矛盾之處，若能圓融顯空、現相實相之間的不二關係，則所謂的矛盾處處都可以互通無礙」、「這些道理原本也並非深奧費解，只要自己能深入經藏，能依止真正的大善知識，通達如來藏、阿賴耶非常非斷、非有非無的本質特徵就不會是一件難於登天的不可為之事」，再也不會言說：「當我們在抉擇法界的空性本體時，根本不可能承認阿賴耶、

如來藏的實有，因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這一觀點並非藏密的邪知邪見，它原本就為佛陀親口宣說」。

索達吉假使能夠如實的知正法、實證正法，一定會主動的公開懺悔今日所造的誹謗正法、護持藏密邪教邪法的惡業，並且一定會努力破斥密教，讓密教正式走入歷史，消失於三界中，則佛教幸甚！眾生幸甚！唯除索達吉其人終其一生未能親證如來藏，未能實證般若。索達吉堪布若能發此大心，下決心脫離密教的邪說言論，為救護眾生而深入探究真實佛法法義，繼而在未來證悟後效法世親菩薩慈悲言行，廣弘正法，則其所曾做過的謗法行為，都將化為菩薩救護眾生的方便示現。自然地轉惡業為無上護法行為，成就正法菩薩行，則不僅能夠大大的利益今世後世的自身，更且能夠幫助無數的密教學人回歸大乘佛法清淨法義。不用去搞什麼「樂空雙運」、「雙身四喜」等等欲界內不清淨的法來染污自己；轉身回頭，修學清淨的勝妙法義，豈不更顯索達吉自己的尊貴！

若礙於情面，惑於聲望地位，寧願棄法身慧命於不顧，不肯虛心求教於善知識，則如彼所言：「作為佛教徒，我們都知道得人身不易。正因為如此，人人都應該努力對這一難得之寶貴資財善加珍惜與利用。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想回頭，怕已是萬劫不復。」到了那個時候，想想這一時，再說什麼「嘴巴倒是長在自己的臉上，但心

一定不要握在別人手裏」，則將全都成爲未來無量世中多餘的、而且是不堪回首的傷心往事，如果索達吉未來世在地獄中，能有空閑時間觀察到受苦因緣的話。

在《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中 世尊告戒弟子語：「若善男子善女人，爲求無上菩提，發心欲證此三昧者，是人要須先修智慧；以此三昧由慧得故，修智慧者應當遠離妄語綺語及諸散亂無益之事；於諸眾生雖起大悲，而常攝心，不染不散。」以此佛語聖教，敬送索達吉堪布，以利益之。

## 第七章 糊塗道次第廣論

道的次第，必須完全依照佛在經中所說的聖教，不可絲毫違背，不應猶如藏密祖師一般的依照自己的喜厭而亂說一通；否則，虛妄說法的過罪，任誰都承當不起的。但是藏密卻有祖師將佛道的內容與次第，亂說一通，自己發明創造佛菩提道的次第與內涵。

《小品般若經》云：「凡夫分別無明，貪著無明，墮於兩邊，於無法中憶想分別，貪著名色；因貪著故，於無所有法不知、不見、不出、不信、不住，是故墮在凡夫貪著數中。」

《舍利弗阿毘曇論》〈假心品〉：「心性本淨，為客塵染。凡夫未聞故，不能如實知見，亦無修心；聖人聞故，如實知見，亦有修心。心性清淨，離客塵染，凡夫未聞故，不能如實知見，亦無修心；聖人聞故，能如實知見，亦有修心。」

索達吉堪布言：「蕭平實說：錯悟佛子不解佛地真如方能與別境五心所相應之理，誤取空明覺知心為真，見道且無，何得自稱為大活佛？月稱、寂天、蓮花生、宗喀巴等輩，於凡夫身中之阿賴耶識尚未能知，未是見道，何能知於佛真法身？觀

今全球密宗諸師，不論在家出家，迄未見有已入大乘見道位者，尚非別教七住菩薩，何得尊爲活佛、法王？

答：蕭平實先生說蓮花生等輩尚未能知凡夫身中之阿賴耶識，對此觀點，我們絕難苟同。不知先生是看了蓮花生等大師們的論著以後才得出這種見解，還是根本就未曾拜讀過他們的經論著作，只是自己隨意臆測出這麼一種觀點？也就是說，他們的經論中有哪些語句讓先生感覺到他們尚未知曉凡夫身中之阿賴耶識？還是那句話：請拿出具體的證據！否則，一些既不明真相又不看經論之人，讀了以上不知是從何處得出的觀點後，很有可能將之奉爲圭臬，以爲這就是真正的聖者面目。若出現這樣的情況，則誤人子弟之過怕是誰也擔待不起。

換一個角度來說，不知凡夫身中的阿賴耶識，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佛陀在《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五》中對此問題早已表述得清清楚楚：「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船樓櫓堂閣，即作是念：彼是樓櫓，爲是虛空？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十住菩薩于自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由此可見，不僅十住菩薩對如來藏猶如「醉人欲涉遠路，朦朧見道」，即就是十地菩薩也未能完全通達。

至於蓮花生大師等人到底是菩薩還是與佛陀無二無別，所有正信佛教徒心中都會有一杆公平的秤，這秤上的準星也絕不是由蕭平實一個人來校對的。不過若按他本人的口氣來看，似乎他自己早已位登十地以上了，否則也不敢如此口出狂言。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是，像他這種沒有任何教證根據及嚴密邏輯推理，甚至連被批物件的「罪狀」都列舉不出來的論證作風，我們在任何一個登地菩薩的著作中都不可能找到。

再看他對密宗祖師的評價——「觀今全球密宗諸師，不論在家出家，迄未見有已入大乘見道位者，……」對此，我們還是要老生常談地問一句：你憑什麼得知他們都未入大乘見道位？是靠了現代化的科學儀器，還是現量見到？抑或依憑可靠的比量推論？或者有據可查的教證？如果以上條件全都不具備，那這種論斷就無異于天方夜譚，除了愚癡者以外，有誰會把此種空穴來風似的論調當真？如果有人從未深入過顯宗中的任何一個宗派，從未在聞思的基礎上腳踏實地地實修過，但他居然就敢斗膽評論說，在顯宗自古及今的所有修學者中，無一人堪為登地菩薩。如果有人這麼說了，他所說話語的可靠性到底又有多大呢？別的不說，單以漢地古往今來的往生人數來講，就已是舉不勝舉了。這其中有無數個修行人在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顯示出各種各樣令人信心倍增的瑞相，僅此一例就足以駁倒顯宗無大成就者之

說。同理，在藏地幾千年的佛教發展史上，亦有無數位臨終往生者為我們示現了數不清的圓寂奇迹與瑞兆，甯瑪巴更有眾多的虹身成就者在世人眼前演繹出一幕幕活生生的將自身消融於法界的成就景象。此等記載遍諸密宗各大教派的歷史，而且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事例也舉不勝舉。

如果蕭先生本人未接觸到密宗見道位以上的聖者，那只能怨自己因緣不濟，怎能因此就否定密宗所有的修行法門及各位依之而得到解脫的人士？凡夫的眼睛能看多遠？恐怕連老鷹的目光都比不上；凡夫可以了知的範圍有多大？若超出自己能夠駕馭的有限的世界範圍，深入任何一個陌生的領域，恐怕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會陷入茫然、恐慌的境地。所以，若以自己的耳聞目睹及分別念為探索出世間究竟智慧的唯一可靠之工具，最終的結局只可能是自欺欺人而已。

只相信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這一點實與順世外道的典型理論如出一轍，他們就是因為看不見後世的存在因而否定有來生的。佛教徒如果把自己的認識水平降低到順世外道的理解層次上，于己、於他之終極解脫都毫無利益可言。

以自己的判斷標準為準繩去衡量別人的實際證悟水平，這是一種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因眾多的佛教經論中都曾指出過，別說大成就者了，那就是顯現上的一個普通人，他種種外顯作為的本質也非我們言談思量的對境。《勇士等持經》中說過：「吾

等應將一切眾生觀爲佛之形象，以凡夫無法了知何者相續成熟、何者相續未成熟之故。」釋迦牟尼佛在《寶積經》中親口宣說道：「迦葉，吾與同吾者可了知法與補特迦羅，凡夫不了知法與補特迦羅。」

如果按照《寶積經》的說法進行推論，則評判全球密宗導師中無一人位登見道位的蕭平實應屬與釋迦牟尼佛同一境界的又一佛陀了。作爲佛教徒，我們是應爲此感到欣喜若狂，還是深感痛心與可歎？那就每人心中各有一桿秤了。不過可惜的是，當今世界上，心中沒有這杆是非標準秤的人實在太多太多。如果是智者，他當然不會放棄佛陀的金剛語、諦實語而去追隨一個狂人的囈語，但愚者就不會如此取捨。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只能希望：

不論你輕信別人已到何種程度，但對一個佛教徒來說，聽佛陀的話無疑是最保險的。而佛早就告訴過我們了：不要妄加觀察、不分青紅皂白地評論任何人，更不應隨意就對聖者做出花樣翻新的批倒、批臭似的「斬新定論」，因看清楚、讀明白一個人的相續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誹謗的過失及它必定招致的惡果就只有當事人以及搖旗吶喊、推波助瀾者自己去長劫品味了。

蕭平實說：密宗裏的道次第顛倒。可能有很多人來到這裏以前，曾在很多道場學過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有些地方講略論，沒有講得那麼詳細。可是

宗喀巴他們把道次第弄錯了，他們以為二乘法修完後就要修唯識學，最後才是般若中觀，因為他們認為唯識是不了義法。他們不曉得唯識是一切種智，他們認為應該在學過唯識以後才修學中觀——中觀是最究竟的法。然後黃教中又說應成中觀比自續中觀更究竟，超勝於一切顯密宗派。他們的佛道次第其實錯了。般若中觀只是第一義諦的總相智與別相智，唯識是通達了別相智與總相智之後才能修學的種智，修學種智才能讓你成佛，顯教的般若經所說中觀無法讓你成佛，只能讓你入見道位得總相智與別相智；可是密宗不曉得第一義諦內涵，顛倒了次第，這也是他們的一種邪見。此外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中所說的般若，並非佛法中的般若，是他們自己妄想的無因論的「般若」，不是佛法，大家不可信受。

答：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全篇講述的都是顯宗的道次第，不知蕭先生是因為沒看過宗大師的此論，還是根本就分不清顯密之間的區別，故才顛倒亂言曰：密宗裏的道次第顛倒。如若想瞭解宗大師對密宗道次第的論述，可閱讀大師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廣論》。欲行評論，但卻無的放矢，在靶子都沒立起來的時候就亂放一氣，最後的結局恐怕只能是傷人害己。

至於說宗大師等人主張在學完二乘法後馬上修學唯識，接下來再修習中觀，這種觀點就更是令人不知所云。認真學過《菩提道次第廣論》的讀者都知道，宗大師

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而廣論了三士道的修學次第。其中的中士道結束後即轉入大乘道，哪里講過所謂的二乘法修學完畢後即當轉入唯識的學習？宗大師再再強調的一直是先發菩提心，並用菩提心攝持修行者一切身語意之舉作，且在六度四攝中落實真正的菩薩行。若發不起菩提心、不願行菩薩行，再學般若中觀或唯識又能帶來多大的實際利益？

談到唯識和中觀之間的關係，熟悉藏傳佛教的人都知道，藏傳佛教歷來將唯識分為隨教唯識與隨理唯識兩大派別，不加分析地把中觀與唯識拿來硬性比較，恐怕應算一種顛頂籠統的做法。我們所說的隨教唯識是以無著菩薩、世親論師為代表人物的，這種唯識宗派實與中觀的究竟空性見解無有任何本質區別。在這種前提下，再來高喊二種次第的孰先孰後，豈非太沒意義？而隨理唯識則承認心性的明清實有，若按照釋迦牟尼佛的了義經論抉擇，此種唯識宗派當屬不了義的宣說暫時觀點的不究竟之派別，是一種方便法門。藏傳佛教認為隨教唯識的觀點就是究竟、了義的觀點，其與中觀何曾有過誰高誰低的區別。而隨理唯識的看法才是不了義之說，與中觀方才有一個究竟與否的區分。因而在未通達唯識的真實本意之前，請不要妄加評論它與別宗的區別，因你連自己欲大力弘揚的宗派的門類都搞不清楚，如此一來，人們必定要對你的內在智慧表示懷疑。我們不禁要問：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還有一點也讓人對蕭先生的論斷哭笑不得。即他認為密宗中的黃教把應成中觀抬得太高，不僅高過自續中觀，更超勝一切顯密佛法。這種論調恐怕以後會成爲佛門的一個千古笑料，先生本人倒有可能因此而被佛教史記上一筆。因在藏地自古及今的所有佛教宗派中，從未有任何一個宗派認爲中觀應成派超勝顯密一切佛法。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密宗普遍認定中觀應成派在顯宗中屬抉擇最究竟空性本義的宗派，其見解在顯宗中是最高的。但從不曾有藏密的宗派認爲應成派已超越一切顯密教派。說應成中觀是最究竟的顯宗般若法門有充分的教證及理證根據，但說密宗或黃教認爲其已超過所有顯密教法則無任何可靠依據。」

謹答：

月稱、寂天、蓮花生、宗喀巴等輩所主張的「佛法」，確實不是佛陀的法教，彼諸人所說法教嚴重違背世尊所說正法之教，實質上，已經犯下誹謗三寶的重罪。彼諸人所犯過失例證，已如前面章節所略述，廣述則限於篇幅，難以一一具舉。彼諸人對於凡夫身中之阿賴耶識尙未能知，也未親證，未是見道者，對於佛地眞如法身，當然更加無從得知。佛地眞如法身境界與五別境相應之理，屬於最高深階段的「一切種智」般若，非是一般證悟阿賴耶識者所能夠稍分了知，謂等覺菩薩如彌勒

菩薩亦只有極少分的了知佛地境界，云何古往今來密教的眾多祖師，皆是未悟如來藏亦未斷我見之凡夫，如宗喀巴、月稱、寂天、阿底峽之否定如來藏者，如何能對佛法有微分了知？因為成佛以一切種智所說的妙法為主，都是在宣講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中所含藏的一切種子，都是在這第八識所含藏的一切種子實證上的智慧；而般若所說的一切法，都是在解說那些親證如來藏者所有的智慧，所以否定第八識的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歷代達賴喇嘛等人，當然都是未悟般若的凡夫，何況是悟得般若以後才能修學的唯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達賴……等人焉能證知？

古往今來，只有開悟般若的福德已經具足者，才能證知法界實相心阿賴耶識；凡是證知第八識如來藏者，必定認同諸佛菩薩語：「第八識即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如來藏是一切法之所依、之根源。」必定破斥藏密外道所說「意識為一切法所依處」的言論。因為無論是在理上，還是在事上，證悟般若者的現觀皆是如此，如是與諸佛菩薩所說法義完全一樣；只有未證悟之人，不論其是否知曉佛法名相「阿賴耶識如來藏第八識為法界實相心」，畢竟其人並不知曉法界實相心阿賴耶識如來藏真正存在於何處。

密教古今諸多祖師就是因為不知道意識是具有生滅現象的有為法，因此才會錯

誤地認為意識為法界實相心，因此而否定第八識如來藏的存在，或者妄想認為必定無有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或者將明點、阿字誤認為是阿賴耶識，或者如蓮花生一般的將意識心誤認為如來藏；卻不知道不管是明點或是阿字，或是蓮花生所誤認的一念不生時的覺知心，其實都是意識觀想的結果，或是意識所住的境界，還是落在意識境界相上，都不是真正離開意識「觀想境界」，都未離開意識「能、所分別境界」，都不是真正恆離能所的實相心第八識。諸佛菩薩聖教說：「法身即是如來藏，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即是第八識。」一切佛教學人皆應信受，月稱、寂天、蓮花生、宗喀巴、達賴等人既然不承認有阿賴耶識，而妄認意識為一切法所依處，則是反對佛與諸菩薩聖教者，則是外道，不屬於佛教門中的學人，因其不信受佛語故，即非為佛子；既然不是佛子，又是破法凡夫，云何更能知法界實相心的阿賴耶識？唯是只知研究法義名相的無明凡夫而已。

索達吉堪布如果不信，更舉《入中論》月稱「論師」的論旨所云為證：「最初說我而執我，次言我所則著法，如水車轉無自在，緣生興悲我敬禮。」

世尊最初說法三七日，是於天界演說《華嚴經》，廣說法界重重境界，但卻會歸於第八識的廣大功德力，卷十九〈夜摩宮中偈讚品〉：「一切眾生界，皆在三世中。三世諸眾生，悉在五蘊中。諸蘊業為本，諸業心為本。」「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

盡；若人知心行，普照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

卷三七〈十地品〉：「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

卷五十五〈離世間品〉：「菩薩摩訶薩知善巧說法，示現涅槃；為度眾生，所有方便，一切皆是心想建立，非是顛倒，亦非虛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為本。」

佛最初說：一切眾生皆有心——是法界實相心。此心有實體實法之自性，迥異自性見外道誤認意識心之見聞覺知自性。此第八識心之真實體性無窮無盡，永不毀壞，故有「常我」之義；接著佛又說明一切菩薩當度眾生之時，應該了知此心即是涅槃義，應以種種方便善巧為眾生示現「此心即是涅槃」之真實義，令眾生證入般若無生忍，令眾生實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眾生要想修行成正覺，也是要以這個涅槃心為根本去修，才能成就。天竺密教的月稱卻說佛在天界說此「真心」為「我」時，諸菩薩眾與諸天人會有執著此「真心為我」的現象，是為亂解經義，是以自意妄想而曲解佛經法義，亦是誣謗世尊。因為一切真悟之人，都能夠認同佛語「佛與心，體性皆無盡」，更能夠瞭解「佛真實性」，知曉「心為真我、心不執自、心不執我」的真實義。對於已經了知的這種真實無著的道理，云何尚有執著可言？

猶如現今人類都知道地球是橢圓形的，如今還會有人去執著或是諍辯「地球不是橢圓形」的事嗎？再從另一方面來說，未證知此真心的天人或凡夫，也不會是真正的執著於此真心，因為他們的見與我執根本未斷，他們會執著的是各自身中的五蘊我、行陰我，或是造做種種分別的意識我，不會有轉依的能力去執取真心我、執著於此真心我，因為他們都如同月稱、寂天、宗喀巴、索達吉一般的未證知第八識心的存在，不知第八識心實有或非有，如何能夠執著第八識心呢？猶如古代的人，根本不確定地球是圓是扁，古代人要如何執著地球是什麼形狀呢？只能以意識心去亂猜亂想嘛！因此未悟的佛門凡夫，真正執著的是意識心所想像的如來藏我。證悟的菩薩們在論中所說的「凡夫恆內執第八識為自內我」，那是從證悟者的現觀上來說的，不是凡夫自身所知的境界相。

《解深密經》佛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佛在此句中，也是說明只有未悟真心的「凡夫與愚人」才会有執著的現象，因此佛對他們才往往不開演此第八識真心的境界，因為恐怕他們誤會第八識的體性即是常見外道所執著的意識我，就會執著於真心名相，以意識心去胡思亂想而虛妄建立各種言論，將各種意識所行的境界認為是「常我」，或者如宗喀巴及月稱、寂天等人一樣的將佛所說的如來藏，歸類於意識我。然而索達吉與宗喀巴、

阿底峽、寂天、月稱等人的這種執著，乃是落在意識境界上的能所「分別」中所產生的邪思，因為他們所建立的言說，根本觸及不到真心的「常我實義」。另一方面，佛對於證悟的菩薩學人則會廣行開示，啓發更深妙的智慧，令其多有方便法門，廣能言說，善於向眾生解說涅槃即是真心的實義，令有緣眾生廣能悟入法界實相。月稱開示此句的意思極為明顯，就是要否定第八識，不承認有一實相真心存有，誹謗佛語：「唯是一心、非是顛倒、非是虛誑」的第一義諦。

另外，如果說月稱此句「最初說我而執我」，是爲了要與下一句法無我的「次言我所則著法」相對應，而建立爲「人無我」義的話，月稱還是墮入亂說佛法中的誹謗見與建立見中。因爲佛在人間說法，初轉法輪宣說的是「阿含經」旨的「人無我」義，云何月稱會說佛「最初說我」而眾生錯會「而執我」呢？在人間初轉法輪的四阿含諸經中，世尊是說「無我」而不是說有「我」；乃至初轉法輪的最後經典中所說的如來藏，也是說如來藏的無我性，說「極方便求如來藏的我性不可得」。故說月稱的《入中論》所說都是不實說法；無論對於在天上所說的佛法，或是對於在人間所說的佛經，月稱的說法皆是誹謗法寶。其咎皆在月稱自身未悟法界實相心如來藏阿賴耶識，卻敢以自己所施設的自宗妄想而妄說佛法有以致之。

更觀月稱所云第二句「次言我所則著法」，也是錯會佛意、亂說佛法。謂佛之

真意爲「次言我所令除執」，是令眾生遠離我所的貪著。而且顯然的，月稱連二乘人的境界也是茫然不知；因爲佛語開示：「二乘聖人就是因爲執著萬法爲實有，因此害怕後有，而要速速進入涅槃，灰身滅智，不要再出生於三界受輪迴生死之苦。」不像菩薩了知萬法都是由自心第八識所生所顯。如是阿羅漢雖然把苦當作是實有之法，然而，阿羅漢卻是解脫者，是出三界的聖人；如此一來，月稱所說「次言我所則著法」，已經成爲指稱阿羅漢不是解脫者，是否意指阿羅漢因爲聽了佛的開示，因此而執著於萬法、不得解脫？再依大乘法來說，學人在證得實相以後，由於般若慧的生起與現觀，能夠了知一切法都是空，都只是如來藏所出生與顯示者，是爲實證一切法緣起性空，了知諸法空相的境界，因此將不會把一切萬法執爲是實有法。這種空性般若慧，有別於阿羅漢所證得的無餘依涅槃的二乘解脫慧，同時這也是菩薩所以珍貴於阿羅漢的所在，因爲菩薩最終將會因此空性般若慧，而漸漸的成就佛地境界，廣能利益十方有緣眾生，無有盡期。復次，在凡夫位來說，凡夫無明深重，我見、我執根本不斷，因此說他們會執著於觀想所形成的上師樂空雙運淫樂境界，或是誤認阿字等等的「我所」作爲實相，那倒是正確的言論。

月稱所說的第三句「如水車轉無自在」，則是睜著眼睛在說瞎話。因爲水車轉水，水固然是流動不已、變化不休，但是水體本身並沒有消失啊！況且，偌大的水車，

月稱也能視而不見嗎？第四句「緣生興悲我敬禮」，月稱則乾脆就把「無始時來界，一切法所依」的根本因阿賴耶識，給抹殺掉了。此謂月稱根本不提萬法之「因」，只提「緣生法」，故意抹去佛意「因緣所生法」裡面的「因」的真實義理，落入外道「無因論」的斷滅見中。如是月稱依此不實句義，當然他要密教弟子們信受他所誤會認知的「人無我、法無我、一切法空、緣起性空」等等的斷見外道虛妄法，卻自稱不落於斷滅空，自稱不落於斷見中。

關於蓮花生上師來歷的考據，前面引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所有關於蓮花生的記載，看起來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關於蓮花生個人德性的記載、關於赤松德贊以及佛教前弘期在西藏發生的故事，都披上了一層傳奇色彩，其中的某些細節是在大約十四世紀時，由後人補充進去的，行文中運用了很多褒獎、歌頌性質的詞語，帶有很重的粉飾的痕跡。」這是西洋佛教研究者考證後的結論。

復次，在《佛光大辭典》裡，亦查無蓮花生的記載資料、「中華佛學研究所」索引中亦查無任何記錄。密教《蓮花生大師應化史略》載其乃化生於蓮苞中，與歷史記載蓮花生乃是當年烏杖那國侯爵之子的肉胎出生的記載，出入極大；因此，密續中所說關於蓮花生的種種古代神聖傳說，以及蓮花化生的密續記載，純為故事，俱為戲論，無有實義可言。並且，古時的印度、西藏都不重文字記載的歷史記錄，而

以口頭流傳為主，經過長時間的口耳相傳以後，傳說渲染極為嚴重，所以才會有將肉胎出生的人類蓮花生，傳說成是化生於人間蓮花裡的天界有情，真是神秘浪漫，引人遐思。然而，在佛法的修證上，所有不如實、言不及義的言論，通通都是戲論，豈能當真？譬如蓮花生若真的是蓮花化生的話，那就不可能會有與人密修雙身淫樂邪法的情事了，因為蓮花所化生的人，必定都是沒有男女根的中性人，根本不可能與國王之女、猴育之幼女共修雙身法而行淫的；密教中人至今仍然不能從夢中囁語中醒來，仍在鑽神秘塔、坐鬼怪船，大做佛法戲論的虛幻大夢；顯教中人以及東密行者，卻已經看清迷霧、撥雲見日，廣有多人開智慧藏、坐般若船，將蓮花生從佛教歷史人物的記載中刪除。西藏密教中人卻還在捧他為出世聖人，云何無智至此？

蓮花生有沒有開悟？有沒有離開凡夫知見？何妨一探？根據西藏密教自己的典籍《蓮花生大師應化史略》裡的記載，蓮花生的佛法知見為：

「所云佛者，即是自心：不加對治則散亂，不明自性則馳求，外境苦惱現前，即功德成就而不自知。不取不捨，如草生芽；勿助勿忘，自漸長成。」「任何念起，知而勿隨，心不貪慾；善惡念起，不加修整，惟常覺照。」「佛心自心本自如如，我見解脫；一心不亂，即謂成佛。」

如此知見，具足凡夫，好比有人以破銅爛鐵向人漫天要價，以為人皆不知其物

是破銅爛鐵；若有視破其伎倆，向他就地還錢，卻是糊塗帳一筆。這種錯悟的事，早爲禪宗祖師所訶斥：

「一僧問：『一念未生時如何？』投子大同禪師云：『真個謾語！』」

「有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湖州如訥禪師云：『堪作什麼？』」

「玄沙師備禪師云：『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

蓮花生當年若非生於密教天下的天竺，弘法於雪域西藏，他若後來生至中國，繼續如此胡言亂語，早晚吃棒。此中真正道理，不僅蓮花生一無所知，如今索達吉堪布如果也跟蓮花生做此同一見解，也只能夠做悶葫蘆，在禪宗開悟者眼前，依舊開不得口，一開口就錯，一錯就成謗佛、謗法、謗僧。意識是爲識陰所攝的生滅法，剎那生、剎那滅，如急流水、流急不覺生滅，最易妄爲澹淨的清淨境界，最易誤爲真心；若如蓮花生一般的誤以爲一念不生，精明湛澄，就是親證佛地真如，這麼修行下去，則永遠落於輪迴，難有出期。

索達吉堪布且莫說禪宗故做神祕，莫說禪宗神頭鬼臉，此中實有佛法真正密意，乃是佛之正法眼藏，正是龍樹菩薩所傳真正中觀。若是汝通透不過，且勿輕易謗法。索達吉根本不知密教的本質，高推密教諸祖有極高證量，謂蓮花生爲大菩薩、

爲佛，由非人類的蓮花所化生，真的是胡扯瞎鬧。可憐的無知眾生，受其密教的誤導，共造誹謗三寶的惡業，都是汝西藏密教之過。密教諸祖，實是大惡人，壞佛事業，毀人慧命。佛教中有智慧的學人，皆當明辨是非，應努力排除密教中的邪謬法理，揭發「密續非佛法」的本質，救護密教學人回歸正道。

索達吉堪布云何會說「不知凡夫身中的阿賴耶識，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爲索達吉根本就不會證得第八阿賴耶識，自知此世無緣實證，所以這樣說，迴避別人對他有沒有實證第八識的質難。難道索達吉不知道修學佛菩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在禪宗的證悟中找到第八識阿賴耶識嗎？很顯然的，索達吉對佛之正教，知見相當不足，才會有如此錯誤的知見。要知道大乘佛法的修行，若不證得法身第八識，則不可能發起般若實相的智慧；復又妄認意識爲真心，就不斷我見、就不能斷除我執；不斷我執，則不能夠離於生死，不能實證聲聞解脫的智慧；沒有二乘聲聞道的解脫智慧，不出生死，則永溺輪迴無有出期，更別說是發起大乘法中的般若智慧了；想要成佛，即無絲毫可能。

因爲佛在《華嚴經》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爲本。」心就是指實相心如來藏，就是第八識阿賴耶。《阿毗達磨大乘經》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要能夠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佛地功德，非得要以這個法

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作爲根本來修行才行；這個無始時來界，指的是第八阿賴耶、異熟、無垢識。索達吉堪布不知此中道理，而妄語胡說迷亂學人：「不知凡夫身中的阿賴耶識，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將不能實證阿賴耶識而導致不能發起般若實智，視作理所當然；因爲藏密的所有密續中，都不以佛所說的實證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作爲真正的佛法；而是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所說的般若實智。索達吉更將佛陀在《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五》所云：「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舶樓櫓堂閣，即作是念：彼是樓櫓，爲是虛空？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十住菩薩于自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錯解誤導開示學人爲：「由此可見，不僅十住菩薩對如來藏猶如『醉人欲涉遠路，朦朧見道』，即就是十地菩薩也未能完全通達。」

然而此段經文所說的是眼見佛性的境界，不是指明心證悟第八識的境界，索達吉根本不知如來藏與佛性間的體用關係，也不知明心與見性的差別所在，亂講一通，亂引胡證，由其妄解妄說佛法的程度，顯見其在佛法上的修證，其實完全付之闕如，其粗淺程度，猶如無知凡夫破法誹謗之人，令人爲其感到可悲。謂其知見被其密教祖師嚴重誤導，可以說已至極深地步，其自身是否能夠得以回頭，出離邪見，

端在其心力勇不勇猛，是否肯捨棄現有的世間名聞與利養，是否肯滅掉自己的所墮的識陰我見，是否肯修學顯教真正正法。如果肯發大心，並且改往修來的轉變心態，轉而護持顯教正法，遠離藏密的所有邪見、邪修、邪法，將來機緣成熟時當有入處。

此處索達吉堪布所引《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之五》佛語開示佛性言句，要義是指眾生皆有佛性，然而要當護持禁戒，努力修集福慧資糧，才有因緣能夠得見佛性；此外，佛在此處判菩薩眼見佛性時，位列佛法修證階位中的第十住位，此階位的修證境界超越明心開悟證知第八識如來藏得「無生忍」智的七住位，如此方是正說，不是索達吉堪布所錯會的意思，誤以為十地菩薩也只能少分了知如來藏義，索達吉誤將眼見佛性的境界與證知阿賴耶識的境界混為一譚，顯見索達吉尚未見性，又藐視親證如來藏阿賴耶識的重要性，亦未明心，證明索達吉的佛法證量全無。學人證得如來藏時即有證得如來藏的般若實智功德，證得眼見佛性境界時即有證得眼見佛性時的實智功德，兩者是不同的修證境界，不能夠混為一譚。對於證知如來藏的智慧功德方面，學人可以研讀 平實導師所著的《悟前與悟後》、《真實如來藏》等書，書中已有詳細的解說，能夠大大利益學人建立正確佛法的知見。

對於眼見佛性與明心開悟的不同，於《正法眼藏——護法集》中導師云：「真如是本體（編註：此處真如二字如同禪宗祖師一般用以指稱第八識心體，不是講第八識所顯示的真如

法性），佛性是其作用。譬如燈與光：真如是燈，佛性是光。光從燈而生，但光不是燈；如果說『光就是燈』，那就錯了。燈能產生光，但燈不是光，如果講『燈是光』，那也錯了。

同理，真如具備佛性作用，但真如不是佛性；佛性雖從真如來，但佛性不是真如，佛性與真如非一非異。真如是本體，佛性是本體的作用，學禪的人和學佛的人必須弄清楚這一點。」「佛性本自清淨沒錯，但佛性不是真如，不可將經典中講真如的經文拿來比喻佛性。」

『《大般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許多經典都這麼講。既然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就可見佛性不是因為學禪、修禪、參禪而把見聞覺知變為佛性，所以佛性不是變來的，它是本來就具足的（本來就已經顯現的）。』

「我們見性以後就會看到：佛性與見聞覺知並存，佛性不離見聞覺知。見性後見聞覺知依舊是見聞覺知，沒有變成佛性；佛性依舊是原來的佛性，沒有和見聞覺知合併或把它消滅。所以佛性不是變來的，不是從見聞覺知轉變而來，是本來就具足的。」

「佛性是真如之用：真如為體，佛性為用。在見性以後，佛性不論做什麼，都是由清淨末那透過阿賴耶識的識種來運作，佛性向來不作主。」

據導師的開示，如果只有明心而尚未眼見佛性，讀了或聽了這段開示以後，仍然會將如來藏的作用當作是佛性，會將看見如來藏的運作當作是眼見佛性，仍然還是會誤解見性，對眼見佛性的境界、以及對導師信心不具足的人，難免會生疑不信。是故，學人當知明心與見性具有兩個不同的受用功德，莫學索達吉堪布弄不清楚之下，將明心與見性混爲一譚，卻還敢說法教人，自現敗闕。

索達吉堪布接著提到密宗「虹光身」的問題，引述傳說：「寧瑪巴更有眾多的虹身成就者在世人眼前演繹出一幕幕活生生的將自身消融於法界的成就景象。」此處筆者想要請問索達吉堪布幾個問題，還請索達吉能夠不吝予以回答：「對於寧瑪巴更有眾多的虹身成就者在世人眼前演繹出一幕幕活生生的將自身消融於法界的成就景象，請問您是親眼看見了嗎？還是您有這個證量能夠示現給我們看呢？再請問您：虹光身與『無生忍、無生法忍』之間有什麼關聯嗎？學會虹光身時，能知道法界的實相嗎？有沒有得到般若解脫慧？在聖教中何處說過證得虹光身的人能夠發起般若智慧？何處說過虹光身與佛法的證量有關？」

因爲在我們修學大乘佛法的學人來說，最要緊的事是要有般若慧的受用，要能夠親證般若實智的法義，而不是學到一些世間名相，或是聽到一些奇事傳說便全盤信受，信以爲真。依據筆者修學般若的體驗來說，筆者不會虹光身，今生也不見有

人會虹光身；關於虹光身的種種傳說，就猶如《西遊記》裡的孫悟空一樣，只是傳說；都如藏密祖師的奇事一般，是在死後幾年、幾十年以後，才被他的擁護者渲染撰文出現，生前都沒有這些實證；如果真的有人曾經實證虹光身，絕不會沒有傳下來；即使失傳了，藏密祖師、大修行者再來人間的太多了，至少也應該有一個人能在現世實證給大家看；就如禪宗祖師的正法即使失傳了，也還會有人自參自悟而出世說法；何況藏密的上師與法王，沒一個人是不喜歡炫耀的，在動輒自稱法王、活佛、十地、等覺的再來聖者多如過江之鯽的情況下，竟然會沒有一位當代的大修行人示現已證虹光身，都是死後多年再由信徒吹捧渲染爲已有實證，由此可見一斑了。

筆者雖然不會七十二變，今生也沒有看見過一隻會七十二變的孫悟空。筆者與諸多同修師兄弟們在了知般若義時，都不會穿牆走壁，可是我們都有般若慧與解脫慧的受用功德，並且能夠多分的以自力讀懂般若系的佛經。

筆者所了知的般若「無生忍」、「無生法忍」，跟會不會虹光身是沒有關係的。聽索達吉堪布所說，虹光身很神奇，能夠穿牆越壁，可是它是物質身啊！既是物質身的話，那百分之百是三界內的法，那是有爲法呀！那也是修所成的法，正是有生起時就會有壞滅時候的生滅法呀！筆者所認知的法身，也就是佛所說的第八識，可不是三界內的法，祂可是出三界的法，祂是實相也是無相法，法爾如是、本來而有

的，是不生不滅的體性，跟索達吉堪布所說的虹光身一點都不一樣。索達吉如果認為虹光身即是法身境界的話，那索達吉說的一定不是佛法，因為世尊開示的法身境界體性就是第八識心體，跟我等所體驗到的是一樣的內涵，然而虹光身絲毫都沒有佛所說的法身體性，所以索達吉堪布說的一定不是佛法，那麼大眾由此就可以知索達吉說的是什麼法了。

索達吉堪布說的很好：「以自己的判斷標準為準繩，去衡量別人的實際證悟水平，這是一種非常不明智的做法。」這句話正好拿來責備索達吉堪布自己。確實，出世弘法而有大名聲如索達吉之流，要能夠有自知之明，瞭解自己不過是凡夫之見，確實很難！因為如今佛經具在，佛語可證，而且現今更有佛教賢聖住世，示現證解佛法般若的事實，並且以實相智慧來救護眾生免於落入西藏密教弘傳的邪見中，使得索達吉的既得利益與世俗名聲受到損害，所以不能安忍；如此佛門中的凡夫學人，著眼於世俗利益上，不肯信受，不肯依教奉行，不是有智慧的人。索達吉所說的道理，唯是在事相上撥弄分別，不能言及正教，卻深信於藏密的荒誕傳說與外道邪論，更妄說意識境界為法界實相，故意違背世尊第八識如來藏正法，即是指稱世尊所說第八識為實相的正法聖教是虛妄說。

如此之輩豈只是坐井觀天？根本是不知死活為何物之人，云何能知釋迦牟尼佛

在《寶積經》中向禪宗二祖迦葉尊者所說「迦葉！吾與同吾者可了知法與補特伽羅，凡夫不了知法與補特伽羅」之真實義呢？唯有證悟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的行者，或為禪宗中證悟的人，或為住在諸佛清淨土中的已消業障的人，或是真入佛門而在跟隨眞善知識修學「無生法忍」種智者，才能有少分或多分的眞正了知「法與補特伽羅」之義，未開眼的凡夫與妄說實相的外道如索達吉之流，是不可能眞知法與補特伽羅的。

一切法者即是如來藏義，凡夫因爲未證知如來藏，所以無有能力了知如來藏法；初悟的佛教學人，也只能夠了知極少分的如來藏法，謂之爲般若實相的總相智。初悟學人若想進修，如果不遇善知識教導「無生法忍」，唯只能獨自深入經教，奉行修學，然而自身若非久劫修行之人，則難有進境，要想多分了知如來藏法：般若的別相智與一切種智，很難極難。只能夠獨自摸索，直到往生於西方極樂世界，面見阿彌陀佛，此時猶如久旱逢甘露，在彌陀世尊座下修學如來藏中的一切種智勝法，則能進步神速。凡夫學人如果有緣能在世間遇著地上大善知識，要證種智，可謂容易；只要能夠信受善知識法，依教奉行，勤修護法福德，不僅能夠很快得以開悟，實證「無生忍」總相智，入第七住「眞見道」位；若能不生慢心，接受大善知識的攝受與教導，再努力修學一切「相見道位」所應修法（包括「別相智」與「一切種智增上

慧學」的無生法忍），不久，旋得「別相智」，再跟隨善知識修學「無生法忍」種智，一生要入初地境界，也非沒有可能。如果學人於此世往生前，能夠證入初地境界，到了極樂世界，在彌陀世尊教導之下，很快就能修學進入八地境界，極為殊勝。

從證入初地境界到八地境界，學人的「無生法忍」種智地地增上，對於如來藏所含藏的一切法之間的功能差別了知的愈來愈多，修學「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無我」等等法義，實證「無所有相」、「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相」，現觀「猶如鏡像」、「猶如光影」、「猶如谷響」、「如水中月」、「變化所成」、「似有非有」，能夠「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善樂」，入於八地，「自覺聖智究竟相」初步成就，得佛加持，得「如幻三昧意生身」，能夠於相於土皆得自在。

進入九地，專修四無礙辯：「法無礙、義無礙、詞無礙、樂說無礙」，住於善慧地，圓滿後，能夠廣大而如實的宣演三乘法，具足圓滿的宣說人無我與法無我，說法無礙，無人能夠加以訶責，因此處於一切境界都無有畏懼，成就力波羅蜜多，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進入十地，坐「大寶蓮花王宮殿」寶座，受十方諸佛放光灌頂，成為佛教法王子，能夠為眾生說法如雲如雨，永無窮盡，普益十方佛子。等覺菩薩位，受生三界，廣行布施，布施一切內財與外財。如是百劫修相好：

無一時非捨身時、無一處非捨命處；於一切時廣施內財外財，眾生要錢給錢、要眼給眼、要手給手、要頭給頭、要命給命，要什麼就給什麼，有求必給。就在一百劫中，如是廣施內外財，修集廣大福德，並且與眾生廣結善法因緣，自然完成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的淨業。

等到眾生得度的因緣成熟，再降生人間，示現如同凡夫之無知……等種種因緣，然後出家成道，斷除最後一分微細思惑無明，完成三身四智、四種涅槃的修證，成就佛道。人間捨壽之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常為諸菩薩開演「無生法忍」種智般若，並且以諸化身廣度十方有緣眾生，利樂有情永無盡期，如此名為成就究竟佛道。

如此殊勝而完整的開演佛法修學過程，人間可謂絕響已久。若非有大慈悲的願力、大無畏的勇猛心、大般若的方便慧的大善知識宣演，三界眾生哪得因緣聽聞，何有福德消受？如今，平實導師將整個佛法體系，依據佛所開示的次第與導師自身修證的實際經驗相結合，鉅細靡遺、完整詳實、詳細演述的在眾生面前鋪陳開來，此舉勢必將能利益無量無數的現世學人與無量未來世的法界有情眾生，同霑法露；但也勢必會影響到藏密上師的既得利益，因為他們所謂的諸地證量及高妙無比的法義，都已經被證明為與佛法無關，都將被證明為根本尚未實證般若，只是凡夫的虛

妄想言說戲論，所以一定會招來藏密上師的反彈與攻擊。一切有緣在導師座下聽聞開示修行的學人，皆應有效法響應的思行，為護持佛教正法、為救護學人免於邪法誤導、更為自身的修證精進著想，皆應共同戮力，將如今已經偏離正道的佛教法義，盡力導引回歸經中原意正教，令一切學人皆能共霑法義，能夠同領世尊正教，令正法久住世間，利益人天，為感恩導師教導故、為上報三寶恩故、為報天下眾生恩故、為自身修學自利利他故。

由以上筆者的簡要說明佛法的整個修行體系過程。對於完整而詳細的整個佛法修行體系過程的闡述，學人可以研讀平實導師所著的《楞伽經詳解》、《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邪見與佛法》、《甘露法雨》等書。書中詳實的解說，能大大利益幫助學人建立正確的佛法修行見地。

密教中人對於完整的佛法修學次第，一直都沒有概念，連二乘菩提都不懂；二乘菩提專破意識心，一向都說意識覺知心是「意法為緣生」的生滅法；但是密教中人卻大多不知意識是生滅有為法、不知一念不生境界落於意識境界的生滅有為法中；不知意識心從來都在取六塵法，從來不會離開過六塵的取，妄認意識沒有語言文字時即是離於能取所取，而不知離語文時仍然繼續取六塵而不會斷取，妄認意識離於能取所取時即是實相，不知甘露、遷識、自他交換法、氣脈明點、拙火、阿字

義、中陰成就、幻身成就、夢瑜伽、本尊觀想、時輪金剛、密集金剛、四密灌頂、生起次第、圓滿次第、無上瑜伽、樂空雙運，加上虹光身等等，都是欲界中的虛妄想，都是粗重生滅、虛妄不實的有爲法；更不知道密教祖師蓮花生與宗喀巴所提倡應修的四喜雙身修法乃是淫念貪慾的破戒、地獄果報法。

密教學人不察，緊緊跟隨密教上師修行以上諸多密續法門，真是無知無明無以復加。縱使索達吉堪布極爲銳智，資質超越蓮花生、宗喀巴等人，能夠結合筆者以上所舉諸多密教、顯教、楞伽經與解深密經等等諸多修行法門，加以研究、歸納、分析，並加以會編整合，匯聚而成一有條有理、脈絡分明的佛法修學次第，欲來取信於學人，亦將無有是處；謂其所統合的修行次第表列出來時，必定違反世尊正法之教，亦將必定違反自宗密教密續修行果位的分判，亦必定會落入欲界中最重的貪慾之內，必定不離染污之行，所修所證必定無法出脫於生滅的有爲境界法故，所思所行不能了知無相實相法界故，所觀所想皆不證清淨涅槃自在解脫故，是故無有是處、無有實義。

且觀《亥母甚深引導》中，蓮花生上師開示云（節錄自《狂密與眞密》第二輯）：「於不令人窺見之寂靜茅蓬中行之，令其（明妃，或謂佛母）洗身莊嚴，塗以香油，佩以香囊，始啓請勇父空行母眾。次於具相明母腿上伸置自足，互抱吻、以手摸撫口唇

舌，揉雙乳；或蓮杵互觀（或互相觀賞對方之性器），杵置彼手（將陽具置於明妃手中），盡力表示生樂之方便（令明妃知曉男性下體生起樂觸之各種方法）；正作業時（正作行淫之業時），若生貪欲（若生貪求性高潮之心），應了達其自性即法身法之妙用（應了達此貪求射精高潮之心，其自性即是法身之法所生妙用），故於貪上認識自性、本來面目（所以就在貪心上面認識心之自性），而定於本面上（而認定受樂時之覺知心即是本來面目、本體自性），普通貪欲自能摧壞（這樣就能將普通之貪欲摧壞）；是為由貪欲顯大樂之方便（這就是由貪欲顯示大樂之方便法門），故應精勤修持。復次，自他加持者，初發最勝菩提心，觀一切法空，空中現臥具，即蓮日輪。輪上自成馬頭金剛，一面二臂，如生起次第所說。次、自密處現吽字（由自己之下體出現吽字），由吽轉成五股杵，空隙中現藍色吽字，頭向內，杵尖口有黃紅呬字向外、佛母一刹那轉成金剛亥母一面二臂，具足莊嚴，極安樂喜悅，雙乳突出，嘎嘎豐盈（原註：乳頭突出狀）樂不可支；觀密處無緣、見四瓣蓮花，花中現花胚☆字（梵字，略之）莊嚴；自佛父母諸脈輪中，想一切勇父勇母同時密修相同（觀想一切佛父佛母皆作同一種交合之密修）。此後蓮胚☆（梵字，略之）上，以杵擊下（以陽具衝入而猛烈行淫）；稍定（至樂生時稍微緩慢而安定下來），於離戲論本來根本定上（於淫樂高潮之一念不生境界上），繼續如羊抖身，周身顫動（令淫樂更增），想明點如瀑流下（於射精時應觀想猶如瀑流之雄壯流下）；應如農夫以鋤挖溝引水，不使

（淫液）外流，而散布全身，降於各輪（復應以陽具如農夫以鋤挖溝引水一般，不使淫液外流，而觀想提升淫液之淨分——提升淫液之氣分——而散布於全身，再降於中脈五輪），如密修法修持。但降於各輪，身應擺動，事業令明點不漏為要（淫行中之各種動作以不使精液漏失為要）。此後明點降密處時，想供獻密處佛父空行母，如前而行（此後觀想明點降至下體中時，亦應觀想以此樂受供養下體中之「佛父佛母」，供養之法亦如自己與明妃合修時之受樂過程一般）。爾時於持之善巧，如塞池中出水之口；上根持時，住於離一切戲論網邊際之如來體上（住於淫樂高潮一念不生境界之覺知心體上）；中根持時，以氣為主，須持上氣，而下氣如惹比雞瓶，有風不漏，如是持下氣，則下氣自然盤旋；及持中氣（原註：即不男不女氣）則臍稍外張，可以穩持。更以持善巧觀想法論之，亦分上、中、下三根，上根持時，則緣『離一切戲論網邊際』本來清淨見。中根、觀想上杭字如拴馬樁。下根，觀自頂上現上師勇父勇母如水晶光，內外瑩澈。」這就是蓮花生上師所教授的密宗即身成佛之道，充滿了貪淫的粗重煩惱，也充滿了邪見妄想，與佛法無關。

蓮花生上師如是邪淫妄想，宗喀巴也如是邪淫妄想，在其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中，宗喀巴云：「修『密灌頂物』者，次由師長具主尊慢，將俗女身觀空之後，（觀想出）生天女身，先應加持金剛蓮華（先應加持明妃之女陰），而（與明妃同）入等至（同入性高潮），（於性高潮時應）念誦：「喻薩縛達塔伽達阿奴惹迦那，班拶娑跋縛，阿

摩郭吭。」此出幕經與集密經。（然後再觀）想以心間種子放光召請毗盧佛（密宗所說之雙身像報身佛）與佛眼等入定（入性高潮中一心不亂、不起分別心），（再觀想毗盧佛父母行淫大樂而流出紅白菩提—淫液）從毗盧門（從自己頂門進）入自身中，大貪融化，經阿縛都底（經中脈）至金剛摩尼（至龜頭），堅固俱生（令陽具堅挺不軟而生起俱生樂不中斷）。如集密後續云：「金剛蓮華合（男女二根和合），集諸有金剛（收集諸有之金剛心—收集精液及女方之淫液），身語意加行（指行淫過程中之身語意業努力等行爲），彼悉攝心（悉攝入於男女雙方淫液菩提心）中，由金剛路出（由尿道出精），降於弟子口（再注入弟子之口中）。」（筆者按：欲知詳細之解釋，請學人逕讀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又：宗喀巴所造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全書，今已打字完畢，全書登載於成佛之道網站上，網址請詳書末廣告頁，讀者可以自行上網查證。）

蓮花生無知邪淫至此，妄說於修此雙身法時，此淫貪大樂即是自性、本來面目。宗喀巴也一樣的邪淫與無知，一樣的認同此論，於《密宗道次第廣論》開示說密宗所修的雙身等法第三灌頂等之俱生樂爲出世間法的真實樂，而妄言其餘世間的凡夫雖然亦有淫樂，但不是真實樂：「破彼非常樂，真實樂是佛地之所有故。故若引彼經文以破通達真實之樂，則應許一切有學皆無彼樂。故真實樂及名自體俱生，或名自性俱生，義謂不待功用因緣，盡未來際任運相續。」此諸矯辯，欲爲自宗密教所建

立之雙身邪淫法門開脫邪論之嫌疑，好令此外道性力派中的雙身修法，成爲佛教中名正言順的無上大法，竟然將佛地境界才成就的無住處涅槃，寂靜極寂靜，復清淨極清淨的「常、樂、我、淨」境界，說成淫行貪樂的粗重極粗重、染污極染污的邪淫之樂，欲用眾生無始以來無明習氣所具有的男女欲貪，說人人皆有此貪因而此名爲自性俱生，謂此貪樂爲常住實法，而妄謂究竟佛也應常有此種淫樂，差別只在於眾生不知此淫樂實爲空性，故非爲常樂，因此學人只有修學密教雙身大法，將此樂擴而充之，達到第四喜大樂常存，便是與佛地所具有的大樂一樣，達真實常樂境界，這樣就是即身成就佛道了。由此可證宗喀巴也是一樣的貪淫與無知，又未斷我見，誤認意識心是常住法，當知即是凡夫，亦是外道，根本不是佛門中人。

十四世達賴喇嘛也這麼認同，在眾生出版社的《揭開心智的奧祕》書中，達賴喇嘛說：「最強的感受（筆者按：達賴此語是指證悟）是在性高潮的時候，這是大樂的修習之所以包括在最高瑜伽密續中的原因之一。一般人對無上瑜伽密續中關於性，以及其他的象喻，存有諸多誤解。性的象喻真正的理由，完全是因爲在四種明光出現的狀況當中，性高潮最爲強烈。因此這種象喻才用在靜坐中，以延長明光出現的經驗，或使之更清晰鮮明——目的就在於此。在性高潮時因爲明光出現的經驗較持久，因此你較有機會加以利用。」男女貪欲的領納與體會，皆是意識分別能力之境界，

不能超出意識境界；有意識能力，能夠加以分別，所以才有樂受感覺以及淫樂中一念不生的明光覺受；如果棄捨五陰十八界，哪有能樂與所樂被誰人所領受呢？所以，密教上至「教主蓮花生」，中及「大菩薩月稱、寂天、宗喀巴」，下至現在的「密教領袖達賴喇嘛」，統統視修雙身法爲成佛的大捷徑。

然而這種見解，是完全悖離佛法修行的理論與行門的；就算是一般的凡夫也知道出家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離於貪欲，要先解脫於男女欲的繫縛；所以出家人應該保持單身，更應遠離男女之貪欲，如此正顯示出修行人的尊貴，能夠不被五欲牽引，行清淨梵行；密教則反清淨之道而行，邪謬的大力提倡：不修雙身法門，不在淫行中證得第四喜，則不能成佛。宗喀巴更說：如果沒有每天與異性交合而修雙身法八小時以上，就是金剛乘中的嚴重破戒者。又教人絕對不可離於淫樂之貪，具載於《密宗道次第廣論》中。如此離於世尊寂靜無貪之義，悖離世尊無欲的告示，云何世間有法能夠令人愈染污就會變爲愈清淨、最染污就是最清淨的義理？無有斯理！密教祖師竟然敢以此最下賤、最污穢的法門，無視於人倫五常，干犯世間法律而又自高自傲的蔑視顯教所不屑一顧之淫賤污穢法門，而沾沾自喜的評論顯教獨缺此法故不如密宗殊勝；如此污穢不堪之邪淫外道法，貴爲世尊名門正派的顯教，豈會看的眼裡而珍視之？豈能與密教同流合汙？正覺同修會更是大力破斥其虛妄邪淫荒謬本

質，因此招來藏密上師的極力誣詆。密教狂言高勝顯教，密教祖師每每以凡夫身而大言不慚的以諸地果證自居，可謂狂妄而又無知之極。

復次，從索達吉自己所舉證的法義「能取、所取空」的正理上來說，密教雙身修法需要學人觀想本尊或是諸密教佛：觀想佛父與佛母共行交合樂空雙運，或者觀想自己與異性上師交合而樂空雙運。如此行門具有「能觀想的我」與「所觀想的佛父佛母共行雙運」，雙具能、所，落入我與我所的分別虛妄想中。又密教學人如果利用實體明妃（空行母、佛母）修練雙身法，亦是同樣地落入我所境界之中，具有「能行雙運的我與明妃」的二法對待中，也有「我與所修的雙運樂空境界」的二法對待，雙具能、所，落入我與我所的分別虛妄想中。如此密教祖師專在「能、所」上用心，卻昧著良知而欺騙眾生說已離能所，狡辯說是正受淫樂第四喜的境界中沒有能受者與所受的淫樂，狡辯說已離能所；如此的離開實相，修行的結果是落於「心外求法」的樂空雙運中，何有佛法般若之可言？更無有能力教授學人修學般若的正確知見；密教這樣的以外道雙身法的世間淫樂大貪，來取代佛教中實證如來藏的般若正法，這樣愚癡的密教學人，極力推崇雙身修法，說穿了，不過是廣貪別人妻女的美色，而且是**師徒亂倫的無間地獄罪**，於佛法之修證上究竟有何益處？

再從法界現象來說：一、佛法是無相實相、無所得之法，密教雙身修法卻藉由

觀想本尊佛父佛母進行雙運之法，或是藉由上師所教導的觀想自己與上師交合同修雙身法而引生淫樂，落入有相有爲、領受淫樂的有所得法中；有所得法即非佛教正法。二、佛法說只有欲界的眾生才具有兩性男女之身，因此而樂行淫事；然而欲界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人對於女人之貪愛，也僅止於兩眼顧視便得滿足，尙且不須顧視而笑，更不須碰觸兩手相觸，更何況是女體橫陳兩兩交會之淫樂？是故皆已永絕男女交會之行；然而密教大法王、大修行者譬如宗喀巴、蓮花生……等人，卻還要努力的每天精修雙身法的兩根交會，來領受欲界中最低層次的淫樂大貪；卻教人領受男女之樂，溺於欲界最粗重之淫行之中；索達吉對於三界境界的事相道理尙且不知，還要出面爲藏密邪淫的荒謬行門極力辯護，是不是還想要以比丘之身而師徒亂倫，繼續淫人妻女、廣受淫樂？三、色界眾生純爲中性身，已無男女相，所以在三界中的境界高於欲界，尙且不能解脫生死；但是藏密卻說欲界大貪的境界高於色界，而且說是可以將欲界中的淫樂帶到出世間的境界中，超過欲界與色界，知見顛倒至此地步；而且，世尊於色究竟天宮傳授一切菩薩「唯識」種智般若慧，唯是內證自覺聖智境界，都是在實證第八識的一切種子的微細妙法上來說法教導，密教雙身修法卻一定需要有男女不同身相才能修學，根本就到不了色界中的初禪天，何況是色究竟天？故知雙身修法唯是欲界粗重性慾貪道之法，與佛法完全不相干。

四、無色界眾生，無有身相，故更無可能認同修學密教雙身行淫之法；而真正佛法的實證，所證的法一定是遍於三界九地的法；淫樂的第四喜樂觸，尚且不能到達四王天的境界，何況能超越色界與無色界？由以上四點觀察思維，佛教學人皆能了知密教所謂的無上瑜伽雙身修法，不僅是落於三界有相的有爲法中，而且還是落在最粗重的欲界貪道染污行淫法中，與佛道所應修行的中道般若自覺聖智清淨境界，相差不止億萬劫，直是天壤之別。故密教祖師所說「修學無上瑜伽樂空雙運能夠讓人即生、即身成佛」，根本虛妄，無有是處。

「補特伽羅」義，《佛光大辭典》記載：「梵語 pudgala，意譯有情，又譯作人。有情之類罪業深重，輪迴生死，人身難得，故佛說十種差別。據《地藏十輪經》卷五載，十種補特伽羅即：（一）不種善根，指諸有情於宿世中及現在世，不種菩提善根，唯作惡行。（二）未修福業，指未曾修習布施、持戒等福德之業，多諸惡行。（三）雜染相續，指爲貪、瞋、癡等雜亂染污，相續不絕。（四）隨惡友行，指隨順惡友，習不善之惡行。（五）不畏後世苦果，指但造惡業，不畏未來生死苦報。（六）猛利貪欲，指貪求諸欲而無厭足。（七）猛利瞋恚，指於逆境忿怒瞋恚，不知止息。（八）猛利愚癡，指於一切境迷惑不了，起諸邪見，蔑裂正法。（九）其心迷亂，指心無所主，迷惑狂亂，行不善業。（十）守惡邪見，指不信如來正教，堅持外道邪見。」

看看這十種補特伽羅行者，密教諸祖與索達吉堪布全犯上了，當真不知如何爲其收場才好，誠可憐憫：（一）密教誹謗佛法，以外道法取代正法而毀壞佛教正法，即已種下大不善根。（二）只重上師本尊而輕視三寶，即是未修福業。（三）行於雙身，不捨淫欲，即是雜染相續之嚴重破戒者。（四）奉破法者爲師，尊爲大修證之祖師，即是隨惡友行。（五）誹謗眞善知識，即是不畏後世苦果。（六）貪他人之妻女以爲明妃、佛母，即是已犯猛利貪欲。（七）行諸誅法，欲殺破斥其邪說之他派修行人，即是犯猛利瞋恚；縱使辯稱不起瞋恚心，亦只是狡飾之詞。（八）不了實相，迷於欲界，認作能出世間之眞實樂，即是猛利愚癡。（九）應成派與自續派，成就斷滅見與常見，又墮於雙身法之意識相應常見境界中，狡辯爲不落斷常二見，辯護自法時又不免自語相違，顯見其心迷亂。（十）毀正法教，不信佛語開示「意法爲緣生意識」之聖教，堅決辯護意識是無生無滅之法，永遠不肯改易如此邪見，顯示其堅守惡邪見。如此密教學人行徑，索達吉堪布不能免之，亦不能自我檢查，仍然堅信密教祖師有人證入見道位，那麼，筆者卻是要請索達吉堪布提出證據，究竟有哪一位密教學人或祖師親證如來藏而發起般若實智？究竟有哪一位密教祖師認同並且證知佛菩薩語：「意識是爲生滅有爲法，第八識阿賴耶識才是不生不滅的法界實相心」，以供佛教界內諸多學人敬仰。

復次，於《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迦葉白言：『彼補特迦羅，我今覺悟知彼是空，破壞我故，一切皆空此法如是。』佛言：『迦葉！汝言非也。迦葉！寧可見彼補特迦羅如須彌山量，勿得離我而見彼空。何以故？破我斷空、執一切空，我則說爲大病，而不可救。』」密教中的黃教諸人正是此輩，迦葉尊者示現學人錯會佛法，言說「破我、斷空、執一切空」不如實語之人。此段佛語是爲真正大乘學人所做的知見開示。謂佛意說：「如果學人不能證悟實相，那麼寧可教他們堅信、或者執於有一『常我的意識』的存在，而落在常見外道見中；也不要學人離於此『常我意識』而言說一切法空，而墮於斷滅空中，更說無有此一『常見我的意識心』。如果學人做此一切法空之邪論者，則是落在斷滅見中；落入斷滅論空見中。」佛說此人患有「無知愚癡重病，是誹謗三寶的一闡提人。」密教學人如果不信佛語，仍要強言阿賴耶識在勝義諦中無有真實，那麼立刻就成爲佛所開示的「破我斷空執一切空，我則說爲大病，而不可救」之人，反不如紅、白、花教自續派中觀見的誤認離念的意識覺知心爲如來藏，至少不落入斷見中故。

索達吉誣謗平實導師自稱成佛，但是平實導師從未以佛地自居，從未如此自尊，並曾破斥此類說法而載於書中；座下學人也從未以此稱呼過導師，索達吉堪布勿作此無根誹謗與栽贓誣賴。此娑婆世界下一尊佛是彌勒尊佛，人所共知；正覺同

修會中人，設若真有愚癡之人，也不會愚癡到不知此事之地步，導師更不可能會接受任何人作此稱呼。當來下生成佛者乃是彌勒尊佛，索達吉堪布不可能不知道，云何胡言亂語，妄稱凡夫的蓮花生已經成佛？並假言誣蔑而無根誹謗大善知識？對於藏密上師不斷有人稱呼蓮花生爲報身佛，又妄稱宗喀巴爲文殊化身，妄稱十四世達賴爲觀音化身，妄稱凡夫的密勒日巴之十地法王，妄稱密勒的凡夫徒弟是月光菩薩示現……等事，都是明載於書中，索達吉卻都眼見如盲而不說之；這些凡夫妄自稱聖、稱佛，索達吉不聞不問，卻捏造導師自稱成佛的謊言，來誣蔑、來無根誹謗，這難道是誠實的、追求實相的索達吉所應該作的事？

導師所說的是見道，但是見道不等於成佛；這在導師的種種書中都有很明白的說明，索達吉爲何將導師所說的見道視同成佛？而誣賴說導師自認爲已經成佛？這都是索達吉不明白佛法的道次第與見道內涵所致，連見道的意涵都不明白，可見索達吉的知見是多麼淺薄！索達吉堪布應當明瞭：登見道位時未必是佛，只有最後身菩薩、一生補處菩薩於見道位明心見性時，方是成就佛道。是故學人於修學成佛的過程中，在未離開胎昧之前，勢必會經歷過無量世中每一世的開悟見道過程，直到離開隔陰之迷爲止。也唯有一世一世的往上邁進修行，世世增上，以迄佛地，才有可能對於如來藏的一切功能體性具足了知而實證一切種智，能夠究竟了知如來藏

中的一切種子。密教中人的索達吉上師，昧於事實又不通經教，不懂道次第，不肯信受佛語，不信佛所言：成就佛道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過程。由此而妄言一世即可成佛。此種荒謬言論，惑亂學人極爲嚴重，也顯示出密教極盡無知之能事。

此謂成就佛道時，具有寂靜清淨的三身四智，具足了知四種涅槃，具有無上大威德力，光是說行菩薩道與證得初地、二地，就需要久遠的一大無量阿僧祇劫的時間，而密教中人的索達吉都不能知。世尊於《大方等大集經》開示：「虛空藏菩薩發心已來，經如是無量阿僧祇劫行菩薩道。此虛空藏菩薩從發心已來，未曾失菩提心、未曾胎產，常值諸佛聽法、供養眾僧，於諸佛所受持正法，攝法爲首未曾失念，能善分別成就遍行。」「從初地入菩薩第二地，住無量阿僧祇劫淨於二地，修尸羅波羅蜜，乃至十地爲一一眾生所經劫數亦復如是。於一一地中過無量阿僧祇劫成就菩薩行，爲諸眾生現作佛事，而不捨菩薩所行。善男子！少有菩薩能行如是甚深不思議殊勝不散亂淳至勤修進行，如此虛空藏菩薩所行成就者。」即爲明證。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佛云：「十大那羅延力等一百劫修行菩薩力，十百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千劫修行菩薩力，十千劫修行菩薩力等一萬劫修行菩薩力，十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十萬劫修行菩薩力，十十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十萬劫修行菩薩力，十百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千萬劫修行菩薩力，十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百千萬劫修行菩薩力。」

薩力，十百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十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百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十百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千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十千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百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十百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萬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十萬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無生法忍菩薩力，十得無生法忍菩薩力等一十地菩薩力，十十地菩薩力等一後身菩薩力。是故目連，菩薩成就如是力故，生便能行於七步。」

如是佛語開示甚明，絕非一見道即成佛；密教中人不信佛語，卻迷信即生成佛妄論，狂妄的宣稱密教的密續坦特羅法門，能夠令學人只花一世的時間修行雙身法，或者是經由佛父的加持就能夠即身生身成佛。然而事實上卻是：密教密續的教義盡是在欲界內極粗重的妄想貪著中打滾，越修則越起貪愛；而且對於實相心根本未曾觸證，純粹就是虛妄的邪淫外道法。這種不能令人觸證實相般若的密續，如何能夠教導學人修證更高深的無生法忍？以如是愚癡的欲界心行，如何了知實相心第八識與其所生之一切法，包括山河大地與吾人之色身間的一切關係？

密教中的密續所說一切法，與顯教諸經中所說的佛法，兩者相差太大、極大，而且是完全相反、互相牴觸、背道而馳的理論與行門，根本扯不上關聯，更無法相提並論，但是索達吉卻認同密教所說「修行密教能夠即生成佛、即身成佛」，又出面

爲其辯護，乃至不惜無根誹謗證悟般若之賢聖，實乃千古笑談，亦是愚癡可憐之人。可憐印度佛教晚期與西藏邊地諸多的佛教學人，因爲像法以來，眾生福報與根器漸趨不堪，所遭共業感應不到善知識往生住世主持正法，遂令密教虛妄外道法遍佈橫行，以致佛教正法遭逢法難，消失於中古時期的中亞發源地區，終被密教以李代桃僵的手法，和平的消滅真正的佛教，成爲徒有佛教表相的外道：晚期佛教的密教。筆者與諸有智學人，每讀至此等歷史往事，遠望陳跡，遙想當年佛教正法之盛況，而又滅於密宗手中，不盡一陣悲傷，長聲感嘆！

索達吉堪布所說「宗大師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而廣論了三士道的修學次第」事，見記載於《宗喀巴應化因緣集》中，誠屬事實。然而，阿底峽「尊者」所傳授的法義，已如前辨，不是佛教真實法義，乃是意識所行生滅有爲境界法，是凡夫外道所行境界；是故，宗喀巴繼承阿底峽法教，擴充而成《菩提道次第廣論》，欲說此論爲佛門重要論著，則無有是處，成爲戲論；如果把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改爲《糊塗道次第廣論》，倒是非常貼切。云何謂爲糊塗道？謂此論所說法義，不符合佛教三藏十二部經中佛所說的三乘法教義。整部《菩提道次第廣論》對於佛道的修學次第，根本是胡亂拼湊，謂論中所說下、中、上三士道的修學，正應配合世尊法藏中所說三乘佛法，然此書謂凡夫行善所得人天果報、小乘人所取解脫

果，與大乘菩薩所行六度菩薩行，爲三士道的修學內涵，此說已明顯犯錯：依於真實佛意，應該說下士道爲聲聞菩提，中士道爲緣覺菩提，上士道爲佛道大菩提。但是宗喀巴卻說錯了，彼論於結尾時更說：

「已釋上士道次第中學菩薩行，應如何學慧性毘鉢舍那之法？特學金剛乘法。如是善修顯密共道，其後無疑當入密咒；以彼密道較諸餘法最爲希貴，速能圓滿二資糧故。若入彼者，如《道炬論》說，先以財敬奉教行等，令師歡喜。教前所說尤爲過上，然是對於能具咒說下德相者，乃如是行。其次先以清淨續部能熟灌頂，成熟身心。次當聽聞、了知、守護爾時所受三昧耶戒。若爲根本罪犯染者，雖可重受，然於相續生道功德最爲稽留，故常勇猛，莫令染著。又當勵力莫犯粗罪，設有誤犯，亦當勤修還出方便；彼等皆是修道基礎，若無彼者，則如牆傾，諸危屋故。《曼故室利根本教》云：『佛未說犯戒，能成就諸咒。』此說全無上、中、下品三等成就。《無上瑜伽續》說，若不守護三昧耶，下劣灌頂不知真實，此三雖修，終無成就，故若不護三昧耶律而云修道，是極漂轉咒理之外。

若能如是護三昧耶及諸律儀而修咒道，當先修習堪爲依據續部所說生起次第圓滿尊輪。以咒道中不共所斷，謂於蘊、處、界執爲平俗庸常分別，能斷彼者，亦即能轉外器、內身及諸受用。爲殊勝事生次第故。如是善淨庸常分別，一切時中恆得

諸佛菩薩加持，速能圓滿無邊福聚，堪爲圓滿次第法器。其次當修堪爲依據續部所說圓滿次第；棄初次第，唯修後攝道一分者，非彼續部及造彼釋聰叡所許，故當攝持無上瑜伽圓滿道體。二次宗要，此中唯就彼等諸名，略爲顯示入咒方隅；於諸咒道次第，應當廣知。能如是學，即是修學總攝一切經咒宗要，圓滿道體，令得暇身具足義利，能於自他增廣佛教。」

謂宗喀巴告訴學人修完《糊塗道次第地廣論》後，尚不完備，「其後無疑當入密咒；以彼密道較諸餘法最爲希貴，速能圓滿二資糧故」，倡言應當再入密宗，依照密宗道而持密咒修雙身法的淫樂四喜境界；若不修學《密宗道次第地廣論》，則不能圓滿道體，終是爲不具足「義利」的暇身。但是密宗道的次第與內涵，其實都與佛法背道而馳，根本是反而退回凡夫貪欲境界中，而且是破法毀戒的愚行法門與知見。另外，宗喀巴於《菩提道次第頌》亦云：

「已經在大乘的一般和基礎有修行經驗，就知道顯宗是『起因之道（因乘）』，金剛乘是『結果之道（果乘）』，必須仰賴精通檀陀羅的明智上師指引，以進入檀波羅密修行的浩瀚大海。然後，再以完全的口傳教義爲基礎，了知人類生命的真諦。我，一個瑜伽修行者，如此修行；你，解脫的追尋者，也應該這麼做。」

「法王」十四世達賴喇嘛更於《菩提道次第簡明釋論》云：「西藏的四大宗派：

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和格魯派都有共同觀念，即重視顯宗的修行。某些術語的使用、各種修行的細節，與顯宗的差異比較小。四個藏傳佛教傳承，都教授以上所說的小乘和一般大乘的修行法，做為進入秘密金剛乘之前的預先準備。」

這些密教上師的言下之意極為明顯，把真正具有佛之正法傳承的顯教教義：禪宗與淨土宗所說的正法修行法門與境界，貶抑為「進入秘密金剛乘之前的預先準備」，高抬密教的不如理的虛妄邪淫的鬼神信仰雙身密續「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無上瑜伽，作為冠於顯教之上的最究竟了義之法。索達吉堪布既然說：「我們所說的隨教唯識是以無著菩薩、世親論師為代表人物的，這種唯識宗派實與中觀的究竟空性見解無有任何本質區別」，如此承認了顯教禪宗傳承祖師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所傳法義為「究竟空性見」，為何當今密教之教主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密教大菩薩宗喀巴，卻貶抑顯教法義不如密教圓滿？更說顯教所修學的法義是因乘，只是密教果乘的預先準備動作而已呢？而索達吉對此竟然視而不見？置若罔聞而不能一言提及？卻對從來不誇大的平平實實的導師，加以無根據的誹謗與栽贓誣蔑？

索達吉堪布接著又說：「隨理唯識則承認心性的明清實有，若按照釋迦牟尼佛的了義經論抉擇，此種唯識宗派當屬不了義的宣說暫時觀點的不究竟之派別，是一種方便法門。藏傳佛教認為隨教唯識的觀點就是究竟、了義的觀點，其與中觀何曾有

過誰高誰低的區別。而隨理唯識的看法才是不了義之說，與中觀方才有一個究竟與否的區分。」如此言說，索達吉發明了「隨教唯識、隨理唯識」兩個法相；但不管是「隨理唯識」或是「隨教唯識」，藏密祖師都認定只是密教無上瑜伽雙身法的前方便而已，基於此一邪謬的見解上，再來指說誰是「究竟、了義的觀點」，豈不都成爲只是推托與無義的戲論而已嗎？事實上，不管是「隨理唯識」或是「隨教唯識」，都是唯一法界實相——阿賴耶識，不違佛語「無始時來界」理故，不違諸菩薩教證故，不違法界實相現觀事相故。而且，密教既言唯識只是修學密教的前方便，所以不究竟；如今請問索達吉：您修證過唯識行門嗎？您已經證得唯識教中所說的第八識嗎？如果還沒有親證，顯然還未通達顯教，如何能修密教？如何能教授他人密法？因爲唯識教中所說諸法，都是圍繞著第八識爲中心而宣示的。您顯然還沒有證得第八識，根本就是還沒有通達顯教的無智人，如何超越顯教而直接修學密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說法。不但索達吉如此，古今一切藏密祖師也都如此，也都不曾證得第八識，尤其是黃教否定第七、八識的宗喀巴，尤其是否定第七、八識的月稱、寂天、阿底峽；他們卻說顯教是密教的基礎，修完顯教的法以後才能進修密教的法；現在證明他們都還不曾修證完顯教的法，甚至於見道都沒有，那他們應當都沒有修習密教的資格；依照他們的說法，他們即使去受灌頂難修密教的法，也是不會成功的。所以

密教的說法，是漏洞百出、處處自相矛盾，經不起任何考驗的；索達吉對此一事實，卻都完全不知，竟自以爲是，坐井觀天的以爲天下就只有這麼大，對般若絲毫都無所知，就敢捏造是非、無根誹謗善知識。

再觀，無著菩薩所著《攝大乘論》卷一：「此中最初且說所知依即阿賴耶識。世尊何處說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識？謂薄伽梵於阿毘達摩大乘經伽他中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即於此中，復說頌曰：「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明阿賴耶，勝者我開示。」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爲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爲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世親菩薩認同無著菩薩法義而造《攝大乘論釋》云：「論曰：『此中最初且說所知依即阿賴耶識，世尊何處說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識？謂薄伽梵於阿毘達摩大乘經伽他中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釋曰：『此中能證阿賴耶識，其體定是阿賴耶識。阿笈摩者，謂薄伽梵即初所說阿毘達摩大乘經中說如是頌。界者謂因，是一切法等所依止。現見世間於金礦等說界名故，由此是因故，一切法等所依止因，體即是所依止義。由此有者，由一切法等所依有。諸趣者，於生死中所有諸趣。趣者謂異熟果，由此果故，或是頑愚瘖啞

種類，或有勢力能了善說惡說法義，或能證得上勝證得；又爲煩惱所依止性，由此故有猛烈煩惱長時煩惱，如是四種異熟差別所依止故。非唯諸趣由此而有，亦由此故證得涅槃。」

如是理教證據，索達吉堪布不知不見，卻敢開口：「藏傳佛教認爲隨教唯識的觀點就是究竟、了義的觀點，其與中觀何曾有過誰高誰低的區別。而隨理唯識的看法才是不了義之說，與中觀方才有一個究竟與否的區分」，將聖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的「隨理唯識」妄加貶抑，將實證者之理證上的證道辭、證道正法，妄謗爲不了義之說，如是妄說者，真是無知虛妄之見也。並且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此處所說之法義，皆是屬於悟後才能夠現觀與修學的「無生法忍」的唯識種智極甚深的般若。如此深妙法義早已遠遠超過宗喀巴的《糊塗道次第廣論》所說修證法門，如此甚深法義，密宗祖師上至蓮花生、阿底峽，中及宗喀巴，下至當今密教法王領袖達賴喇嘛：等人，無有一人能夠真實了知實義。

密教十四世達賴喇嘛既然都說宗喀巴所著《糊塗道次第廣論》乃是彌勒、無著、龍樹菩薩留下的教誨的精髓，云何密教祖師卻敢狂言顯教禪宗所證彌勒菩薩的法教內涵只是因乘？只是「進入秘密金剛乘之前的預先準備」而已？既先誹謗，不認世尊聖言量聖教量：「阿賴耶識爲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復又狂言，顯教中的學人爲求圓滿道體，「其後無疑當入密咒；以彼密道較諸餘法最爲希貴。」如是謗佛、謗法、謗僧的行徑，更顯示出，密教祖師宗喀巴等人對於三乘菩提的真實義阿賴耶識的內涵迥然不知，唯是只知廣引顯教諸多名相，夤緣顯教證悟祖師，編派名相，拱高密教地位，根本是混亂佛法修學次第之糊塗教徒。

由是緣故，平實導師依宗喀巴《糊塗道次地廣論》而判密教：「宗喀巴他們把道次第弄錯了，他們以爲二乘法修完後就要修唯識學，最後才是般若中觀，因爲他們認爲唯識是不了義法。他們不曉得唯識是一切種智，他們認爲應該在學過唯識以後才修學中觀——中觀是最究竟的法。」這樣的評論，是無訛的論斷。實際上，學人只要想想：彌勒菩薩是等覺菩薩，即將在人間成佛，其所傳授的法義當然一定是高廣殊勝而且勝妙遠遠過於證得入地心的龍樹菩薩；而龍樹所弘揚的是中觀，只是般若中的總相智與別相智，不能令人修成究竟佛；彌勒菩薩所弘揚的卻是能令人成就究竟佛果的唯識一切種智，而唯識所說的全都圍繞著第八識的一切種子而說，是故學人聞說「唯識」般若與「中觀」般若，孰深孰淺的問題，自當了然於胸，沒有疑義，當然是「唯識」般若要高廣勝妙多了。這也是玄奘菩薩能夠成爲當時印度與中國佛教第一人，而成爲天竺各國國王所尊崇的第一義天的原因。因爲唯識「無生法忍」種智太勝妙了，無人能夠摧伏真正了知深妙種智的菩薩，唯除證量更高的諸

佛與上地菩薩。也因為唯識「無生法忍」種智太勝妙了，少人能夠修學，是故傳了兩代，就斷了傳承，以致於讓密教祖師有機可乘，廣抄錄唯識名相引爲己用，然後加以貶抑，竟然能夠千年來橫行無阻，亂佛宗綱，壞人慧命；由此可見，西藏眾生於正法之教，真可謂福薄緣淺。

再次，宗喀巴所著的《糊塗道次地廣論》裡，所言所說所解，統統都無有觸及一切法所依、無始時來界的法界實相心第八識阿賴耶識，唯只是在世間法上多所著墨，所說的發菩提心，唯只是要求學人用意識心去推己及人，擴而充之，去做廣大善行，謂之爲行菩薩道；猶如今時臺灣諸多行善佛教團體，每每勸人要發心，發廣大心，要多行布施，要努力去做善事，謂此即爲佛法之正修行；其實，都落於意識所行境界中，與佛法般若或解脫道的修證，都無關係。

謂修福修德所爲何事？學人應該要有正確的觀念，修學佛法的目的不是爲了要求得享樂福報，而是爲了要了生脫死、證得實相、成就佛道。因此學人要在無量的修學過程時間裡，累積足夠的福德資糧，來做爲自己修證佛法的本錢基礎。學人唯有證得實相，才算是真正開始了生脫死與成就佛道的正修行。六祖惠能早洞見機先的開示過：「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即是此理的明證。宗喀巴的《糊塗道次地廣

論》不說此理，卻專門在意識所做的種種分別上廣說，他所說的法語其實都是妄想的、無因論的「般若建立見」。隨之修學之人，上焉者，不犯誹謗法寶之罪，來日尚有天倫之樂可受；中焉者，能夠保住人身，來日再生爲人已屬萬幸；下焉者，誹謗法寶，謗勝義僧，來日無間地獄重罪，極度不值（此部《糊塗道次地廣論》尚有諸多不如理作意之虛妄處，不久將來，當有正覺同修會中證悟的實義菩薩出面指正，以利今世後世廣大學人，能令遠離不實法義，此處謹作略說即止）。

索達吉堪布接下來又說：「說應成中觀是最究竟的顯宗般若法門，有充分的教證及理證根據，但說密宗或黃教認爲其已超過所有顯密教法，則無任何可靠依據。」如此言論，又顯示出其少讀經論、少讀密續，無有深入經藏，不能明辨是非，並且大言不慚的虛偽本質，更是自挖險坑而陷自己於不義的進退兩難窘境之中：《藏傳佛教世界 The World of Tibetan Buddhism》十四世達賴喇嘛對學人開示：

「除了應成派，所有佛教各派思想都認爲諸法是依名而存在，因此他們主張有某種客觀的存在。很顯然的，在許可狀況之下諸法如果不依靠其他因素是無法成立的。當我們分析尋找它的本質，標籤背後真正存在，事物便會分崩離析，我們找不到可稱爲本質的那樣東西。然而，我們找到了某種東西存在，它是因爲其他的東西依附而存在，而這其他的因素中包括我們給它的名稱和標示的過程，這就是爲什

麼應成派說諸法不自存、諸法無自性。

一些印度的大師像寂護和無畏雖然支持瑜伽行派的哲學系統，否定原子形構的外在世界，但也得到密乘的最高證悟。傳統的看法認為，當這些大師開始修行密法時，他們是瑜伽行派或瑜伽行中觀學派的支持者，稍後，當他們在密乘道有所證悟時，他們就了解到應成派所倡空性的深廣義。因此，當你修行密乘的生起次第時，如果可能或如果它適合你的根器，你最好一開始就信奉應成派的空性見。這是為什麼一些大師和行者能夠成就的原因。應成派系統的邏輯矛盾性最少，而且擁有最高的正確性。

月稱在他對提婆《四百論》(Catuhśataka) 的注疏裡，強烈批判法護，說法護解釋提婆的究竟義理為瑜伽行派的立場。在月稱對自己的《入中論》的注疏中，我們發現以下問題：『你認不認為像世親、法護等人否認微細的空義，是因為害怕自性緣起本空的深廣教義嗎？』月稱非常肯定的答道：『是的。』

如是言論，顯現應成派中觀乃是尊奉「緣起性空」、「一切法空」、「無有自性」、「萬法沒有一個出生的根源，都是自然生滅」的不如實建立見，非是佛所說的基於法界實相的第八識的「賴耶緣起」、「一切法性空」、「如來藏自性清淨而有染污」的正確法教。如是應成派中觀見落入「斷滅論」的外道教義中，並且還狂言批評說：

除了應成派之外，禪宗法脈祖師龍樹菩薩，與後世的世親菩薩與其他密教瑜伽行中觀學派的論義，都不及應成派所擁有的「最高的正確性。」事實俱在，索達吉卻稱說不知，難道不是寡聞少聰之人嗎？或者是故作不知的裝佯者？

除此之外，達賴喇嘛還認同月稱誹謗法寶、誹謗勝義僧的言論，謂月稱妄說繼承等覺菩薩彌勒菩薩法教的世親菩薩「害怕自性緣起本空的深廣教義」，所修所證不及「應成派的空性見」，因此應成派「擁有最高的正確性」。試問索達吉堪布：當今密教領袖達賴喇嘛以上所言，是否正確？如果正確，云何索達吉堪布說「但說密宗或黃教認為其已超過所有顯密教法則無任何可靠依據」？如果索達吉堪布說達賴喇嘛所言不正確，則索達吉堪布身為密教學人，卻得搆上欺師滅祖之名！索達吉堪布何以自處？又如何解釋您所說的「從來沒有藏密上師說過應成派空性見擁有最高的正確性」的話？

末學勸您：不如歸去！從此離開密教，隱姓埋名，回歸正道，修學顯教，他日尚有證悟因緣。如果看不開、想不透，繼續沉迷密教虛妄無義言論中，捨壽時可真的是：禍事！禍事！



#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 遠波羅蜜多

#### 資糧位

-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 見道位

-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迷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斷三縛結，  
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  
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  
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三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闍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修道位

究竟位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修訂)  
(二〇一〇、〇二增補)

斷盡變易生死  
成就大般涅槃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同時斷盡。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法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念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態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壽資料，勤修三福淨業

##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證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牢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5/09/06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 (晚上) (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  
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  
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  
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  
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  
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 釋迦世  
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  
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  
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  
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  
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  
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  
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  
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

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  
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  
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  
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  
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  
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  
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  
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  
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  
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  
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  
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

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所講本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五、第六講堂** 為**開放式講堂**，不需以身分證件換證即可進入聽講，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地下一樓、地下二樓。已規劃整修完成，每逢週二晚上講經時段開放給會外人士自由聽經，請由大樓側面梯階逕行進入聽講。聽講者請尊重講者的著作權及肖像權，請勿錄音錄影，以免違法；若有錄音錄影被查獲者，將依法處理。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真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每逢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 (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 (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 (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嘉義正覺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一 電話：05-2318228

**第一講堂：**

**禪淨班：**預定 2014 /10/23 週四開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佛藏經詳解：**自 2014/10/28 起每週二晚上 18:50~20:50 播放台北講堂錄製的講經 DVD。

**第二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二。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 (晚上)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雙週週末下午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週六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末上午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四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第三講堂（三樓）：**（尚未開放使用）。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98 U.S.A.

Tel. (909) 595-5222（請於週六 9:00~18:00 之間聯繫）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 上課。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週六下午放映(13：00~15：00)，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

**香港正覺講堂** ☆另覓新址正在遷移中，暫停招收新學員☆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中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

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天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密宗四大派修雙身法，是外道性力派的邪法；又以生滅的識陰作為常住法，是常見外道，是假的藏傳佛教。**

**西藏覺囊已以他空見弘揚第八識如來藏勝法，才是真藏傳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釋迦世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講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平實導師開始宣講《佛藏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一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6、**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法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8、**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證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證知一切法無我，證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9、**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僅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1、**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5/09/29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 27 cm 寬 21 cm 高 7.5 cm 重 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 (長 26.5 cm×寬 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影—燈下黑(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張正圓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釋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27. **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游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 **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 **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 **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 **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 **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游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  
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可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 **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合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0.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1. **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 **導師之真實義**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 **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 **一貫道與開悟**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 25 元
49. **邪箭嚙語**—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陸正元老師著 上、下冊回郵各 30 元
50.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蔡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1.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  
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余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2. **假鋒虛焰金剛乘**—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釋正安 法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 大陸地區 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 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售價 3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 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售價 30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假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  
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售價 3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秘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涵蓋藏密的所有秘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售價每輯 30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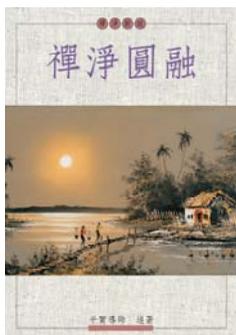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了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3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25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3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售價 300 元
31.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老師 著，本書是禪宗參禪的方法論。  
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售價 300 元。
32.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正偉老師 等著 中英對照彩色精裝大本 800 元

33.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200 元
34.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200 元
35.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九輯 每輯售價 250 元。
36.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著 呂艾倫 中譯 售價 250 元
37.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編著 售價 250 元
38.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老師著 售價 250 元
39.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述 每冊 300 元
40.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每冊 250 元
41.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 著 定價 180 元
42.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 述，定價 400 元
43.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八輯 每輯 250 元
44.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250 元
45.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分為上、中、下三冊，每冊 250 元
46.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50 元
47. **藏傳佛教要義**—《狂密與真密》之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 著 上、下冊  
僅在大陸流通 每冊 300 元
48.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共二十五輯 每輯 300 元  
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49.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定價 150 元
50.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老師著 定價 150 元
51. **真心告訴您(二)**—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  
—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300 元
52.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53.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54.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陸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5.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56.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

- 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58.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孫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9.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0.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1. **阿含經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2.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3.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64.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5.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出版日期未定
66.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7.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8.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9.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0. **正覺發願文** 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1.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2.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3.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4.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5.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6.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7.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8.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9.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0.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1.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2.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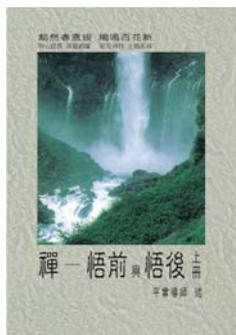
##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法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悟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

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心真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的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道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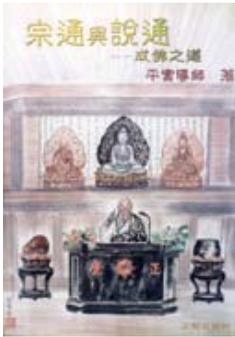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维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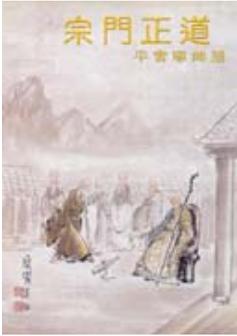


##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犀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騙。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一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 以修定認作佛法， 2. 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 3. 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修實證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本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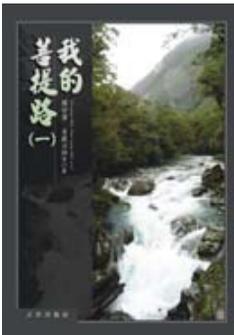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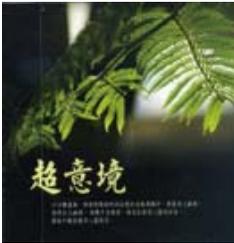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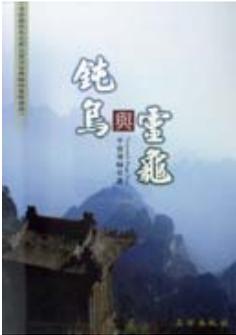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

券。每片 280 元



##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

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350 元



##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宣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

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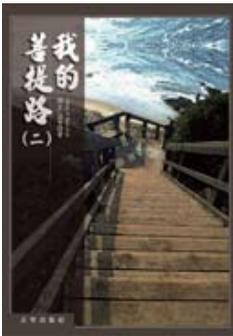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人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 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倬著

黃正倬老師的《見性與看話頭》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結集出版。書中詳說禪宗看話頭的詳細方法，並細說看話頭與眼見佛性的關係，以及眼見佛性者求見佛性前必須具備的條件。本書是禪宗實修者追求明心開悟時參禪的方法書，也是求見佛性者作功夫時必讀的方法書，內容兼顧眼見佛性的理論與實修之方法，是依實修之體驗配合理論而詳述，條理分明而且極為詳實、周全、深入。本書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居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抵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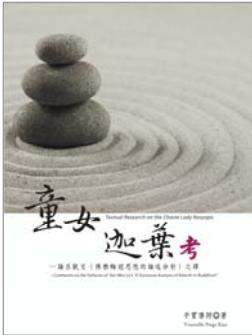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結集出版，總共9輯，每輯約三百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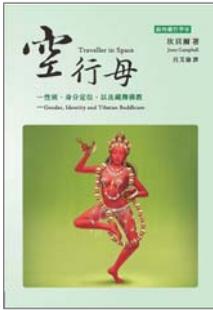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著

童女迦葉是佛世率領五百大比丘遊行於人間的歷史事實，是以童貞行而依止菩薩戒弘化於人間的大菩薩，不依別解脫戒（聲聞戒）來弘化於人間。這是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同時存在於佛世的歷史明證，證明大乘佛教不是從聲聞法中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的產物，卻是聲聞佛教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聲聞凡夫僧所不樂見的史實；於是古今聲聞法中的凡夫都欲加以扭曲而作詭說，更是末法時代高聲大呼「大乘非佛說」的六識論聲聞凡夫極力想要扭曲的佛教史實之一，於是想方設法扭曲迦葉菩薩為聲聞僧，以及扭曲迦葉童女為比丘僧等荒謬不實之論著便陸續出現，古時聲聞僧寫作的《分別功德論》是最具體之事例，現代之代表作則是呂凱文先生的〈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論文。鑑於如是假藉學術考證以籠罩大眾之不實謬論，未來仍將繼續造作及流竄於佛教界，繼續扼殺大乘佛教學人法身慧命，必須舉證辨正之，遂成此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



##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假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受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假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和平獎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寫作、編輯

本書舉出很多證據與論述，詳述達賴喇嘛不為世人所知的一面，顯示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而是假借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來欺騙世人；透過本書的說明與舉證，讀者可以更清楚的瞭解，達賴喇嘛是結合暴力、黑暗、淫欲於喇嘛教裡的集團首領，其政治行為與宗教主張，早已讓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染污了。本書由正覺出版社印行。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著

本書編著者是由一首名叫「阿姊鼓」的歌曲為緣起，展開了序幕，揭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的神秘面紗。其重點是蒐集、摘錄網路上質疑「喇嘛教」的帖子，以揭穿「假藏傳佛教的神話」為主題，串聯成書，並附加彩色插圖以及說明，讓讀者們瞭解西藏密宗及相關人事如何被操作為「神話」的過程，以及神話背後的真相。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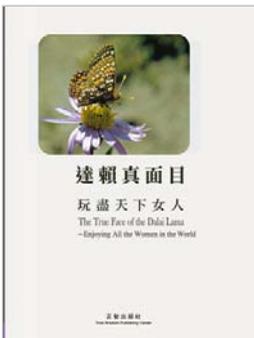
##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呂艾倫著

這個世界中的喇嘛，號稱來自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穿著或紅或黃的喇嘛長袍，散布於我們的身邊傳教灌頂，吸引了無數的人嚮往學習；這些喇嘛虔誠地為大眾祈福，手中拿著寶杵（金剛）與寶鈴（蓮花），口中唸著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咒語的意思是說：「我至誠歸命金剛杵上的寶珠伸向蓮花寶穴之中」！「喇嘛性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本書將為您呈現喇嘛世界的面貌。當您發現真相以後，您將會唸：「噢！

喇嘛·性·世界，譚崔性交嘛！」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遠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志偉等編著

假使您不想戴綠帽子，請記得詳細閱讀此書；假使您不想讓好朋友戴綠帽子，請您將此書介紹給您的好朋友。假使您想保護家中的女性，也想要保護好朋友的女眷，請記得將此書送給家中的女性和好友的女眷都來閱讀。本書為印刷精美的大本彩色中英對照精裝本，為您揭開達賴喇嘛的真面目，內容精彩不容錯過，為利益社會大眾，特別以優惠價格嘉惠所有讀者。大開版雪銅紙彩色精裝本。

售價：新臺幣 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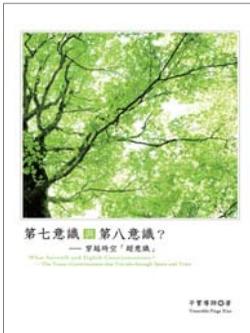


##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著

簡介從藏傳偽佛教（喇嘛教）的修行核心—性力派男女雙修，探討達賴喇嘛及藏傳偽佛教的修行內涵。書中引用外國知名學者著作、世界各地新聞報導，包含：歷代達賴喇嘛的祕史、達賴六世修雙身法的事蹟，以及《時輪續》中的性交灌頂儀式……等；達賴喇嘛書中開示的雙修法、達賴喇嘛的黑暗政治手段；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寺院爆發喇嘛性侵兒童；新聞報導《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性侵犯女信徒、澳洲喇嘛秋達公開道歉、美國最大假藏傳佛教組織領導人邱陽創巴仁波切的性氾濫，等等事件背後真相的揭露。作者：張善思、呂艾倫、辛燕。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中應該實證的聖教，也是《華嚴經》中明載而可以實證的法界實相。唯心者，三界一切境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所成就，即是每一個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不是意識心。唯識者，即是人類各各都具足的八識心王——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意根、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人類五陰相應的萬法，莫不由八識心王共同運作而成就，故說萬法唯識。依聖教量及現量、比量，都可以證明意識是二法因緣生，是由第八識藉意根與法塵二法為因緣而出生，又是夜夜斷滅不存之生滅心，即無可能反過來出生第七識意根、第八識如來藏，當知不可能從生滅性的意識心中，細分出恆審思量的第七識意根，更無可能細分出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本書是將演講內容整理成文字，細說如是內容，並已在〈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彙集成書以廣流通，欲幫助佛門有緣人斷除意識我見，跳脫於識陰之外而取證聲聞初果；嗣後修學禪宗時即得不墮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證第八識金剛心而發起般若實智。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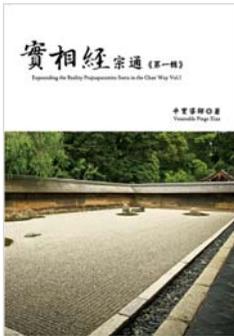
##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 平實導師述

「大乘非佛說」的講法似乎流傳已久，卻只是日本人企圖擺脫中國正統佛教的影響，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才開始提出來的說法；台灣佛教、大陸佛教的淺學無智之人，由於未曾實證佛法而迷信日本人錯誤的學術考證，錯認為這些別有用心之日本佛學考證的講法為天竺佛教的真實歷史；甚至還有更激進的反對佛教者提出「釋迦牟尼佛並非真實存在，只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人物」，竟然也有少數人願意跟著「學術」的假光環而信受不疑，於是開始有一些佛教界人士造作了反對中國

佛教而推崇南洋小乘佛教的行為，使佛教的信仰者難以檢擇，導致一般大陸人士開始轉入基督教的盲目迷信中。在這些佛教及外教人士之中，也就有一分人根據此邪說而大聲主張「大乘非佛說」的謬論，這些人以「人間佛教」的名義來抵制中國正統佛教，公然宣稱中國的大乘佛教是由聲聞部派佛教的凡夫僧所創造出來的。這樣的說法流傳於台灣及大陸佛教界凡夫僧之中已久，卻非真正的佛教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事，只是繼承六識論的聲聞法中凡夫僧依自己的意識境界立場，純憑臆想而編造出來的妄想說法，卻已經影響許多無智之凡夫僧俗信受不移。本書則是從佛教的經藏法義實質及實證的現量內涵本質立論，證明大乘佛法本是佛說，是從《阿含正義》尚未說過的不同面向來討論「人間佛教」的議題，證明「大乘真佛說」。閱讀本書可以斷除六識論邪見，迴入三乘菩提正道發起實證的因緣；也能斷除禪宗學人學禪時普遍存在之錯誤見解，對於建立參禪時的正知見有很深的著墨。內文 488 頁，全書 528 頁。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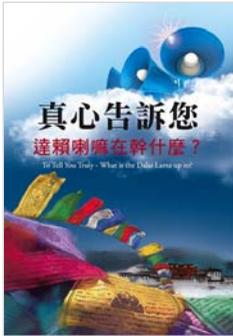


##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著

學佛之目的在於實證一切法界背後之實相，禪宗稱之為本來面目或本地風光，佛菩提道中稱之為實相法界；此實相法界即是金剛藏，又名佛法之祕密藏，即是能生有情五陰、十八界及宇宙萬有（山河大地、諸天、三惡道世間）的第八識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心，即是禪宗祖師所說的真如心，此心即是三界萬有背後的實相。證得此第八識心時，自能瞭解般若諸經中隱說的種種密意，即得發起實相般若——實相智慧。每見學佛人修學佛法二十年後仍對實相般若茫然無知，亦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趣；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是故越是久學者對佛法越覺茫然，都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亦未瞭解佛法的

修證內容即是第八識心所致。本書對於修學佛法者所應實證的實相境界提出明確解析，並提示趣入佛菩提道的入手處，有心親證實相般若的佛法實修者，宜詳讀之，於佛菩提道之實證即有下手處。共八輯，全部出版完畢。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這是一本報導篇章的選集，更是「破邪顯正」的暮鼓晨鐘。「破邪」是戳破假象，說明達賴喇嘛及其所率領的密宗四大派法王、喇嘛們，弘傳的佛法是仿冒的佛法；他們是假藏傳佛教，是坦特羅（譚崔性交）外道法和藏地崇奉鬼神的苯教混合成的「喇嘛教」，推廣的是以所謂「無上瑜伽」的男女雙身法冒充佛法的假佛教，詐財騙色誤導眾生，常常造成信徒家庭破碎、家中兒少失怙的嚴重後果。「顯正」是揭糞真相，指出真正的藏傳佛教只有一個，就是覺囊巴，傳的是釋迦牟尼佛演繹的第八識如來藏妙法，稱爲他空見大中觀。正覺教育基金會即以此古今輝映的如藏正法正知見，在真心新聞網中逐次報導出來，將箇中原委「真心告訴您」，如今結集成書，與想要知道密宗真相的您分享。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學佛人往往迷於中觀學派之不同學說，被應成派與自續派所迷惑；修學般若中觀二十年後自以爲實證般若中觀了，卻仍不曾入門，甫聞實證般若中觀者之所說，則茫無所知，迷惑不解；隨後信心盡失，不知如何實證佛法；凡此，皆因惑於這二派中觀學說所致。自續派中觀所說同於常見，以意識境界立爲第八識如來藏之境界，應成派所說則同於斷見，但又同立意識爲常住法，故亦具足斷常二見。今者孫正德老師有鑑於此，乃將起源於密宗的應成派中觀學說，追本溯源，詳考其來源之外，亦一一舉證其立論內容，詳加辨正，令密宗雙身法祖師以識陰境界而造之應成派中觀學說本質，詳細呈現於學人眼前，令其維護雙身法之目的無所遁形。若欲遠離密宗此二大派中觀謬說，欲於三乘菩提有所進道者，允宜具足閱讀並細加思惟，反覆讀之以後將可捨棄邪道返歸正道，則於般若之實證即有可能，證後自能現觀如來藏之中道境界而成就中觀。本書分上、中、下三冊，已全部出版。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著

此書為平實導師始從 2009/7/21 演述至 2014/1/14 之講經錄音整理所成。世尊一代時教，總分五時三教，即是華嚴時、聲聞緣覺教、般若教、種智唯識教、法華時；依此五時三教區分為藏、通、別、圓四教。本經是最後一時的圓教經典，圓滿收攝一切法教於本經中，是故最後的圓教聖訓中，特地指出無有三乘菩提，其實唯一佛乘；皆因眾生愚迷故，方便區分為三乘菩提以助眾生證道。世尊於此經中特地說明如來示現於人間的唯一大事因緣，便是為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的所知所見——第八識如來藏妙真如心，並於諸品中隱說「妙法蓮花」如來藏心的密意。然因此經所說甚深難解，真義隱晦，古來難得有人能窺堂奧；平實導師以知如是密意故，特為末法佛門四眾演述《妙法蓮華經》中各品蘊含之密意，使古來未曾被古德註解出來的「此經」密意，如實顯示於當代學人眼前。乃至〈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中的微細密意，亦皆一併詳述之，開前人所未曾言之密意，示前人所未見之妙法。最後乃至以〈法華大意〉而總其成，全經妙旨貫通始終，而依佛旨圓攝於一心如來藏妙心，厥為曠古未有之大說也。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共有 25 輯。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歷來關於喇嘛教活佛轉世的研究，多針對歷史及文化兩部分，於其所以成立的理論基礎，較少系統化的探討。尤其是此制度是否依據「佛法」而施設？是否合乎佛法真實義？現有的文獻大多含糊其詞，或人云亦云，不曾有明確的闡釋與如實的見解。因此本文先從活佛轉世的由來，探索此制度的起源、背景與功能，並進而從活佛的尋訪與認證之過程，發掘活佛轉世的特徵，以確認「活佛轉世」在佛法中應具足何種果德。

售價：新臺幣 150 元

##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啟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為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

### ★ 聲 明 ★

本社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

**\*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

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2. **台北市**：佛化人生 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6 樓之 4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3. **新北市**：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4. **桃園市縣**：誠品書局 桃園市中正路 20 號遠東百貨地下室一樓

金石堂 桃園市大同路 24 號 金石堂 桃園八德市介壽路 1 段 987 號

諾貝爾圖書城 桃園市中正路 56 號地下室 金義堂 中壢市中美路 2 段 8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中壢市中正路 89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5.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中央路 229 號 5 樓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6. **苗栗市縣**：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 號

7. **台中市**：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文春書局 霧峰中正路 1087 號

8. **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9. **台南市**：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宏欣書局 佳里光復路 214 號

10. **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11. **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12. **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13. **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4. **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店：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

電話：(852) 2390 3723 email: luckwinbooks@gmail.com

銅鑼灣店：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電話：(852) 2881 1150 email: luckwinbs@gmail.com

**廈門：**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809號 廈門外圖書城3樓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臺灣地區請撥打 86-592-5061658）

E-mail：JKB118@188.COM

15. **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16. **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連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 敬告大陸讀者：

大陸讀者購書、索書捷徑（尚未在大陸出版的書籍，以下二個途徑都可以購得，電子書另包括結緣書籍）：

1.廈門外國圖書公司：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 809 號 廈門外國圖書城 3F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 網址：JKB118@188.COM

2.電子書：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及正覺同修會在台灣印行的各種局版書、結緣書，已有『正覺電子書』陸續上線中，提供讀者於手機、平板電腦上購書、下載、閱讀正智出版社、正覺同修會及正覺教育基金會所出版之電子書，詳細訊息敬請參閱『正覺電子書』專頁：<http://books.enlighten.org.tw/ebook>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中國網採訪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訊息：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

<http://pinpai.china.com.cn/>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書名：真假邪說上冊  
作者：釋正安 法師  
發行人：張淑貞  
校對：劉興松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電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真：+886-2-25954493  
網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5 年 11 月 14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904-487-5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08 年 03 月 改版一刷 ISBN 957-41-1712-X (平裝)

# 真假邪說

# 佛牙



本書針對藏密喇嘛之誹謗正法而作法義辨正，表顯索達吉之說法是真正之邪說；藉此法義辨正，能顯示藏密之邪淫污穢及破法本質，能救廣大西藏密宗信徒遠離邪見、邪修、邪命、邪志，反歸佛教原本清淨、究竟之法教，此書能普遍建立學人對於佛菩提之正知與正見，真正學佛者皆應細讀之。

——佛教正覺同修會——